

劉芝明
張如心
等著

蕭軍思想批判

大連東北書店印行

蕭軍思想批判

劉張
芝和
明心
等著

大連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九年五月

蕭軍思想批判

著者 劉芝明、張如心等

出版者 大連東北書店
大連天津街一七八號

印刷者 大連東北書店印刷廠
1949.5. 初版 0001—2000

支店 旅順毛澤東路菜市街三六號
金縣城區斯大林路二〇一號

連. Bc字00140

前 言

「作家蕭軍在哈爾濱主編文化報（五期刊），從創刊以來就經常的犯錯誤，違反教育知識青年的文化政策，至去年八月文化報五十三期就更加嚴重的散佈反動思想，發表了反蘇的各色帝國主義謬論以及反對人民解放戰爭的「莢豆相煎」的鬆懈戰鬥的言論。因此，引起哈爾濱文藝界的批評，首先是生活報，在二十四期發表了「斥『文化報』的謬論」的社論以後，接續的就展開了廣泛的論爭，在生活報二十六期上以「分歧在那裡」為題，指出蕭軍主要的基本的錯誤是在這樣兩個問題上，即：一、在對人民解放戰爭的戰爭性質的認識上。二、在對蘇聯關係上。蕭軍對於人民解放戰爭是看成為「中國人打中國人」，是「親兄弟」的相對門，他沒有理解人民解放戰爭是革命的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戰爭，蕭軍還散佈「和平幻想」，這種言論是對敵人有利的。不僅如此，蕭軍還對蘇聯肆意加以誹謗，提倡「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對蘇聯不友好的態度，蕭軍挑撥哈爾濱中蘇兩大民族的關係。這些，都遭到文藝界的嚴厲批評。」

「蕭軍的反動思想，已遭到大多數人們的反對，認為蕭軍在文化報上所發表的反動言論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和封建地主官僚資本主義思想結合的雜拌。蕭軍是個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他看到革命快要勝利，患得患失，由於他的個人主義沒得到滿足，他就拚命的想

給自己保留一份思想障地，作爲向革命勒索的資本。蕭軍的錯誤是原則性的錯誤，對人民，對解放區是有害的。這一鬥爭一直繼續到現在，對蕭軍的批評是越來越廣泛，更加系統化了，而蕭軍本人還在各方面狡辯，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無自我批評精神，以市儈流氓的手法，來掩蓋自己所犯的錯誤，這是不能允許的。蕭軍所犯錯誤，不僅是蕭軍個人而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因此，文藝界很嚴重的注意這一思想鬥爭，這是東北文藝界思想戰線上重大事件，大家都很關心這一鬥爭，也都很嚴肅的參加這一鬥爭，無疑的，這一思想鬥爭的結果將更加鞏固與提高文藝戰線的思想性與原則性，將對今後東北文藝運動發揮相當的推動作用。」（東北日報）

現在，我們特將有關批評蕭軍反動思想的文章，集重要者收印成冊，以幫助文藝愛好者的研究。

編者

目 錄

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	一
東北文藝協會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	三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	八
劉芝明·····	八
幾個不能忽視的問題·····	壹
劉芝明·····	壹
反對蕭軍思想保衛馬列主義·····	叁
張如心·····	叁
是個人問題還是社會問題？·····	叁
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	叁
是『荊豆相煎論』，還是階級鬥爭論？·····	六
是仇視人民反共反蘇還是熱愛人民擁共擁蘇？·····	一〇
是極端自私個人主義還是全心全意為勞動人民服務·····	二四

138258

結論：只有馬列主義才能徹底解決中國問題·····	一三
批評蕭軍錯誤思想·····	丁玲·····一三
蕭軍的技倆·····	徐懋庸·····一四
將文藝工作向前推進一步·····	東北日報專論·····一四

中共中央東北局

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

東北進步文藝界最近進行了對於蕭軍的反動思想的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央東北局認為這種批判是必要的，是應該加以支持的。

蕭軍的反動思想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蕭軍是魯迅先生所指出的中國文藝界中「才子加流氓」一型的人物之一。在他的文學活動中，蕭軍表現自己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慣於採取兩面手法和敲詐手段的、無原則的野心家。他的帶着封建色彩的資產階級思想，妨礙他真正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當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所壓迫的時候，蕭軍曾經反對這種統治；但是當真正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人民得到了勝利，建立了新的統治，這種統治服從於人民的利益，而並不服從於蕭軍之流的個人利益的時侯，蕭軍就轉而反對人民的統治了。蕭軍在抗日戰爭期間來到延安，那時他已經表現他的興趣是比較地集中在反對人民的統治方面，而不是集中在反對人民的仇敵方面。在他到東北以後，東北局曾經抱着與人為善的態度，從物質條件上幫助他出版他所編輯的「文化報」，希望他在工作中能够像他所宣佈的站在人民方面參與東北人民的文化事業。但是蕭軍却繼續發展他的錯誤立場，用言論來誣



謗人民政府，誣毀土地改革，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挑撥中蘇友誼。雖然蕭軍在受到嚴重的批評以後開始作某種承認錯誤的表示，但是迄今為止，這種表示還只是口頭上的避重就輕的。東北局爲了保護東北人民文化事業的利益起見，認爲必須指出：蕭軍如果不在今後的實際行動中（而不是只在口頭上）有系統地（而不是避重就輕地）改正自己的與人民利益不相容的嚴重錯誤，那麼他就將完全自絕於人民的文化行列。如果蕭軍堅持他的錯誤，那麼他的荒謬言論，就將成爲封建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在被中國人民所推翻以後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

東北局完全贊同東北文藝協會對於蕭軍的結論，並作如下決定：

一、在黨內外展開對於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的反動思想的批判，以便在黨內驅逐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和地主階級的思想影響；在黨外幫助青年知識份子糾正同類錯誤觀點。

二、加強對於文藝工作的領導，加強黨的文藝工作者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在文藝界提倡嚴正的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反對無原則的「團結」和無原則的「爭論」，爲提高文藝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奮鬥。

三、停止對蕭軍文學活動的物質方面的幫助。

東北文藝協會關於蕭軍

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

東北文藝作家和文藝工作者，在東北文藝協會等十五團體所召集的會議上，詳細地討論和分析了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

會議認為：作爲一個革命作家，必須爲人民服務，站在人民立場上，以他的作品表現人民，歌頌人民，擁護人民，把自己與人民的命運聯結在一起，以忠誠的革命精神，反對對人民有害的各種思想。但蕭軍在近年的活動，特別是他在一九四七年編輯「文化報」以來的活動，是違反了作爲一個革命作家所應有的品質和應盡的職責的。

蕭軍的「文化報」雖然也用了巨大的篇幅來登載各種革命的甚至馬列主義的詞句，但是每個讀者都不難看出，這只是蕭軍的許多反動言論的陪襯和掩護。代表「文化報」的鋒芒的，不是它的革命詞句，而是蕭軍的反動言論。蕭軍的這些反動言論，雖然爲了便於狡辯，而採取了各種扭扭捏捏、閃閃爍爍的形式，但是每個讀者也不難看出，蕭軍的真意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蕭軍及其「文化報」的根本反動觀點，是全圖把人民民主的革命統治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

僚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統治描寫成爲一樣東西，把新的看成舊的，革命的看成反動的，把是非黑白作了根本的顛倒。因爲這樣，蕭軍就把中國人民反對中國反動派的革命戰爭描寫成爲「親兄弟」之間的戰爭，「撫今追昔，終難免有所憤然；莢豆相煎，實不能無所悽痛。」在有些緊要的關鍵上，蕭軍對於革命竟比對於反革命還要痛恨。例如他對於中國的革命農民和領導農民實行土地改革的共產黨，就這樣說過：「復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財，「挖」人之糧，……甚至「淨身出戶」；此真亘古未有之強盜行爲，真李自成、張獻忠之不若也。滿清雖異族，日本雖異類，尙不爲此，胡共產黨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蕭軍的這種反對革命的立場，在國際範圍內就表現爲反蘇的濫調。蕭軍在他的「文化報」上一再發表他從國民黨反動派那裡抄襲來的所謂「各色帝國主義」的反革命理論，並利用最微細的藉口而發表「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反蘇煽動。

對於蕭軍的這些反動言論，東北的進步文藝界曾經給以適時的批評，但是蕭軍藉口「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而加以拒絕，並且污蔑批評者是爲了「焚毀自己所不高興的人與物，妄想一統天下稱霸稱尊」，是「大興文字獄」，「企圖造成一個無聲的哈爾濱或解放區」。蕭軍想以這種無賴的口吻來嚇退對他的正當批評。蕭軍認爲：讓他在解放區裡散佈於人民有害的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反動思想（這種思想蕭軍自稱爲小資產階級思想，其實完全不是今天中國的廣大的小資產階級革命群眾的思想，而只能代表地主與反動資產階級在小資產階級上層知識份子中的政治影響，即某些小資產階級反動份子的反動思想），就是「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否則就是不民主。蕭軍對於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的這種反動曲解是必須擊破的。我們認爲：人民政府完全有權利並且有義務來剝奪這種反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言論和批評的自由。我們認爲：所謂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是有一定的歷史內容和階

級立場的，因此，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國，凡發表對人民有益無害的言論和批評，都應當有自由，如果某種言論和所謂『批評』直接反對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如蕭軍所發表的反動言論，則不應有自由。但是現在東北人民政府還未從法律上剝奪蕭軍發表反動言論的自由，只是東北文藝界的同人給了他以正當的批評，而蕭軍就故意喧嚷什麼『一統天下』等等的廢話，那麼，事實並不是人民限制蕭軍的自由，而只是蕭軍妄想限制人民的自由吧了。

蕭軍今天的反動言論是他過去的錯誤傾向的長期發展的結果。蕭軍是一個因發行過多的流通票子而被產的商人的兒子。在最近發表『我的生涯』中，蕭軍還用一切美麗的字眼去歌頌他的祖母如何用敲詐誣賴的方法以獲得錢財。蕭軍在其青年時期的流浪生活中，曾在軍閥軍隊中當過憲兵和小軍官。蕭軍的流浪生活，曾經引起他對於舊統治者的某種反抗，但是更多地造成了他對於舊統治者的羨慕。他從舊社會學得了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觀念，濃厚的虛榮心，流氓式的敲詐手段、兩面手法和破壞性，而這些都是與人民革命的軌道不相容的。蕭軍在『桃色的錢』（他的最早的創作集『跋涉』中的一篇短篇小說）中，就宣傳『個人戰勝一切』的錯誤思想。蕭軍描寫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小說『八月的鄉村』，使蕭軍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但是，渺小的個人主義者蕭軍，不懂得這種名聲在根本上是由於蕭軍在這部小說中採取了擁護和歌頌這個革命游擊戰爭的立場而來的，離開了這個革命戰爭本身和擁護這種革命戰爭的立場，他所得到的名聲就不可能存在。蕭軍因為不懂得這個真理，而以暫時的名聲為個人冒險的『資本』，於是更加遠離了人民。在抗日戰爭期間，蕭軍在延安對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解放事業並不發生興趣，但是對於國民黨特務和托洛茨基派份子王實味的反革命活動，却表示了令人注目的同情。在抗日戰爭結束，蕭軍回到東北以後，雖然東北人民政府肅

他以種種改正錯誤的機會，他却沒有正確地利用這些機會。相反地，他在嚴重的階級鬥爭中繼續發展他的錯誤思想，在許多言論中公開地站到人民的敵人方面去。現在，如果蕭軍還不誠懇地接受批評，切實的改正錯誤，他就只有自絕於人民了。

蕭軍的錯誤雖然帶有許多個人的特點，但是從它的本質上說，却不是一個偶然的個別的現象。這是因爲，既然中國還存在着反革命的舊勢力，這種勢力就不能不反映於文藝界。這是因爲，既然中國的進步文藝界還是以傾向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居多數，而在進步文藝界中，一般革命理論和革命文藝理論的學習以及根據這種理論而進行的批評還是極端地薄弱，那麼，中國的反革命的舊勢力也就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於進步文藝界中的某些不穩定的份子。因此，對於蕭軍的批評，應該在整個文藝界首先是進步文藝界中作爲一個重要的問題來進行。自從社會分裂爲階級以來，文學和藝術就不是什麼別的東西，而是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是社會上各種互相敵對的階級藉以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見，以反對自己的敵對階級的一種工具。對於蕭軍的批評，正應當作爲階級鬥爭中的一種現象來進行，並由此而得到有益的教訓。

我們認爲：共產黨的文藝工作者與非黨的進步文藝工作者，應當團結在共同目標下奮鬥，這個共同目標，就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文藝統一戰線。在這一總的文藝統一戰線的方針下，一切進步的作家們可以自由地採取各種文藝形式和文藝風格，去完成自己的任務，但是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主體的、各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政治綱領下工作，而不能採取蕭軍這樣的反動的個人主義立場，這樣的代表小資產階級反動部份的反動立場來工作。因爲這樣就必然墮落到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方面去，因爲這樣就要首先破壞文藝統一戰

線，危害人民革命事業。我們認為：爲了鞏固革命的文化統一戰線，必須提倡對於這種反動思想的科學批評，必須提高文化統一戰線內部的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提倡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文藝理論的學習。

因此，爲了從東北文藝界肅清蕭軍的錯誤，爲了使東北文藝界由對於蕭軍反動言論的批判中更加健全起來，我們決定：

(1) 在東北文藝界繼續展開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思想批判，把封建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以及這種思想在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的翻版，從文藝戰線上驅逐出去。

(2) 爲着鞏固進步文藝界的統一戰綫，發展革命的文藝批評，提倡文藝作家的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並結合以廣大群眾性的批評，把批評與創作結合起來。建立文藝工作的定期工作總結，經常的分析作品，指出它們的優點和缺點，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與藝術水平，以便更好地爲人民解放鬥爭、爲新民主主義建設、爲工農兵廣大群眾而服務。

(3) 在進步文藝界中提倡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文藝理論的學習，廣泛地系統地宣傳、解釋和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著作。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

所犯錯誤的批評

劉芝明

一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原則性的；其思想本質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

去年九、十月間，在哈爾濱等地，由生活報而展開的，文藝界，青年學生，對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鬥爭，我認為基本上是正確與必要的，而蕭軍及其文化報所持的立場、觀點、方法是基本上錯誤的，至於文化報在某些群衆中所起的作用，則是具有嚴重危險性與毒害的。

這個鬥爭，不是如蕭軍所說的是「假公濟私」，是「踏倒蕭軍」，是「焚毀自己所不高興的人和物，妄想一統天下稱霸稱尊」，而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原則性的鬥爭。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是思想上的錯誤，是原則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管蕭軍有意與否，但按其實質則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是嚴重的違反了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利益，違反了他所承諾於黨以及黨所託於他教育群衆的任務，違反了作爲一個通常革命作家所應有的品質和應盡的職責。

蕭軍在文化報上所教導於群眾的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是魯迅的思想與精神，甚而連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水平都未達到（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我們是歡迎的，合作的，但應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不能混為一談）。他是打着「馬列主義」和「魯迅」的幌子，偷運反動思想的雜拌，散佈於人民有害的毒素，希求達到他的個人主義的滿足。

我們只要翻閱一下文化報（到目前為止已出六十五期，五月刊，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創刊），便到處可以看到其中有許多對人民，對解放區，對共產黨的不滿、誹謗、侮辱、毒害、和諷刺，例如在第八期上有一篇極惡毒的諷刺文——「新年獻辭」，編者按為「該稿因其文體腐臭，本擬不登，惟察其內容，尚間有可取者，祇好忍痛刊出，聊備一格，此後擬不為例。」（點是引者加的，請讀者注意！）全篇獻詞共七項，如：「支援前線也；擁護民主政府也；擁護中國共產黨也！打倒蔣介石趕走美帝國主義也！建立新人生觀也！」等等。這些題目是很堂皇的，至於內容，倒不是編者所講的「忍痛刊出」而是「有可取者」？這就是作者諷謗土地改革為：「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強盜行為，真李自成、張獻忠之不若也！溝溝離異族，日本雖異類，尚不為此，胡共產黨竟如此不仁其毒也哉？」這就是作者在「贅語」（應改為「聲討」——引者註）中給「黨、政、軍、民」扣上「一百二十個個主義的帽子，茲略舉如下：

「……」阿Q「式」瞧不起」主義，「吉訶德」式與風車作戰主義，吹毛求疵主義，馬馬虎虎主義，游手好閒「二流子」主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主義，「辨屈終身，實不及義」主義，「實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主義，諱疾言醫面子主義，言行脫節主義，「吊而郎當」主義，檢查工作「養子」主義，「王八拉屎沒後勁」主義，慢性自殺與自暴自棄主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主義，享樂主義，疲

國主義，虎人主義，鑽空子主義，拍馬主義，欺上瞞下主義，諂上瞞下主義，經驗主義，自然主義，自流主義，空想做夢主義，正統主義，不學無術主義，報功掩過主義，不澈底主義，怨天尤人主義，發牢騷主義，無計算的「大箕洒油滿地撿芝麻」主義，「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主義，唯利是圖主義，「豬頭草隨風倒」主義，陰險陽險兩面派主義，空談主義，拜洋主義，奴隸奴才主義，不誠懇的手腕主義，吃裡扒外主義，……」

作者蕭軍認為舉出這些（實際上是造謠）乃是「君子愛人以德」（！）請讀者看看吧！這就是作爲朋友的蕭軍，在新年，抬着棺材，穿着死人衣裳，給人民和共產黨所獻的「祝辭」！這是多麼惡毒的中傷啊！這是多麼使人憤激而難以容忍啊！

蕭軍避開了人民的光輝、生長、喜悅和健旺……他專心搜索太陽中的黑點，而且是造謠，無中生有，加以擴大、醜化。他把解放區的人民，描寫成爲欺詐、偷竊、下流、機械、無知……例如他以「偷花者」（文化報四九期夏夜抄）、「這點小事」爲題，「測驗出一種國民道德的水準以及那種可怕的損人不利己的人心。」他描寫解放區的工農階級爲偷竊、下流。

蕭軍在文化報上所發表的還有更甚的，他仇視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他把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比做「丑角當權」，他認爲共產黨裡「真正的丑角是穿上戲袍，善良的人反却充了丑角，共產黨保護那些「丑角當權」，使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談談笑笑隨便凌辱的屍丑；台下的人都看得大拍其手，可是觀衆的日趨逃避現實，神經的日趨堅硬，並不是無稽之談了。」（五一期丑角雜誌）。

蕭軍說在這些「丑角」的統治下，「「祇求機械的統一」，結果，人民的積極性的人格，人民的積極性的創造精神都被蔑視了，甚而被殺死了。」（四五期政教泛談）。

這就是蕭軍反對以共產黨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主體的人民的統治。

這是够多麼刻毒的啊！這已經不是朋友的諍言，而是毒箭射擊了。

蕭軍的思想發展到最近，是更加墮落了，更加腐臭了，而且走到反動的地步了。這就是他在文化報五三期上所發表的「各色帝國主義」的理論，及「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反蘇濫調，以及他的「撫今追昔錄」中的「萁豆相煎」的反對革命戰爭言論。往後的幾期，他的反蘇，反對革命戰爭的情緒和思想是繼續的發展着（這在下邊還要批評到）。

蕭軍的思想是瀕臨於危險的境地上了。

二 蕭軍思想錯誤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

蕭軍思想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嚴重錯誤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蕭軍思想發展的歷史原因，同時又有其當前的社會原因；蕭軍錯誤乃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蕭軍作爲一個作家的生活是開始於「跋涉」這本小集子上，這本小集子是些短篇的東西，大半是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年間寫的。

這些短篇主要的還是自我表現的東西，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東西，但是「窮逼得他們實在太不情面了，」（跋涉——桃色的緣）「他們拚命的和環境奮鬥，他們只是咬緊牙關，硬着心腸，肉搏般的同窮困來抗戰」（同上），於是他選擇了「文筆生涯」，這是當時一種對現狀不滿，再加上喜好文藝，並能寫爲的知識份子所能够走的一條道路，這條路有着進步的因素。

由於他窮，就靠自己的力量（其實也是社會力量推動的，不過，蕭軍沒有意識到）寫文章過活，因此，就更多的看重了自己是一切，雖然有時候也關心到『下等人』（『跋涉』中的一篇短篇，一九三三，八，一一），也曾經恨過那『粗圓白柱的樓房』，『是什麼殿堂，是什麼王的宮』，『是上等人宴會的地方，是上等人吸着、吃着下等人血和汗、肉和骨的地方啊！……』（同上）但是這些都是由於自己也是窮的，不是由無產階級觀點而來的。作為知識份子如蕭軍這樣的人，在當時對於『下等人』，還不是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只是配角。

這時期，蕭軍的作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主題，一面是窮困，一面是愛情。

至於人生究竟『走向那裡呢』？

蕭軍只有這樣回答：『左不是在地球子上滾吧！滾到那裡算那裡！地球子如果不許我們滾時，有機會，我們也可以到另個星體上去白相白相。』（桃色的線）

這時期，蕭軍還沒有明確的人生觀，還只是幼稚的本能的作為個人而出現在世上，沒有真正的深刻的看到人民，看到階級；至於敵人，不管是階級的，是民族的，都還是模糊的，甚而是不關心的，只有當着敵人刺到他自己的頭上才抗拒一下，但也並不堅定。這點，在蕭軍往後發展，也是如此。但窮困與文筆生活，總算是推動他走向進步的一個因素。

『八月的鄉村』是蕭軍創作生活的新的階段，水平是超出『跋涉』，這部作品是反映了當時東北群眾的抗日要求與情緒的，他所要反對的敵人是明確的，這比『跋涉』和以後的作品都表現得明確。文字是粗野、新鮮、生動、有力……，從已經走過抗日戰爭時代，再去回憶那段艱苦奮鬥、曲折奔波的歷史，使人感到『八月的鄉村』確還有些現實主義的表現。這就是『八月的鄉村』中的抗日游

擊隊是共產黨領導下在堅苦地奮鬥着；預感到曲折、辛苦，要走較長的道路，但最後，革命勝利是『一定的』（『八月的鄉村』，第十頁）。這個是由作者假書中的蕭明的嘴說出的，作者之所以能够有此見地，正是偉大政黨——共產黨給他的智慧。這個智慧就是力量，支持了那些年代的艱苦的抗日鬥爭。

但是作者蕭軍並沒有真實的理解這個，他在書中表現的是抗日狂熱多於這個理性所支持的力量，因之，讀者從『八月的鄉村』裡只能得到一些抗日印象，同轟轟烈烈的感覺，而不能由於這個作品，喚起真實的有前途的戰鬥下去的精神。『八月的鄉村』作者沒有真正懂得『中國人民是不能被奴役到底而要戰勝敵人』的，因之歷史是勝利的（抗日是勝利的）。但『八月的鄉村』是悲劇的結束了（雖然作者是在結尾上還寫到：『……到帽兒山等我們去吧！……就是這樣準備明天的吧！』（同上，二二六頁））

爲什麼給我們這樣的印象呢？這就是說這本書沒有告訴我們抗日的真實力量的所在，也就是這本書的枝大弱點和矛盾，就是說這本書客觀上雖反映着廣大群眾的抗日要求與情緒，但主觀上却是把它寫成一支在空漠的曠野上，游魂似的行走的孤單隊伍，人們看到他們，雖不『驚慌』，但似乎也並不『熟悉』而『親熱』（同上，一九九頁），等到這支隊伍進了『集場子』，商家的代表、農民的代表、學生的代表、什麼的什麼……還像迎接胡子似的迎接了抗日隊伍。

我們很可以理解，在任何一个運動初期，可能是先由一點或某一較先進的一點起來，但這一突出的一點在要求與情緒上是一定與廣大群眾聯系的，但這個並未爲作者所理解；或者這一點是由於某些主觀上原因而脫離了群眾，但也未爲我們作者所理解。使得這本書未能在這一點上分析現實，批判現

實；這是由於作者在當時並未十分清楚的了解抗日鬥爭的基本力量是什麼，因此才這樣把抗日鬥爭極力渲染爲個人英雄主義的事業，爲「世界弱小民族爭自由，爭平等的好漢子，這是冒險的啊！」（同上二四九頁）「將來把日本鬼子趕跑了，哼！人也不算白活一回！」（同上二〇四頁）「人橫豎還不是一輩子，男子漢、大丈夫，總得闖闖，儘死一輩子在莊稼地裡，有什麼出息！」（同上二〇四頁）正是因爲作者以個人英雄主義事業來理解抗日鬥爭，他必然會看不到群眾，必然要脫離群眾，而且群眾也就對於這支隊伍覺得是自己以外的東西。

因此，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裡當着他描寫抗日情緒時是激動的、熱情的，但是一接觸到階級問題時，則就顯得軟弱無力了，就要暴露出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濇情主義和人道主義了。例如當着他主王三東家用武裝抗拒（抗拒原因姑不論它）抗日遊擊隊時，陳柱司令逮捕了他以後，要執行槍決，命令蕭明執刑時，蕭明遲遲疑疑的說：「槍斃他們必要嗎？」等到地主死後，蕭明則又感到一種矛盾的輕鬆說道：「這是對的！」（同上二三八頁）。這時蕭明也並不是從政策上考慮這個問題，只是從人道主義去感染，然而作者蕭軍倒沒有明確的批判。其他如作者處理蕭明與安娜的戀愛問題上（同上二七七頁），是很不合理的，是完全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設想的，由於處理這個問題而引起以後的一些問題，作者反認爲是寫知識份子的情緒波動。當然，作爲一個革命的知識份子不應因爲戀愛而失去鬥爭意志，但是，作者本想寫知識份子在革命中的動搖，而恰恰是自己以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去處理這件故事的，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情緒」的反映啊！

由此可見，這本小書是小資產階級性的作品，而不是無產階級性的作品。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裡所反映的民族的抗日要求與情緒，是有其現實基礎同廣大的群眾基礎

的，但作者是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情感、立場描寫的。抗日不管如何曲折艱苦，但因為抗日是以工農群眾為基礎的，所以他一定會勝利的。然而作者以小資產階級的面貌把他抹了一下，就在「八月的鄉村」的形式下把它抹了一下，好像是無力量的、無前途的。這個不是歷史的往前發展的真實，而是作者的小資產階級性的無前途的表現。其次，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是廣大群眾的集體的英雄主義的事業，表現在無產階級及其領袖共產黨所領導的英雄的模範的事業上，這裡就不能是個人主義的英雄事業，像是「八月的鄉村」所說教的「男子漢、大丈夫所闖出來的」事業。

「八月的鄉村」中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是被作者生硬的割裂開的，階級鬥爭的政策是概念的擺在書裡的，而且有許多地方帶有小資產階級「左傾」盲動的政治色彩；在革命領導上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脫離了廣大的群眾。這個在當時作者也是不能理解的。不過，可以由此得到一個作為作家應當如何反映現實的要求，就是作為一個革命作家要深深體驗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原則和政策，並有血有肉的與自己的階級觀點、方法、立場聯結起來，去觀察社會、階級、歷史……這樣，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

蕭軍在「八月的鄉村」中不能掌握到無產階級觀點、方法、立場，因此他的民族思想就表現了狹隘性，就帶上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的色彩，這就是「八月的鄉村」的思想的分析。

「八月的鄉村」包含着兩種因素，一種是積極的，但還不是無產階級的，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和抗日的民族思想；而另一種則是消極的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積極的因素在當時是突出的。

從蕭軍到目前為止的整個歷史，「八月的鄉村」是個青年時代，而且是個頂點，但我們不希望這將是蕭軍一生中的最後的頂點。

往後，那積極的因素就逐漸的降低下去，消極的因素則上昇。

『羊』和『江上』就是向消極方向走了。

蕭軍於一九三五年到上海，這時期的作品有『羊』和『江上』兩個集子。

從『羊』和『江上』來看，蕭軍的創作生活是由頂點往下降了。讀『羊』和『江上』，使人感到既沒有如『跋涉』的稚氣可愛，年青人的自我鬥爭，更沒有『八月的鄉村』那種硬勁，歌唱着民族的反抗。但就文字來說，則比以前精緻了，雕琢了，也顯得整齊多了，但那生動、粗野、健壯的感染力則是消失了。這個轉變是不祥的！

爲什麼『八月的鄉村』裡的積極精神就這樣飛快的消失了呢？爲什麼不把它鞏固起來而繼續發展下去呢？抗日並未完結，而且抗日戰爭時代還未開始，而且人們是怒在心裡，而且一二九運動也就是正在這一年（一九三五年）。

我們在『羊』裡，找不到那個時代的人們的憤怒和不能抗日的苦悶。作者已經是離開了群眾的當時主要的課題，搜索一些應景的玩意、瑣事，雖然題材也像當時文壇上或更遠一些時的文壇上（如三二、三三年）寫些『下等人』怎樣受窮受壓，但那些都寫得無血無肉的，沒有憎沒有恨，沒有感情，更沒有組織起來反抗的力量，也只是以窮人去點綴點綴文學罷了。當然，真正的戰鬥文學和戰士還存在，還在激烈的戰鬥着。

魯迅就是當時戰鬥的主將。

魯迅當時就看到了這點，他就起來反對：不能把左翼文學（反對某些投機『文學家』）當做點綴，反對把左翼文學庸俗化。由於那個時代敵人的壓迫手段更加殘酷，魯迅就轉變了戰鬥方式，以雜

文這個武器來進行更尖銳的鬥爭了。

當然，以小說爲形式的文學也還是能存在的，『八月的鄉村』能够出版，也說明雖在『抗日殺頭』的時代，也還是能够戰鬥的，而且說明群眾是需要它。

但『羊』以及『江上』的氣味顯然與這個時代不相稱的出現了，缺乏戰鬥性了。作者住在上海的心情，正是如『羊』裡的主人公，被關在牢裡像羊似的。

上海是個囚牢，人們是不自由的，作者蕭軍的心情，在『羊』裡的表现並沒有給這個不自由以反抗，倒有些『心平氣和』了。『每天看到海，看到燕子，只是頭髮脫落了』，沒有絲毫的不能忍耐和憤怒的情緒，這是與那個時代的關在囚牢裡的政治犯不相似的。而且這位主人公，所關心於犯人的是他們怎樣偷竊東西，而不是從他們嘴裡探聽群眾怎樣在行動，革命的同志怎樣在奮鬥……這些正是作爲一個政治犯的人，當着他接待一位新的犯人來時，所必要想法子打聽的，而且好像是抓到一件寶貝似的在挖掘。

但這些，作者是不關心的。這也就說明作者到了上海以後，是與政治脫離了，是與廣大群眾脫離了；因之群眾的生活、要求、情感就沒法子到作者筆下。

『江上』這是蕭軍回憶故鄉（東北）而寫出的東西，但那已不是『八月的鄉村』的英雄們的憤怒、復仇、反抗的呼喊，而是個無力的呻吟了。

這裡悠閒的描述着一些瑣事，如：小孩、鼓子……撿煤渣……蕭軍常常的複述着這些瑣事，這就說明他的生活已在枯竭了。蕭軍創作生活由『八月的鄉村』下降到『羊』和『江上』的水平，應是一個後退，而不是一個前進。這對於蕭軍說來，如果說『八月的鄉村』是他與群眾的一個結合，而

「羊」與「江上」則是他與群眾的一個脫節；如果說「八月的鄉村」時的蕭軍還在時代的前邊，也許走得稍遠一些，那末，在「羊」與「江上」時的蕭軍則是掉了隊，站在旁觀的地位上，寄與「下等人」一些同情罷了。

這思想，是有着他的掉隊的原因的。這是因為蕭軍的抗日情緒極其不鞏固，只是熱情沸騰，沒有理性作爲基礎；而且他是以個人主義的資格參加的，這當然就不能支持好久。

到了上海，蕭軍是以「作家身份」出現在文壇上了，他所關心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人民大眾。當時人民要求歌唱，要求粗野、健壯、戰鬥，但蕭軍是悄然無聲了，他的創作生活和文學表現是走向消沉的方面去了。

作者蕭軍在「江上」的序上這樣寫道：

「我想使人最難堪的，莫過於在自己的作品裡，被別人明顯的看出或指出是受了某某人某某書的影響，雖然這樣影響是好的，是起始寫作的人所不能逃避的。——可是在我個人總是感覺着遭受了一種侮辱，所以在每次無論是想到一個題目，一個故事，一個人物的表現方法，或甚至一個字句，如果知道了某某人或某某書中曾經用過了，總是像躲避一條美麗的蛇似的躲避着，……」

這是由於作者戰鬥生活的缺乏，而表現的文思枯竭。

作者曾經問自己：「爲什麼我不能發現更新的呢？」

這個，作者是沒有回答的。依我看來，是你脫離了群眾，脫離了時代，你應該繼續歌頌抗日鬥爭，但你把它折斷了，你的生活把牠折斷了。

這就使得作者自己也在疑問：「我總不相信自己的文章會有幾個讀者的。」

是的，你的讀者是日漸稀少了。

一九三五年抗日浪潮（一二九運動）是舍過蕭軍而捲過去了。

從此蕭軍便留在後頭了。

偉大的激烈的抗日戰爭時代，蕭軍是正如『八月的鄉村』的蕭明一樣，是被沖洗到後頭並擱淺了。偉大的激烈的抗日戰爭湧現出幾千百萬的英雄，『八月的鄉村』是真的比也比不上了。作家蕭軍，在這樣激蕩的戰爭中沖得東走西走，他的行動跟不上激動的時代，他抱着『八月的鄉村』睡起來，夢見『第三代』的祖先們去了！

這又是個後退，整個一個抗戰時代，蕭軍是沒寫出一些什麼的。（聽說會寫了一個『側面』，很壞，沒有讀到。）

蕭軍揹上了包袱走進延安，是被壓得重重的。

蕭軍在延安的幾年中，在思想上發展了『八月的鄉村』中消極的因素，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在『八月的鄉村』中曾經被作者偶然處理死了的劉大個子，這時是復活了。

劉大個子參加革命，並不是爲了人民而是爲了自己，他曾說過：『我不大相信什麼革命馬上就能來的，革命來了我還是我啊！還不如現在去到那個溜子（胡子）掛注（入夥）混二年，弄幾千，到人不不知道的地方住下，娶個小老婆，管他媽的日本兵走不走呢？管他媽的革命到不到呢？什麼……什麼呢……』（『八月的鄉村』二十頁）。

『劉大個子想着革命一定能够給他一個老婆』（同上六九頁）。

蕭軍自以爲是自己對革命有功，他向革命要東西，當然不是向革命要老婆之類。

蕭軍從他最初作品「跋涉」時起，對於「下等人」，對於人民大眾就是站在旁觀地位上，有時候因為自己還沒有地位，還沒有名譽，還被人壓迫，這就引起了同情於「下等人」的一些慷慨。以後到上海地位逐漸提高，也就逐漸地脫離了「下等人」；趕到「下等人」真正的苦了，或真正的要戰鬥了，他也怕得把自己沾上，這也就正如劉大個子所講的：「革命和當兵是一樣危險的，現在革命了，也許革命完了，……娘的，飛機一下蛋，就什麼全完了」（同上四八頁）。他很擔心。

當着人民和共產黨接待他的時候，他反而向人民和共產黨擺起架子，以為自己是寶貝，是「八月的鄉村」的作家。

好像沒有他就沒有偉大的抗日戰爭似的。他對人民好像是恩人來到要報酬。有時好像是誰得罪了他，就像是拿到人民的短處似的，刺下人民，罵下共產黨，希求在這上邊得點好處；如果他真的碰了一下釘子，也就軟軟的乖乖的老實一下，當然不是真的，而是等待機會。蕭軍在延安五、六年，大致就是這樣過活下去的。

因此，他的「第三代」是沒什麼生氣的，只是一些無血無肉的人，從棺材裡爬出來，許許多多的古怪的，象徵的字句也吐出來，十分無生命的堆積在「第三代」裡。

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寫第三代的祖宗們是已經退後了，而且真的能夠寫出那祖宗們受人欺壓，也還要得，然而，生活已枯竭得像麻桿的蕭軍，也只能以片斷的、現象的記憶加上主觀的、毫不對真實負責的態度，亂寫起來東北三十年的歷史。可是他沒有仔細研究分析過三十年經濟、政治的變遷的歷史，這够多麼妄誕啊！

蕭軍在「第三代」裡，提倡「胡子」（東北土匪）精神，這是十分落後與反動的思想表現。這種

胡子主義，是極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胡子並不能算是什麼「革命」，但黨軍要歌頌他，而不去歌頌偉大的抗日戰爭。

這就是因為抗日戰爭對於他並不十分親近，而「胡子精神」對他倒有些滿足。

黨軍的創作精神與生活，是發展得越走越不像樣子了。時代是往前走，他——黨軍是往墳裡爬。

當前是另一個時代了！

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剛健的勝利的伸展着，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在摧毀着幾千年的封建堡壘，

……黨軍是結束了他作爲一個抗日有份的作家生活了。

戰爭與土改的日益深入、激烈，而且是向着堅定的必勝的方向邁進，黨軍是顯得十分憂懼、害

怕、軟弱；而另一方面，則又不知爲什麼表示十分的憤激不平，大叫道：

「戰爭是打不得的呀！兩邊都是親弟兄！」

「請走我的「文化報」的道路！」

這不是偶然的。

蔣家匪幫被人民解放軍打得皮開肉綻，勝利已經嚇得他們打顫，在土改中農民已經獲得土地，將幾千年來封建勢力一掃而不復返。這些心向不死的地主階級們，甚感昔日江山已去，勢定沒落，這般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是面向着永世的沒落的悲哀，想要作一最後掙扎，向革命陣營中散步反動思想，以渙散與破壞我們的統一意志，企圖混亂我們的思想戰線，削弱我們精神上理論上的統一與集中，以期挽救他們垂死的命運。

黨軍及其文化報的思想與情緒是在這樣一種腐臭的情境中滋長與派生出來的。「古潭裡」的土壤

枯骨，想要借屍還陽，魂附在蕭軍的身上，而蕭軍自己也爲了實現個人打算，就滿認爲得意，覺得有力量，率領着衆鬼卒想當起「混世魔王」來。

這豈不是反動？

在蕭軍的思想裡，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沒落、霉爛、腐臭的東西，這些思想是小資產階級的最陰暗的最反動的東西。蕭軍的思想已經穿起了古裝（封建的），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表現，這些人們是看到革命勝利，他不肯拋棄他個人的「古潭子」，他患得患失，他怕革命砸了他的個人主義，他不願意革命勝利，因爲他想要比人民還要多得一份果實，因此，他就死力的要扯後腿，而且「憤激」到連朋友與敵人也不顧分清，抱着沒落的統治階級的一塊臭骨頭來擲打革命，企圖保存他們的一份地位，一份思想的陣地。這就是蕭軍及其文化報在目前的思想實質。

蕭軍及其文化報是在人民解放戰爭邁進勝利的大門時，來反映小資產階級反動的感傷、「人道」沒落以及地主官僚資本的垂死的哀叫，阻撓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

蕭軍及其文化報是當前的一種反動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這是有毒害而又極端危險的！

目前，蕭軍的思想是沒落的、腐臭的、反動的，其性質基本上是小資產階級並滲雜着地主官僚資本家統治階級的思想成份。

從蕭軍二十年來的創作生活和思想發展的歷史來看，其思想是有兩種因素的：一是積極的但是不鞏固的，即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和抗日的民族思想；一是消極的而且根子很深的，即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這兩種因素是矛盾着的，鬥爭着的，在長久的歷史過程中，雖然是蕭軍接觸過共產黨和共產

黨人以及馬列主義，但所有這些，也都還未真正成爲蕭軍的思想和生活，蕭軍也沒有下過決心用馬列主義去改造自己，把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提高到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水平上，而他倒是相反的，固執的繼續發展他的個人主義，而且現在是把個人主義發展到毫無忌憚的高峰，這樣，就不僅更遠離開了共產黨和馬列主義，而且連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也丟棄了。

現在蕭軍在文化報上所暴露的消極思想是更加發展了，分析起來大體有三個主要方向：

- (一) 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
- (二) 小資產階級超階級觀點。
- (三) 狹隘的民族主義。

這三種思想，以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爲其基本的思想，而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與狹隘民族主義則是爲個人主義的表現形式，也就是個人主義的「理論」根據或派生出來的思想。

三 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

蕭軍是靠着自己稱爲魯迅的學生，共產黨的朋友，而起家的。文化報是宣傳蕭軍的個人主義的報紙；文化報不是爲人民服務，是爲蕭軍個人服務的。蕭軍想用文化報集合起來一批人，打算着用這批人來捧着他——蕭軍。

現在來講講蕭軍的個人主義「哲學」。

蕭軍是講一切要「求真」。且看看他的「真」是什麼？

蕭軍「哲學」是以個人利益爲觀察、衡量、取捨世界或社會，人和事的最高標準；是以個人的喜

惡愛憎作爲真的標準。凡是蕭軍認爲對的，對他有利的就是真，不對的或對他不利，就是不真，真與不真是沒有客觀標準的，是沒有科學的階級的標準的。

所謂真的標準不能以個人而是以階級，不能以主觀而是以客觀，不能以個人利益而必然是以人民和無產階級利益，而真的標準又必須是合乎歷史發展的規律並需加以全面的分析所得的結論；這裡就要反對蕭軍的沒有階級分析的主觀的唯心的直觀的感情的真。

蕭軍所講的「真」其實質就是個人主義，真只是他所採取的一種假面具。

蕭軍的個人主義就是「蕭軍是一切，一切是爲了蕭軍」。這就是蕭軍所倡導的「大蔑視的思想和情感」（我的生涯）。

爲什麼蕭軍創造出這樣的理論呢？

這就是因爲他「在外漂流了十幾年，回到東北，雖然算是回到了東北故土，官迷很深，尤其是我那故鄉，一見面總要問我做的什麼官，將要無言答對……見了苦守十八年的王寶劍……不獨沒有做成皇帝，或王爺，連原來的小官都丟了……怕人家問：「怎末連個特務員也沒跟一個，算那一級呢？」」（文化報第八期一閱樓隨筆——論敘）。其次就是因爲他有了公家給他的機器、出版社，還有可以「招

賢納士」的文化報，使得他要創王業的根基；並企圖創造起來他的「思想體系」了。

蕭軍說他受他的叔父綽號叫十三太保的胡子的影響（文化報二十二期我的生涯），他那叔父常是「跨上馬，手提鋼鞭拉着姿勢，瞪着眼睛，覺得周圍的人們，太卑瑣、渺小、平凡的不足道了」（十期）。「他常常似乎登臨在某種高頂以上向他們如一隻螞蟻似的俯視着，因爲我……是至了，打架已經有了普遍的名聲，誰敢在王面前不低下他的腦袋，獻出他們的恐懼和屈從呢」。蕭軍的個人主義

包含着十足封建性的成份。

蕭軍常提倡「布爾巴」的精神。這「布爾巴」精神是什麼呢？就是「拜師不如訪友，訪友不如交手，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蕭軍是很信服這個精神的。「比如兩人散步的時候，你可等待你的朋友，但在賽跑的時候，即應忘却恩情和友誼，雖然完了，你可以把你的獎品，毫無吝惜的送給與你賽跑的人」（四十四期，文壇上的布爾巴的精神）。

「當仁不讓」「一切是利用」，盡量的競爭，可以不擇手段，不講恩情與友誼，交手打起來，也是要幹到底，這就是暴徒式的流氓，說打就打，說拉拉片片就拉拉片片。

需要用血就用血，「因為這是消滅人類的恩仇；是人與動物的界限最好的東西，因為他們全是紅色的啊！」這是獲得成功的最好的手段，用血來實現個人主義的手段。

支持蕭軍個人主義的力量，就是他的個人利益、得失、恩怨、喜惡。他追求個人利益，像猴一樣的食涎，像虎一樣的猛撲，像鷹一樣的搜索，像蛇一樣的毒害……從蕭軍「美化」過的辭句看來，如「我們的道路是崎嶇的，只因為崎嶇，才可以鍛鍊一個人的耐性；只要能够跌倒爬起來，而且一步不停的走下去，就不會有什麼東西可阻碍或戰勝你，即使偶爾跌一下，擦破一點皮肉，應該把牙齒咬緊一點不要呻吟，更不要訴苦，至於希望別人的同情這乃是弱者的行為，我們，應該做一個強者」（二十八期，蕭軍答的通訊）。恰恰就是這樣。這些辭句可能會引起我們某些青年朋友們的共鳴的，而且覺得蕭軍說得「不錯，」這是因為青年朋友們都有一個上進心，一個專業心，蕭軍是「投上」了青年所好。但是蕭軍告訴青年的道路，是曹操所走的老路啊！即「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是極端而又自私的個人主義。我們青年朋友們是專視自私的，而喜歡大公無私的為人民犧牲自己一切

的精神的，蕭軍呢，是把爲人民犧牲一切的，最高尚的人們講成弱者，而倒把吃別人血肉長大起來的狼子譽爲強者。蕭軍在個人主義上是碰過不少的釘子，有時會碰得頭破血流，可是他抓把土往臉上一抹，「跌倒爬起來」，他不「呻吟」也不叫人「同情」，還是「一步不停的走下去」，他現在已經「戰鬥」了二十年。他爲了個人，他的思想上要反對蘇聯，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了。這就是「誰戰勝誰？什麼戰勝什麼？這就是人生全部的真理」(?)

當着蕭軍的極端自私向某一點狩獵時，他會以大力去搗，有那麼一股蠻橫的「膂力」，顯得特別「富有生命力」，也就是爲某些青年朋友所發見的蕭軍的「英雄像」。

他特別突出，標新立異，想以此來博得青年的喝彩。就像這次論爭，不是有些青年說蕭軍敢於批評敢於打敢於罵是「眞行」嗎，是眞「大膽」嗎，是「英雄」嗎？向人民、向蘇聯、向共產黨開「英雄」是最可卑的。

但當着客觀情況對蕭軍不利時，他就會「把牙齒咬緊一點」，「忍耐的走下去……」（同上三十七期夏夜抄之三）。忍耐是蕭軍爲了實現他的個人主義的另一方法，這些東西是他在「八月的鄉村」、「江上」、「第三代」中都會經宣傳過（當然當着他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一致時，這個還有一定積極作用的）；忍耐是他的軟中硬。

所謂忍耐就是帶有自衛性的「反射作用」（蕭軍語），是等待機會，尋找機會，在一旦對他有利益或有機可乘的時候，他就報復起來，因此，忍耐又是爲了再起，蕭軍的個人主義是彈性很大的。

蕭軍爲了實現他的個人主義，在二十年中自以爲獲得了「豐富的經驗」，他把這些落後的東西，經過文化報，在夏夜抄、春夜抄等裡面發揮出來了，他告訴青年「儘可能躲避衝突罷，現實在不能

躲避時，就用全身衝過去』（三十六期夏夜抄）。

這裡所講的衝突是什麼呢？是個人與集體，個人與政黨，個人與人民的利益的衝突。這個衝突是會存在的，但要解決的。其解決辦法制必須是個人利益服從於集體的利益、階級的利益、共產黨的利益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反之集體、階級、政黨、人民去服從個人的利益的。但蕭軍是怎樣教育青年的呢，他告訴他們「用全身衝過去」，也就是叫人民、階級、共產黨、集體去服從個人。蕭軍對個人利益則視為「神聖不能侵犯」，是「名正言順」，是「理直氣壯」，至於集體的利益、階級的利益、共產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可以隨便破壞與竊取的；他只准階級的、集體的、黨的、人民的利益有損，而個人利益不能受損而只能無盡的填進去。

蕭軍把集體的、階級的、黨的、人民的對他的批評則都看成是「回馬槍」、「撒手錘」、「毒藥鏢」、「千斤關」。如果能够躲過去，就躲過去，不能夠躲就給他個挨下去，只要還能活下去起來再與你鬥。但蕭軍個人主義的神威是不能倒下去啊！這是多麼頑強啊！

正是由於蕭軍固執的保持他的極端個人主義，他就要與個人以外的任何朋友發生衝突，也要和人民發生衝突。越是個人主義的執拗的向前伸，越是要碰到釘子。於是蕭軍就感到「生活難」、「交朋友難」了，他想要掙脫這一個難關，他尋找力量了。

蕭軍個人主義充滿着原始的動物性的本能的特點。蕭軍主張動物的力的角鬥，他的力的「哲學」——是「武器」——牛角尖刀一把，「資本」——腦袋一顆，「方法」——兩手換（文化報二十八期）。他常以兩人打架做為人生戰場，誰打過誰，就是誰的力的勝利。正是因為這個原故，他很喜愛駁駁王，他認為駁駁是個「美男子」，是個「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的美男子，「不是笨蛋」。蕭軍看人

主要是從生理上去評價，是從作為自然的人也就是作為一個動物的人去理解。

蕭軍是用動物的角力，即是以力的充實，做為人們的精神與奮鬥，於是蕭軍就很主張色情的狂熱，關於色情的描寫在『八月的鄉村』（寫李七嫂）以及『第三代』（四姑娘）裡也都見到，這是卑俗的文學手法。

蕭軍發展這個動物性的理論，就是替他的個人主義尋找力量，因為沒有這個就不能擺出虎威，就不能使人懾服，就不能使人拜倒。個人主義是個無出路的主義，是個沒有無產階級立場的主義，也是不能講理的主義。蕭軍的個人主義就是裝腔作勢用『力』來嚇唬人。蕭軍所以要歌頌『暴君』，『以力服人』就是這個道理。

但這種思想在我們社會裡是一點也沒有力量的，一個個人怎樣能够叱咤風雲呢，這就是狂妄的高論和現實的渺小相矛盾，也就是越不成功越想搞個人主義，越想搞個人主義就越不成功的矛盾。這也就是蕭軍的個人主義的軟弱無力的所在。所以當着個人主義搞不成功時就要感到空虛與無聊，這就是蕭軍個人主義的另一特點了。

沒着、悲哀、空虛，就是蕭軍的個人主義的結論，就是蕭軍個人主義的自我諷刺。

蕭軍自己說道：『在上海時有時心緒確是很落寞，這原因自己找不出來，……在上海是陌生人，沒生下根，如今總算回到自己土生土長的故鄉來了，按道理似不應該再有這種落寞的感情了，可是它依然存在，而且似乎還有些濃重……而且依然覺得沒生根……』（四十五期）

這個空虛的『落寞』，使蕭軍感到了，而且日漸濃重！蕭軍搞個人主義，那就必然要脫離人民，脫離共產黨，而且也脫離了朋友；人如果一脫離人民、共產黨、和他的朋友，則一定是寂寞與空虛

的。

正是因爲如此，蕭軍是沒有什麼東西可寫，沒什麼好話可說，只有到「古墳裡去遊」，追溯他所喜歡的「歷史」（歷史是可追溯，但蕭軍是由空虛而去追溯），寫寫舊詩，懷念滿清朝宮，熟讀：「我來萬事塵寰後，猶見彫梁盈柱工，凶色一圍殘照裡，宮牆寂寞不成紅！」（文化報求真樓吟草）。進一步他就發起牢騷來了：

「就我自己來說，如果對別人肯於像對自己孩子那樣護步，善於妥協，甘心服輸，以至於不懷記恨……怕也可以被譽爲進步份子了」（四十八期舊簡註）。

這是悲哀，不是「自強不息」！

最後他就感到：

「風雨孤舟飄欲倦，撓燈閒唱大江詩。」

這是英雄末路的悲哀！

蕭軍的個人主義在目前是發展到頂點了。這種極端的自私的、反動的個人主義之沒有前途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反對蕭軍的個人主義，並不是反對人們的個性的存在。個性是與個人主義有區別的，每個人都是階級的具體的人，而不是人人都是一模一樣，革命要求每個人都要發揮他的特長，爲人民爲階級去貢獻每個人的力量。在封建地主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人們的個性是被飢餓、窮困、文化無知、政治經濟地位不平等所束縛不能發展，只有機械般的，奴才似的工作着，要很好的反官僚資產封建階級就只有充分的從奴性中解放出來，使每個人獲得發展的機會，增長個人的能力，才能，這樣才能使

人民的全體力量，階級的全體力量，充分發揮出來。所謂充分發展個性就是要反對封建官僚資本，就是要向封建官僚主義要民主、要自由、要獨立。民主、自由、獨立就是發展個性的標準。

發展個性不能與組織、紀律、集體（階級、人民、共產黨）相對立，只有在服從革命的組織紀律，以及在集體主義領導下，個性才能獲得充分的發展。

發展個性不能理解成爲無組織、無紀律、無集體的東西，如果破壞了這個原則，個性就有向個人主義發展的危險。

蕭軍的個人主義在若干地方上，是在形式上「投其所好」，戴上一些美麗的像似「發展個性」的東西，如「戰鬥」、「不屈服」、「不要私心」、「敢說、敢打、敢罵、敢……」但骨子裡又偷偷的把個人主義的東西給放了進去，這就是說「戰鬥」不是向着敵人而是向着人民，「不屈服」不是向着敵人而是向着人民，「不要私心」不是對着人民，是對着自己，所謂打、罵也不是向着敵人而是向着人民；而是爲了實現個人利益與人民與階級與共產黨對立，危害人民的革命的利益。

我們認爲：所謂個性的發展，必須是爲了人民，爲了階級，只有在人民同階級獲得解放中才存在個性的解放。

關於英雄主義也是一樣的，我們只是反對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我們不是一般的反對英雄主義，我們是贊成並歌頌人民的革命的英雄主義的。

從來最偉大的英雄，那是人民的，或者民族的英雄，而最可卑的是曹操式的英雄，這些英雄是統治階級捧了出來，是以飲群眾的血養起來，是給地主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

我們不需要這樣的英雄，我們所需要的是爲人民的，爲階級的，大公無私的，個人利益無條件的

服從人民的利益的，忠於階級的，民族解放的事業的英雄，這樣的英雄，才是偉大的，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像蕭軍這樣英雄——卑俗的自私的「英雄」——必須反對！

四 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反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學說。

蕭軍的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實際上是否認階級鬥爭的觀點的。他這個觀點是與他的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相聯系的，蕭軍的超階級觀點的基本理論是人性論。

蕭軍所宣傳那早已被人唾棄的腐朽的理論——人性論，是蕭軍的個人主義的表現形式、面貌，以及他的「理論」的根據。這樣，就更會迷惑一些落後份子和糾集一些幽魂似的沒落份子。他利用某些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的和人道主義的「情緒」，造成蕭軍思想上的障地。

蕭軍認為人們的「才能和智慧」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他否認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他說：「人是矛盾最多的動物，除開生理上的矛盾而外，還有心理上的矛盾，以至思想與行動的矛盾，說與想的矛盾，過去與現在的矛盾，人性與獸性的矛盾，個人與集體的矛盾，科學與常識的矛盾，美與醜的矛盾，自私與不自私的矛盾，前進與落後的矛盾，愛與憎的矛盾。」（同上二期問答欄）這是從古到現在「人類歷史」的矛盾。這裡是沒有提到階級與階級鬥爭的。

蕭軍認為社會是沒有階級的，也沒有階級鬥爭的；只是動物性的人在生存，在發展。這是完全否認歷史唯物論的觀點。

現在就來看看蕭軍的「人性論」所包括的全部實際是些什麼，人性論的實質是為誰服務的。現在就講講蕭軍關於人民解放戰爭的觀點，因為這是這次論爭的主要問題之一。

蕭軍認爲目前戰爭「雙方……這不都是工農大眾嗎？他們原來不是兄弟嗎？……」這是第一個命題。第二個命題則是「曹丕與曹植是親兄弟，人民和蔣介石也不能說是例外吧，因爲在今天還不能找出證明來，指出蔣介石不是中國人……」。從這兩個命題看來，蕭軍是把戰爭理解成爲「抽象的人性」的戰爭，「兄與弟」的戰爭，「中國人與中國人」的戰爭，而且是人民與蔣老弟的戰爭。

蕭軍的「撫今追昔錄」把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戰爭誣爲「莢豆相煎」，他知道「中國人民的血，還要大量地流下去」，他也知道「不流血是不能換得真正自由與平等」，但是他終於「難免有所愴然，莢豆相煎實不能無所慘痛」（五十三期）。

這個講法；第一，就是把階級一筆抹煞了，只是從自己的人性來看問題了；第二，輕輕的把蔣家匪幫的滔天大罪掩過去了；第三，這樣就把人民所進行的偉大戰爭，在空前勝利的時候潑下冷水。蕭軍在此不但沒有一點革命作家的氣味，就連一絲一毫一般進步人士的氣味也沒有了，完全是糊塗蟲了。

蕭軍不是把這個戰爭放在階級鬥爭的觀點上去理解。

他曲解人民解放戰爭的性質，並站在超階級的觀點上來發表對革命戰爭的言論，這一言論之所以有害是他藉着散佈無恥的溫情主義同反動的人道主義來渙散戰鬥的意志，鬆懈勝利的努力。

這是沒落的統治階級害怕死亡的情緒的反映，是小資產階級在勝利面前戰慄的表現，是蕭軍個人主義極端慾求達到瘋狂的表現。

蕭軍反對人民解放戰爭的思想根源是由於他的個人主義，是由於他的人性論，是由於他沒有階級鬥爭的觀點，而所有這些就使他反對革命戰爭；其結果只是對敵人有利，人民則是有害的。

中國人民的血是願流的嗎？近百年的中國歷史，不就是帝國主義和國內統治的地主封建官僚資本家階級結合一起來殘殺，來迫害，來掠奪我們中華民族嗎？遠的不說，日本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不是因為蔣介石不抵抗，引了狼進了屋子，打了我們八年嗎？我們不願做亡國奴，我們要做主人，我們不是被壓迫而起來反抗嗎？多少英雄的血，多少千萬人民的反抗，不是爲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前仆後繼，壯烈的進行史無前例的戰鬥嗎？

戰鬥了近百年，今天已快要接近勝利的前夜，已是快要接近於最後戰爭的勝利的時代了。然而，無出息的蕭軍，在勝利的面前戰慄起來，不忍見到蔣家匪幫的覆沒，在自己陣角上，發出「荊豆相煎」的口號，說道：「不要打了，蔣介石頂可憐了！」

我們是不能停止這個前進的！同志們！堅定不停的前進吧！

蕭軍看到了這手不對勁，又換了一付腔調說：「和了吧！蔣介石不是要同你們和嗎？共產黨不是主張和平嗎？」（五十六期）。

這是更壞的思想！這種思想是與國民黨反動階級的假和平相呼應的。

這好似敵人因死時，蕭軍來叫我們鬆手，好讓負傷的兇獸去養傷，傷好了再來打人民。這不正是蔣介石匪幫求之不得的嗎？

我們是不能上這個當的！

更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進行到底！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

蕭軍自以爲是站在人性觀點上超階級觀點上，而不一定會落到封建官僚的古潭裡。但實際上呢，這樣是不會自拔的，因爲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個人主義非常濃厚的小資產階級，在今天這樣激烈的鬥爭

時代，中間的盤旋餘地是太窄小了，不向人民方面靠，就要向封建地主官僚資本主義方面靠了。向封建地主官僚資本主義方面靠就是沒落、絕望。

蕭軍在人性論的思想內容中，完全不能逃出階級社會的反映，我們只要細細嗅一嗅蕭軍的人性論，會立刻嗅到古潭裡所裝的是封建的腐屍，例如「我的生涯」裡的蕭軍是自以為是無拘無束的人性，在奔放，在成長，但「它是吃人血長成的狼」，是「胡子」的根性，是「王」是「霸」；在「論級」中是宣傳衣錦歸故鄉的狀元思想，求真樓吟草之三是宣傳「清高隱士」的思想，如「子陵河下垂釣日；范蠡湖頭汗漫游」之句，其他如宣傳佛教「四大皆空」的眞言等（四十五期，魯迅書簡註）。

這些就是「古潭裡的聲音」，蕭軍已向古墳叩門了！

最後，我們再來論革命的熱情和革命的人道主義。

小資產階級的人們，是愛講溫情主義的，連臭蟲也不忍捏死的人道主義的，這是小資產階級比較普遍與比較濃厚的人性論的表現。

這種溫情主義和人道主義是小資產階級性格軟弱的表現，這種性格就是使小資產階級常陷於悲哀、苦悶、猶豫，……以至於不能覺悟。這種溫情主義和人道主義就是沒有明確的愛與憎的階級界限，沒有斬釘截鐵的恩德與仇恨的階級界限，它表現了卑怯，它幻想着僥倖，它缺乏戰鬥和英雄氣概。

我們是主張階級鬥爭的，我們是主張為人民為階級為黨而犧牲一切的，這種熱愛階級，熱愛人民的情感是豐富的、崇高的，而我們的人道主義是衛護被壓迫的階級和人民的利益的，我們是用戰鬥自衛的人道主義，不是像羊似的，把自己纏起來送給狼吃的人道主義。我們要使被壓迫的民族、階級獲

得民主、自由、幸福，永遠的避免戰爭、窮困、不文化，這就是革命的人道主義。

五 狹隘的民族主義

狹隘的民族主義也是蕭軍的基本思想之一，而且也是與他的個人主義和人性論聯系着的。蕭軍對於民族問題的看法，也是超階級的觀點的，非馬列主義原則的。

蕭軍這個觀點最明顯暴露的是在他對蘇聯問題上的看法，這也是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

蕭軍的狹隘民族主義是很早就存在的，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情緒，在「八月的鄉村」裡就流露出來的，如對朝鮮民族（八月的鄉村，一〇頁），如對俄羅斯民族（八月的鄉村，三三頁），在「八月的鄉村」中，蕭軍這樣寫道：「……在日俄戰爭的時候，好些俄國兵全被日本兵打敗了，就因為俄國兵沒有紀律，全喜歡吃酒」（同上三一頁）。蕭軍描寫這段回憶是他要說明日本兵在游擊隊面前是同俄國兵一樣的無紀律，喜歡吃酒。這裡暴露了蕭軍的思想糊塗的所在：第一、蕭軍沒有把我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和日俄戰爭的雙方都是反革命戰爭加以原則上的區別；第二、沒有把日俄戰爭真正失敗原因說出，而只是把這個失敗責任加到士兵身上，請讀者看看「旅順口」這部小說就可明白了；第三、這就是蕭軍沒有分清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以及民族的階級性，壓迫別國的民族主義的是本國的統治階級。

這些原則，在蕭軍說來是糊塗的，因為他是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也是由於蕭軍把民族概念和階級概念對立的了解，他就不能把壓迫民族中的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分別出來（如像對日本帝國主義和他本國的無產階級要加以區別）；他就不能理解被壓迫民族中有

壓階級（主要的是統治階級）是爲壓迫他們的民族中的統治階級服務，但被壓迫民族中的被壓迫階級，則是真的受壓迫的（如朝鮮民族）；他就不能理解當做解放與幫助弱小民族的蘇聯國家是絕不能成爲壓迫與民族的「壓迫民族」的，這與帝俄時代根本不同的。

蕭軍在文化報上提出了「各色帝國主義理論」（五十三期）。

這個在蕭軍是含混的說着，但給人們的影響則是顯然的。蘇聯是最早的一個國家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他對中國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是給與了精神上實際上的幫助，蘇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在西方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同盟的德意帝國主義，然後，又在東方擊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從此，東北人民才獲得了解放。雖然是在這中間，國民黨反動階級曾部份的統治了一些時日，但終被人民解放軍最後的完全解放全東北了，這些，不都是很顯然的歷史事實嗎？

文化報公然的發表了一篇挑撥中蘇民族友好關係的，叫作「來而不往非禮也」的文章（以前還有一篇「蘇聯人民中的渣滓」）。這篇文章是用狹隘的傳統的民族情緒來寫的，主張向蘇聯人民拋石頭報復。

這個故事是講住在哈爾濱的蘇聯僑民中的一位生活得很好的老太太，在花園裡的樹蔭下，茶几上放着銀壺，茶杯裡放着白的砂糖，三個中國小孩子在柵欄外佇立。俄國小姑娘說：「去！幹什麼！你們去！」老太太說：「滾！」大一點的小孩子把手中的石子就擲了進去……（五十三期）。這就是「來而不往非禮也」的「政策」的由來。

當爭論起來的時候，蕭軍說：「我首先應檢討「不是」，」然後他就發起議論說「它是哈爾濱現實的一部，也還有更其甚的呢」（五十六期）。

「……因此不管那個外國人，他們應以平等、尊敬，對待我們……如果是蘇聯人……他們更應該……尊重我們……如果相反，我們站在國際友誼立場上，根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也應給以指出與批判，無原則的友誼是不合理的……當然指出與批判，並非是「來而不往非禮也」中那孩子拋石頭的办法了」（同上）。

蕭軍自覺得論爭要失敗了！他又轉了花腔說道：「再就是認識上我們把凡有在哈爾濱的俄國人，並不完全是蘇聯人，一般俄國人有何罪惡行為，應與真正的蘇聯人民毫不相干，舊俄的俄國人更不能和今天蘇聯人相提並論，而該社却硬認為凡是在哈的俄國人全是蘇聯人，如果涉及任何俄國人就是對蘇聯人的不敬，也就是反蘇，也就是挑撥中俄關係，這也是我們重要的分歧」（五十九期。）

這裡，蕭軍是企圖避開問題的關鍵，想把爭論縮到只是對於哈爾濱的所謂「白俄」人身上，而實質上則是更進一步的挑撥，而且這樣就更引起中國人民的傳統的狹隘民族情緒。

在哈爾濱居住的俄國人，其中是有一部份是舊俄時代就住在哈爾濱的，有些是當時反對蘇聯社會主義的，而且還有一些沙皇貴族將軍們，也就是過去所稱為「白俄」的——這些人們經過幾十年以後，有的已死去了；有極少數的，曾經給偽滿做過事的，壓迫過中國人，其中最反動的在八一五時已被蘇聯逮捕了；其罪過較輕者尤其改過；其餘大多數的有的已在改變了成份，有的已是新生出來的，有的思想已在改變了。這些人們願意回到祖國懷抱，而蘇聯也根據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的民族的政策，允許他們回到祖國懷抱去。這對於蘇聯，對於中國，對於東北，對於哈爾濱是有好處的。因此，現在哈爾濱所謂「白俄」這一概念已不存在了，已不能做為一個「民族範疇」了。我們認為在哈爾濱人民中，對於這一部份「俄國人」，在歷史傳統中有過民族間的不團結現象，而在今天也還許會在某

些個別問題發生分歧，但我們應該本着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精神給以解決。如果蘇聯僑民違反民主政府的法令、法律，我們政府是會根據法律處理，但絕不能如蕭軍似的提倡「拋石頭」。至於一個民族中的個別不好份子，那末，在中國有，在蘇聯也是會有的，我們却不能以這個個人的態度就擴大成爲整個民族的態度。蕭軍的錯誤就是在這裡，蕭軍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他的狹隘民族思想。

蕭軍把所謂「白俄」和蘇聯對立起來，把所謂「白俄」與中國人民對立起來，請問有什麼好處呢？除了引起和加深民族間的不團結而外，會有什麼好處呢？

蕭軍宣傳這種對立，是由於他的傳統的狹隘民族思想而來的。

這種思想就是沒有從階級觀點上，從一個國家的根本性質上，去分析民族，對所謂「白俄問題」也是沒有根據階級觀點與歷史條件來分析問題的。

蕭軍的確在思想上，是混淆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的根本原則的區別，蕭軍只是從國家這個抽象概念上，也就是從他的人性論觀點上來認識蘇聯的。這是由於蕭軍的個人主義觀點使之然的。

蕭軍沒有人民的，尤其是沒有無產階級的立場，當然，他也就不能有像無產階級一樣的心情和思想去理解蘇聯，去信任蘇聯。蕭軍也有過說蘇聯好話的時候，那就是他在哈爾濱青年請他演講時。但那是爲了他自己，也正如他同共產黨好，也並不是爲了人民而是爲了他自己是一樣的道理。

蕭軍總是心懷戒備似的（蕭軍從來就是戒備一切的，因爲有了個人主義的毛病），對蘇聯講起他的「條件論」，他總覺得對蘇聯不能無條件團結，無條件那不危險嗎？是的，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是無條件的團結一起的，因爲他們的運命是一致的，中國人民和無產階級是與蘇聯一樣的要反對帝國主

義，要求民族的獨立、自由、幸福的，蕭軍呢，是個人主義，而且是一個極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個人主義者。他的個人主義是無條件的，是誰也不能「侵犯」的，他對於他的父母祖母（我的生涯）是有條件的，他對於他的朋友是有條件的，他對於人民的事業是有條件的，他對於一切都有條件的，他對自己則是無條件的，這就是全部真理。

蕭軍這樣散佈反蘇的濫調和情緒，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應該受到嚴格的批評。

六 要把小資產階級引向進步，而不能是引向落後，反動。 蕭軍的小資產階級道路，乃是死路。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不僅是一般的思想上的錯誤，而且是作爲一個非黨革命作家來說是破壞了人民和黨的在目前所執行的文化政策，把小資產階級教導得不對頭，把小資產階級往泥坑裡引，往落後引，往反對共產黨、反對蘇聯、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方面引。我們對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鬥爭乃是保衛馬列主義原則和毛澤東思想，乃是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羣衆以及小資產階級羣衆中宣傳教育的領導作用。

蕭軍最得意的「創造理論」之一，就在他對於小資產階級改造的理論。現引他一段話如下：「文化報編輯的方針，就是選擇了改良性的方法與步驟，首先是選定了對象，而後就這個對象思想與感情的狀態，所喜愛的形式；投而好之，接而引之，使他們不覺不由的說出自己的真心話。無拘束，無懸懼的表露出自己的感情。無勉強，無造作，愉快高興地說盡了自己的爛皮爛肉，健康地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大花園裡來……」（文化報五十八期「古潭裡的聲音之三」，圈點是引者加的）。

這種「理論」從形式上看看起來好像是對的，但實際上呢，只要我們打開文化報任何一期，便到處可以找到小資產階級的落後甚而反動的「真心話」，而健康的革命的東西則是異常少的。這就是蕭軍「理論」的破產的證明。蕭軍改造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實質上是歌頌小資產階級的落後，是擁護小資產階級的落後，而且是向反動方面引。所謂「改良性的方法與步驟」，就是發展小資產階級落後以及反動的方法與步驟，所謂「援而好之，接而引之」就是投小資產階級的落後的所好，接小資產階級的落後面仍然引向落後。

現在引一段在蕭軍理論指導下的作品給大家看看，這篇文章是題為「江邊二景」（文化報五十一期），內容是討論「一樣人生，幾種看法」的，是討論一件重大事件——人生觀：

「老劉，你說爲啥活着。」

「爲啥？還不是吃飯、穿衣、睡覺三件大事。」

「不對，「新人生觀」上寫的是應當建立爲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書是書，實事是實事。」

「真的，哈爲人民服務，我看不吃飯餓也幹不成，人生不把自己屈着就是人生觀。」

「那可不行，就是吃點，喝點，睡點老三點就成，誰管他內戰、外戰、美國、蘇聯。」

「我看咱哥幾個還真是同志！……每月讓他够吃、够喝、够玩，此願足矣。」

「夫天地者，萬物之遺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人生若夢，爲歡幾何，這幾句話說的真對，我說咱們還是及時行樂。」

「花前月下，領着太太逛逛玩玩，那該多麼美，何苦像關內來的那些老幹部，拋家捨業，南北奔

波，雖然有人說他們好，可是損失的究竟是自己呀！」

這就是蕭軍改造小資產階級的做法。我們在這篇文章中，只是見到落後的東西在自鳴得意，而新人生觀呢，則被打擊；落後的東西未遭到批判，而新人生觀倒是被批判了。這就使得我們疑心蕭軍所講的「無拘束無造作的走進革命的大花園裡來」只不過是句好聽的陪襯話兒。

由此，就使得我們更明白蕭軍在另一個地方所講的理論了。

「教育落後與組織前進，這是一件工作的兩頭做法。」（文化報六十一期解答）

蕭軍自認是做「教育落後」這一頭的工作的，而「組織前進」則是別人的任務了，這姑且不論它。單就這種提法而論也是錯誤的，正是由於這個錯誤的理論出發，就全盤都錯了的。我們認為「教育落後」和「組織前進」（姑用蕭軍的話來說）是不能割裂為兩頭的，要想「教育落後」，就得「組織前進」，不然就不可能有什麼教育，「江邊二景」，就是一個例子。

把「組織前進」除外而來談「教育落後」，就一定要走雅小資產階級甚而地主資產階級的「花園裡」去。這就是說站在小資產階級本身是不能改造自己的，而必須是從根本上也就是從人民尤其是從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蕭軍的話來說，就是要從「組織前進」的立場上，才能改造小資產階級，才能「教育落後」的。這是因為中國近代出現了強大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它可領導小資產階級得到解放；這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由於自身的階級性，他是無力改造自己，也無力改造社會與其他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最終，不是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就是要為人民，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我們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改造方法，是要使小資產階級與人民尤其是與無產階級結合；是要經過思想改造的，也就是要經過思想鬥爭的，就是說要經過思想上的革命的方法與步驟的。一個小資產階級與人民的結合，尤其是

要與工農結合是要經過一番痛苦的磨鍊的過程。

小資產階級除了工人階級以外是較廣大的階層，這個階層是革命的基本群眾之一，這個階層由於它的社會地位，是決定它有革命性的一個方面，但又因為它經濟的階級的條件較工人階級又稍好些，因之，他又有落後性的一個方面。這兩個方面在今天解放區的條件下，它的革命方面是基本的，主要的，但落後的一面也存在，只有經過教育才逐漸可以去掉的。我們是發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方面，去逐漸的克服它的落後方面的。蕭軍只看到小資產階級的落後方面是自然存在的，他就拚命的擁護，但他沒看到它是不合理的，要否定的。蕭軍沒看到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方面，也是自然存在的，它是合理的，要發揚的，也正是因為有這一面，小資產階級才有可能與人民與無產階級結合。然而蕭軍對這樣做法是反對的。

我黨對於廣大小資產階級，如學生、教員、青年知識份子等的政策是爭取改造的，是團結他們為人民為革命戰爭為後方建設而工作的，不是排斥也不是打擊。因此，我們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是爭取改造其思想，團結其為人民服務。

其政策正如毛主席說的：「引導小資產階級去接近工農兵」，而「不應該對於小資產階級的缺點加以同情甚至鼓吹」，不能「偏愛小資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不能把屁股坐在小資產階級方面」(文藝座談會講話)。

這就是我們的原則，但蕭軍是直接違反的。

蕭軍所以拚命擁護小資產階級的落後甚而反動的方面，蕭軍所以拚命反對以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的面貌去改造小資產階級，這完全是由於蕭軍的個人主義使然，也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性的表現。

蕭軍認爲以人民和無產階級的立場教育小資產階級，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教育小資產階級，是「機械的統一」，是「清一色的大掃除」，是「求得天下一尊」（文化報五十八期古潭裡的聲音之三）。這些話的本質乃是否認無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的作用，是否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導小資產階級的作用。

中國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中的領導階級，這是已經由於近幾十年來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產生以來的全部革命歷史證明了的。但蕭軍是一直沒有真的認識的，他對於中國這個革命的領導階級，是鄙視的，是認爲「無知」的，「下流的」。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世界與中國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最高知慧的成果，它是領導世界與中國的被壓迫人民和無產階級反對他們敵人最勝利的思想武器，但蕭軍認爲宣傳與使用這些武器的人們爲「擺面孔」，爲「革命幫閑」。

蕭軍在文化報上極力宣傳與抬高他自己，是抬他所熱中的「小資產階級」，以及他所得意的個人主義的「思想體系」，譬如他說「凡是不懂得尊敬自己國家於人民有好處的傑出人物，以至他們底事業，勞績，……的國民，這國家將是可悲的」（文化報五十一期書簡註），這就是說在中國、人民和無產階級不服從蕭軍以及他們一群的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中國革命「將是可悲的」。

我們當然不能忽視一般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但絕不能把小資產階級擺在無產階級的頭上，讓小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而且也絕不能讓個人主義思想去領導馬列主義的。

蕭軍這種反動思想是絕不能使其發展與存在的。
這是極端有害而不能允許的錯誤。

蕭軍這種思想乃是小資產階級反動道路的表现，蕭軍曾在一篇「論混」(文化報十七期)中，說國民黨統治區是「混官事」的社會，說解放區是「混革命」的社會，「中國社會就是一直混到現在」。蕭軍對這兩個社會都「感到一點悲哀」了，他叫道「一聲霹靂，混不下去了，這就叫做真正的革命」，這種革命，蕭軍是沒有說出來，但由其一貫的精神看來，則就是種於小資產階級的第三條道路。

蕭軍爲了樹立他的這樣第三條道路的思想陣地，他就獨樹一幟的宣佈了類似政綱式的「目前文化界統一戰線」(文化報增刊三期)，在這一類似「檄文」中說明：「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能以決定一切並能保有一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事實上這時代就未曾有過，即使這勝利者暫時獲得了京城，坐上了綉龍墩，這也不過是一時的表面上的幻影，接着或快或慢地必要消滅得無影無踪……」。因此，在文化這一戰線上，就必須聯合。」

這裡，就暴露了蕭軍一種標新立異的錯誤觀點，蕭軍是強調文化這一陣線的作用，其目的不外是用此以標明他的第三條道路，而蕭軍却忘記了「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是決定一切並保有一切」的根本條件，有了這一條件才有文化戰線的條件。

至於在這一「文化統一戰線」中，蕭軍是允許那些「對人民會犯過錯誤，或罪惡的人，戴罪立功」，還有什麼「英美派、德日派」(據蕭軍後來辯白說是屬於醫學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蕭軍的「統一戰線」是將封地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份子也都算進去。

這種「統一戰線」，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道路，是屬於人民的？抑或屬於反動階級的？也由辯白

了。

蕭軍在這裡就沒有明白一條真理，所謂「小資產階級的道路」，不管其採取什麼形式，最終是必然的向落後的向反動的方向發展，結果，就必然的會墮落到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泥坑裡，成為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俘虜或走卒。蕭軍的文化報不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蕭軍的文化報不是替地主階級反對土地改革嗎？不是替國民黨反動派叫喊戰爭打不得嗎？不是在喊「和了吧」？蕭軍是從革命內部散佈假和平。

所謂「小資產階級的道路」，實質上乃是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道路，因此，小資產階級道路乃是一條死路。走不得呀！

蕭軍的「小資產階級道路」，是巧妙的喬裝起來的，是不大容易使人們看出來的，他所採取的形式是以馬列主義外衣包裹起來的，掛的是魯迅的招牌，這樣可以取得合法的地位，他以民主，言論自由，批評自由做擋箭牌，這樣更會使得人們迷惑。

以上，就是蕭軍思想的最惡劣的表現，我們應有所認識。

七 關於批評與文藝批評

在東北三年來，共產黨所領導的勝利的轟轟烈烈的人民解放戰爭和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文學家、戲劇家、音樂家、美術家、電影藝術家、演員、文化工作者、各地文工團，同人民同戰爭一樣的艱苦奮鬥，都做了很多的有益的工作，有不少的好的創作，與人民與幹部有了聯系，起了教育人民和教育幹部的作用。

現在，東北的文化工作和文藝工作隨着全東北的解放，其任務將更加重大。在某種意義上講，文化的，文藝的，也可以說思想的建設工作將要提高其地位上的比重。這是因為東北往後在支援全國戰爭上，在經濟建設上，都將要起着巨大的作用。配合這些具有全國意義的戰爭更加接近於勝利的情況下，教育東北人民和幹部的全局觀念，支援全國戰爭觀念以及全國革命勝利觀念，爲了經濟建設，爲了工業建設，爲了農業發展，將更加千百倍努力，這就需要幹部與群眾在思想上更加覺悟；提高幹部與人民的思想、文化、技術、科學，就較今天以前更爲重要。作爲教育武器之一而具有特定形式的文藝作品和活動，是對於支援全國戰爭和經濟建設有着較前更加重要的意義，我們必須把文藝工作適應於這樣一種新的形勢與新的要求。

但我們文藝戰線方面，對於侵入內部的有毒思想，還缺乏戰鬥性，政治的思想的戰鬥空氣還不濃厚，在思想上還不生動活躍，還落後於現實的要求，有些像釘子釘在木頭裡，銹住了。

這原因，主要的是我們文藝戰線上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

我們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使得我們作品的思想性政策性表現得不高、不深，就容易使得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和藝術影響鑽進來，腐蝕我們，或者把我們湮沒，比如蕭軍的作品和他的小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以及古潭裡發霉的封建反動東西還在我們中間流傳，不是說明我們文化戰線還相當軟弱無力嗎？我們的思想、原則被腐蝕，難道我們還會能很好的搞起作品嗎？當然不能。當然這個軟弱人民的武器，會銹住不能發亮了。

許多文藝工作者同志是接觸生活了，是看得也很多了，但有些同志不敢下筆，怕犯錯誤，怕掌握不住材料，這是什麼問題呢？又如絕大多數同志看到了蕭軍錯誤是進行堅決的鬥爭，但也有些同志是

只有憤激但說不出來道理，甚而有些同志就看不出來，這是什麼問題呢？

這就是我們缺乏馬列主義理論的修養，缺乏毛澤東思想的修養，缺乏黨的政策原則的真實理解，缺乏文藝理論的修養，我們不善於用馬列主義觀點方法去分析材料，去掌握材料，看不出本質似的，亂雜材料中那些是本質的，那些是非本質的；就是說不能只抓住一些非本質的現象就認為這是形象、典型，或者是故事，而是要從現象透視出階級本質，把他們形象化，典型化。因而，在文藝上就存有形式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方法，就對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嗅覺不靈。

一個作品能够保持高度馬列主義的思想性、原則性、政策性（當然也要有藝術性），它就會富有生命力；相反的，一個作品跑進去一些小資產階級甚而地主資產階級的思想它就毫不生動和獨具，蕭軍的作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不僅要善於生活，而還要善於思想（生活與思想不能偏廢）。一個偉大的作家，就一定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也一定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家。作品不能是記錄，它要指導人們怎樣生活與戰鬥；怎樣生活與戰鬥得好，怎樣生活與戰鬥得就不好；作家要善於在生活中看出方向以及生活發展的偏向等等，不僅要有能力去接受現實，還要有能力去批判現實，引導現實。

要有能力把馬列主義原則和黨的政策，文藝性的融化在作家的創作生活裡，而不是按照條文去找生活，去找材料……更不是讓黨的與非黨的作家去把政策編成作品去作教科書和工作總結，這樣，就會失敗，就會寫得枯燥而且無生氣。我們黨的政策和馬列主義原則是文藝思想的指導方針，而不是創作本身。

我們有些同志過去是曾經脫離工農兵的生活的，因之，就不能寫出一些為工農兵服務的作品來。

文藝座談會以後，這個風氣是改變了，一般同志都深入到生活裡去，而且也寫出不少好的作品來。但我們之中某些同志去生活了，但却以小資產階級的感情觀點方法甚而是立場去處理作品，而且以為只要與工農兵生活一起就會寫出好作品來，當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然而還不是一切的條件；我們除了生活條件而外，還應更有思想性的條件，這個似乎有些同志還不視為重要。

我們生活，還不善於敏感的抓住人民生活中的新的因素、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語言，我們總是比較善於寫舊的，寫丑角，還比較善於暴露黑暗，不善於寫光明，許多光明東西總寫得無生氣似的，這裡，趙樹理同志就值得我們學習的了。一個作家在群眾中生活，要生活在群眾的深處，要理解群眾中的生活的規律、感情、思想，要找出典型環境、生活條件，和它的形象、面貌、動作，刻劃得要深刻，要明確，要帶普遍性，要有典型性。

我們作家的政治生活以及批評生活還不太濃厚，還沒有很好的把政治與創作，把批評與創作結合起來，我們總有些和平共居，和「文人氣味」。我們要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當做作家生活不可缺少的組織部份。我們文化工作也要有定時的工作總結，分析經驗，吸取教訓，批評作品的優缺點，提高思想和藝術的水平。

我們不怕批評，要歡迎批評。

我們的文藝批評，也要有一正確的高度嚴肅性的原則精神以及與人為善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深入理解作品和作家的實際狀況。文藝批評不能是消極的批評或打擊，而應是鼓勵、推動、說服。批評應該是從實際出發，從廣大群眾水平出發，從普及方針出發，在已經普及群眾已滿足而普及的情況下，又應在普及方針下應提高一步。當然，提高也要從普及和群眾的現實水平去提高，不能從個人的愛惡

和想當然的去提高。

總之，目前不是文藝批評太多，而是太少，而且是不够中肯及時，以及不够廣泛，特別是傾聽和組織群眾的批評還注意得不够。

我們要大大提倡文藝批評，首先是提倡文藝家們的互相批評，用此以結合廣大群眾性的批評，文藝批評是推動與提高文藝運動的有力武器。

這裡，我們就要論到黨軍的批評，我們是歡迎批評的，因為我們工作中是有缺點的，甚而是有錯誤的，我們並不隱瞞我們的缺點和錯誤，歡迎人們給以指出加以改正，因為這是對人民，對共產黨，對解放區有益的。但這種批評的態度必須是善意的，也必須是從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而進行批評的。

黨軍的批評則是與此相反的，他是惡意的，他並不是幫助我們去克服那些缺點或錯誤，而是抓住那些缺點或錯誤實行攻擊以達到他個人的企圖。他對待人民和無產階級是站在敵對的立場上，他對待革命工作中發生的某些缺點和錯誤，誇大成爲根本性質的東西，不認爲這些缺點只是光明中的「黑暗」，而把它看成爲「黑暗中的黑暗」，他在形式上是「痛心」這些缺點，而實質上是高興這些缺點，他正是利用這些缺點來宣傳他的個人主義或小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以此來使人們與我們對立，與他統一。

我們的批評和文藝批評主要的基本的應該是歌頌光明，形式應該是樸素的、明朗、公開的。而黨軍呢？主要的 basics 的是「挖掘黑暗」，所採取的手法，是隱隱約約的晦澀的冷嘲熱諷的，比如在文化報上登出一些「讀報春秋」都是用的這類手法，又如「小故事」中的「井裡的妖怪」和「烏鴉落在豬

身上」則是「指桑罵槐」的暗箭傷人。在文化報中就沒有看到蕭軍表現過人民和解放區的光明，這種批評是要不得的。

關於魯迅的雜文形式，是魯迅對待國民黨統治者的，這種手法是正確的，魯迅活著的時候，統治者不允許魯迅批評，所以魯迅才採取雜文的形式。我們是以批評和自我批評做爲文藝不可缺少的辦法之一，因之，我們的批評手法，則必須是明朗的、公開的、樸素的，我們有時也用諷刺手法去批評陰暗的東西，但却是尖銳的、深刻的，具有明朗性，但不能是冷嘲熱諷的。

文藝批評須具有與理論同樣的說服性，具有最大的說服性才是文藝批評的力量，因之，文藝批評就應該是很嚴肅的了，就不能扣字眼，胡攪纏繞，流氓混氣的。蕭軍的批評手法，是市儈氣很大的，他可以寫一種不講道理的作品，他可以堆上一大堆字眼，不表現任何一點內容，這就是一種最惡劣的文藝批評，我們是不能要它的。批評文字必須是恰當的和諧的表現內容，必須是充暢的、準確的、明快的表達感情與思想，蕭軍的市儈式的批評是很多的，其最典型的的就是他的「古潭裡的聲音」，請讀者去看看就夠了。

蕭軍還利用「民主」，利用「言論自由」，利用「批評自由」，來進行他的反動的批評。在解放區裡是民主的，是言論自由的，是批評自由的，這個是在中國歷史上以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裡所從來沒有過的，這種被幾千年來封建以及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人民，是開天闢地第一次的得到民主，言論自由，批評自由的。

解放區裡的民主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工農聯盟爲主體的人民的民主，所謂言論、批評自由也是一樣。

蕭軍是利用民主，言論自由，批評自由，來進行反人民，反共產黨，反解放區的反動的宣傳，這當然就要進行批評。因為反動思想不被批評，人民就要受害了。

蕭軍只許他自己「批評自由」，而不許別人對他反動的批評自由，這是非常悖謬的了。

但，我們並不因此就拒絕一切批評，而且有些批評也許不大正確，或有錯誤的，只要這些批評是善意的，我們就應鄭重考慮，那怕是批評不當。

我們對於蕭軍的惡毒批評，我們也是曾經採取耐心的教育，分析其錯誤性質和原因，但蕭軍的態度一直是異常惡劣的。我們對於蕭軍，是愛護的，但我們尤其是愛護人民的，愛護原則的，我們不能因為朋友而不要原則。我們對於蕭軍是團結的，但不能放棄批評，我們對於朋友是有批評權利的。我們對於蕭軍的批評是從來就有的，並不是到東北以後，或者最近才有的，在延安蕭軍就會犯過較嚴重錯誤，我黨對他也有過較嚴重的批評。

但他過去所犯的錯誤，都沒有像這次的嚴重，而且在群眾中的惡劣影響，也沒有這樣大，而且也沒有像這次的露骨的反動。

雖然蕭軍過去曾經犯過較嚴重的錯誤我黨對他抱有最大的容忍，只要他稍有進步，那怕是一點點，我黨總是鼓勵他的，給他各種條件，總希望他能給人民多做點事。

這次批評，也是如此的，但蕭軍應認識這次錯誤的嚴重性，改正錯誤，去掉個人主義，與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結合，做群眾的學生，好好把自己的思想改造，那末，蕭軍才能有前途，我們很願意幫助蕭軍這一進步。

我們爲了蕭軍、爲了我們自己，都須要展開思想以及文藝戰線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把一切腐蝕

我們破壞我們的小資產階級乃至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思想驅逐出去，把黨裡全起來，把手澤東思想開展起來，並且我們要更進一步的提高自己，以適應新的革命勝利的環境，爲此，就須要我們加強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以及文藝理論的學習，結合着清算黨軍以及文化報的毒素，展開文藝戰線上的思想鬥爭。

——轉載東北日報——

幾個不能忽視的問題

劉芝明

——在東北文藝界座談會上的發言

一 新文藝運動的正統歷史在哪一方面？

我們同黨軍做思想鬥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黨軍想要寫改文藝運動史，把自己講成「正統」，企圖混淆是非。而且有些同志還不清楚中國新文藝運動史，現在我大概講講。因手頭材料不夠，也許還不夠全面，也許還有錯誤，只是爲了提醒同志注意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

中國近代文藝運動，由於共產黨的產權和無產階級成爲革命的領導力量以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此就開始了文藝運動的新時期。

這一時期的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以後，這個文藝運動的特點，是以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職工爲主體的人民大眾的文藝運動。

這一新文藝運動的歷史也如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歷史一樣是艱辛困苦，經過着曲折迂迴，逐漸擴大與發展起來的。中國近代的新文藝運動會配合歷史上三大革命戰爭時代，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

十年土地革命，八年抗日戰爭，以及三年來的人民解放戰爭。這是將近三十年的長期戰鬥過程，這個過程是新文藝運動與革命實踐與人民尤其是與工農兵逐漸結合的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成長、撫養與鍛鍊了我們的文藝大軍和骨幹以及諸多優秀創作。

這個文藝戰線也如軍事戰線、經濟戰線一樣，是在鬥爭中、是在與各種不正確的思想鬥爭中，經過長期的戰鬥和不疲倦的戰鬥而獲得了發展。這條戰線不是輕易的創造出來的，它是在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而在文藝戰線內部展開兩條戰線的鬥爭，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逐步的壯大起來的，發展起來的。

中國近代新文藝運動的第一個胚胎和源泉，是在工人階級。這就是一九二一年以後幾年中，中國共產黨在城市、鐵路、礦山、工廠和工人階級中所進行的巨大革命運動，伴隨這個革命運動所進行的宣傳教育工作。當時工廠與工人群眾中的俱樂部，就是新文藝運動的陣地，在其中所進行的文藝活動如牆報、戲劇等等，就是這個文藝的萌芽。

國民黨反動派蔣介石背叛大革命後，共產黨與工人階級先進份子被迫進入地下活動，從此這支剛剛萌芽的文藝花朵，被一陣冰霜暫時的摧殘下去了。

然而，為時不久，中國革命又走上新的高潮，這就是一九二八年以井崗山為根據地所開始的十年土地革命運動，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第一次的誕生了紅軍，誕生了農村的革命根據地，以及人民的革命政權。由於革命力量的增漲，新文藝運動就開始了它的新的歷史階段。這時期，做為文藝運動的領導者和支持者這一意義上來說，是已由大城市轉到農村根據地，而文藝的主要對象就由工人轉到農民以及穿起軍裝的士兵。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等地（主要的是在上海）的新文藝運動所曾達到的

高漲，其基本原因乃是土地革命和江蘇紅軍勝利的擊潰了敵人的「圍剿」，由於這一革命高潮所引起的在白區（國民黨統治區）新文藝運動的高漲。而且也有不少的革命作家和先進的文藝工作者聚集上海，有文藝運動的骨幹，以及由於上海交通，文化較便利交流，這些也都是原因。從此有十年之久，我們文藝運動是被敵人分割成爲兩支兄弟部隊的。一支是在白區以黨所領導的左翼文藝團體和共產主義者魯迅爲首的文藝軍隊；一支是在蘇區（革命根據地）由黨所領導主要是在紅軍中和農村中所進行的文藝運動。

這兩支兄弟部隊，由於所處的環境和條件不同，也就賦與了不同發展的形式，以至所遭遇的命運也有不同，所發生的問題也各異；但這兩支兄弟部隊是基本上在共同的目標下進行戰鬥的，而在國民黨統治區裡文藝運動是遭受了迫害，摧殘，鬥爭得也很激烈，因之，文藝上所採取的形式也較爲迂迴曲折，經驗也有所不同。

現在分頭來講。

由於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英勇善戰，創造了革命根據地與革命政權，文藝運動就很迅速的與農民結合起來（當然，這個結合也是經過若干曲折的），在農村中，在部隊中，廣泛的開展文藝工作。根據手上現有的極不完整的材料看來，紅軍中是極其重視宣傳工作的，「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若忽視了這個工作，就是放棄了紅軍的主要任務，就等於幫助統治階級剝削紅軍的勢力。」（毛澤東選集，紅四軍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五六五頁）關於宣傳隊的組織也是有規定的（見同書五六九頁），「關於宣傳隊整理訓練問題」，認爲是「黨要加緊努力工作之一」，「要從理論上糾正官兵中一般對宣傳工作及宣傳隊輕視的觀點，「開雜人」，「賣假膏藥的」等等奇怪的稱呼，應從

此取消掉』（見同書五六九頁），充實『軍政治部宣傳科的藝術股』（同上五七〇頁），『出版石印和油印的畫報。爲了充實軍藝股，應該把全軍繪畫人才集中工作，各支隊各直屬隊的宣傳隊均設他裝宣傳股，組織並指揮對群眾的化裝宣傳』，『以大隊爲單位，在士兵會內建設俱樂部』，『宣傳要切合群眾鬥爭情緒』，『宣傳文字要簡短，使他們頃刻間能看完；要精警，使他們一看起一個印象』，『改造宣傳員成份……除新地方政府選派進步份子參加紅軍宣傳隊之外，從各部隊士兵中挑選優秀份子爲宣傳員』。在農村中，據『才溪鄉調查』，上才溪：『俱樂部一個，在俱樂部工作的五十多人，內新劇團佔三十多人』（同上書一七一頁），『牆報四處，每村一處，在日校門外，文章，學生教員做的多，群眾做的不過十分之一』，下才溪：『俱樂部一個，工作人員五十多人，牆報五處』。『長岡鄉調查』：『全鄉俱樂部四個，每村一個。每個俱樂部下，有體育，牆報，晚會等很多的委員會。每一個牆報，放在列寧小學，十篇文章中列小學生約佔八篇，群眾佔兩篇。俱樂部都有新戲。』同上書一四二頁。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記述二段很有趣的，但又可想見當時農村文藝活動之普遍的例子：『湘潭一帶的小孩子看牛時打起架來，一個做唐生智，一個葉開齋，一會一個打敗了，一個跟了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葉開齋。』『打倒列強……』這個歌，固然街上的小孩子幾乎人人曉得唱了，就是鄉下小孩子也有很多曉得唱了的。』（同上書四三頁）。

從這樣一些不完整的材料可以看出，在紅軍部隊中，在農村中，文藝運動是雖然粗糙但已經向着工农兵方向，已經是向普及方面發展；這是形成文藝爲工农兵服務的發展過程。

我們應該重視這一發展，因爲這是當時新文藝運動的源頭；而不能如某些人所講的，十年土地革命是沒有什麼文藝運動的，而是片面的強調當時只有上海才是有文藝運動的，這樣講法，就是只看

到巨流而沒有看到水源。當然我們應該足夠估計當時上海文藝運動的重大意義和英勇鬥爭的；正是恰恰因爲有這一方面鬥爭的配合，給當時國民黨反動派以嚴重的打擊，爭取了群眾，教育了人民，培養了幹部，這些意義是很大的。

當時，上海環境是惡劣的。由於某種歷史和社會的原因，大批的革命知識份子和作家是留在白區，他們在文藝修養上，知識理論上，都是較有基礎。其中最傑出的如魯迅先生，是當時文藝戰線上的主將，是文藝運動的集中表現者，其他如柔石、白莽……是被敵人屠刀殺死的，一批一批的革命作家坐牢；但又一批一批的新作家在出現。文藝戰線上鬥爭很尖銳，外部有反對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文藝的鬥爭，在內部清除冒牌的假革命派，以及展開對於第三種人的文藝鬥爭。至今這些由革命中培養出來的作家還是我黨在文藝戰線上的主力軍和骨幹。

但鬥爭來得殘酷，白色恐怖是史無前例……鬥爭有時要採取迂迴，曲折，甚而是隱蔽；這樣，就很難於廣泛的公開的聯系群眾，這樣，創作生活的圈子也就日漸窄狹……個人的獨立的作戰的時候多，因而，文藝運動中就易發生脫離群眾的傾向，也容易保守，片面，限於個人的，帶有宗派傾向的情緒……這些就是這支兄弟部隊所處的客觀環境給與文藝工作上的困難。但它的戰鬥性強，政治敏感性強，文藝形式也較靈活；針對敵人鬥爭是很堅強，社會經驗也較豐富，但表現工農兵，則較爲差了。在革命根據地裡，文藝可以自由呼吸，可以自由汲取群眾的生命力，因之，文藝與群衆的結合就較爲緊密（當然，在某一時代也會有過乖戾），但由於缺乏有藝術修養與人才，而且大批作家不能自由進入根據地，這樣也局限一隅，不能更加提高一步。

抗日戰爭初期，這兩支兄弟部隊在陝北延安會師了，但還只是一部份或較大一部份，還不是全

部。這個文藝戰線上的會師，是中國新文藝運動史上劃時代的階段。

這個會師是與一九四二年全黨思想整風相結合的。毛主席的文藝座談會講話，就是總結了這兩支兄弟部隊的文藝戰線上的鬥爭經驗，加以歷史的原則的概括，發揚了優點，批評了各種不正確的文藝思想，展開兩條戰線的鬥爭，全黨以及在延安的文藝幹部，就在毛主席的文藝政策和方針上團結起來了，統一起來了。

從此文藝運動就廣泛的開展起來，生動活潑，為工農兵服務，為藝術的普及方針奮鬥，幾年來文藝創作是豐富起來了，幹部是大批的培養起來了，文藝這支軍隊是已經強大而形成為中國文藝運動的主力了。

自從那以後，在全國範圍內，再沒有任何一支文藝部隊，那怕是在抗日戰爭時代的國民黨區域裡較進步的文藝活動也好，都不能比它更前進更有革命性，更有前途的了。

這支主力在三年解放戰爭中，也正如軍事、政治的勝利一樣，是充實在各個解放區。目前，更多的黨的與非黨的文藝作家和文藝工作者將更全面的會師了。

由於共產黨領導的文藝大軍的強大，以及全國勝利將要來到的情況下，文藝運動的任務是更加重大了，我們應該是虛心的學習，提高自己，堅持共產黨與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文藝政策與方針，團結文藝戰線上的同盟軍，與非黨作家或文藝工作者進行有原則性的合作，為新民主主義文藝而奮鬥而努力！

增述以往新文藝運動史，就會很明顯的說明了，新文藝運動是經過長期的鬥爭和艱苦工作才有了今天這樣的局面，而且是不斷的在對外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做殊死的鬥爭中，對內

與各種地主資產階級的思想的反映做鬥爭中，才逐漸與工農兵結合起來。因此，新文藝運動史也是一部文藝思想的鬥爭史。

這就充分的說明了新文藝運動歷史，必須是與中國革命鬥爭的實踐，馬列主義理論指導，以及共產黨無產階級領導相結合，才是真實的文藝運動歷史。中國新文藝運動史，只有這一個，而不能再有其他。

任何企圖曲解這部歷史的人們，想把中國近代文藝運動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那怕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或由某個個人來開端的說法，都是錯誤的。

比如從馬列主義觀點來看，平劇改造這一問題，是不能把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改造平劇工作，說成爲是從「槍斃閻瑞生」那裡來的，這個說法是沒有了解「槍斃閻瑞生」是把平劇引向小市民方向的改造。絕不能說我們的改造平劇是從「槍斃閻瑞生」那裡發展來的；兩者雖都是改造，但一個是向小市民方向，而另一個則是爲工農兵方向。另外，說抗日戰爭時代，抗日根據地的文藝運動是由國黨區域裡的抗戰諸劇團發展來的，這也是不對的。這樣魚目混珠，是將工農兵方向和小資產階級，那怕是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方向相混淆，這是不對的。這樣魚目混珠，是將工農兵方向和小資產階級，我們不能迷惑於「改造」這個名詞，而要把「改造」的實質是小資產階級的，抑或是工農兵方向，加以區別。我們要溫習我們自己的新文藝運動的歷史，加強信心，不能把屁股往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方向移；否則，就是要犯大錯誤的。

新文藝運動的正統歷史，是在人民方面，尤其是在無產階級方面，是在共產黨方面；不能在小資產階級方面，資產階級方面，或是某一文藝作家和某一文藝團體方面。

蕭軍就是強調他個人在文藝上的成就；他就想把新文藝運動的功績歸到他自己的名下，他想做新文藝運動主流的領導者。

這是十分明顯的，他乃是企圖以小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來篡奪無產階級所領導的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艺運動。

蕭軍在文化報上把魯迅與左聯對立起來，把自己與魯迅聯系起來，說魯迅是「正統」，說左聯是「非正統」，其用意就在於曲解新文藝運動的歷史，就在於抬高自己，把自己講成「正統」，其實質是以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來篡奪新文藝運動的歷史，這是卑劣的手段啊。

二 應不應該加強馬列主義思想領導？

在文藝戰線上，要加強馬列主義思想領導，要加強無產階級領導地位，要加強文藝的群眾觀點。文藝戰線同軍事戰線和經濟戰線一樣的，其本質都是階級鬥爭。在今天全東北解放後，以及不久的將來全國革命勝利後，階級鬥爭仍然是存在的，就中鬥爭形態在思想上的表現也將更形尖銳。因此，作爲思想戰線之一種形態的文藝戰線也將更形複雜；蕭軍和文化報所反映的反動思想就是給我們送來了信號。

我們有些同志把文藝戰線看成爲十分「和平事業」的，總不大喜歡鬥爭，尤其是不大喜歡思想鬥爭，總是願意「息事寧人」，但結果呢，總是不能「平靜」的，這就是因爲文藝是條戰線，而不是「麵條條兒」，是一種十分嚴肅而有原則與思想的鬥爭，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階級鬥爭的前線。

有些作家認爲自己是寫小說的，可以不需要馬列主義就可以把小說寫好的；寫小說的可以不管理

論的，管理論的是文藝作家以外的事，又如搞文藝批評罷，也是屬於作家以外的事。當然，在文藝領域內，可以實行某種程度上的分工，但這個不能絕對化，尤其是馬列主義和文藝批評乃是每一個作家所必需而帶有普遍性質的。不能說一個作爲黨內或非黨的革命作家，可以不學馬列主義或者可以說再不以不精通與不研究馬列主義。如果沒有馬列主義，請問作家的靈魂要算是一個什麼了呢？而且做爲一個黨的與非黨的革命作家對馬列主義無興趣，這算做一種什麼情緒呢？如果我們作家將馬列主義拋棄（不學或不精通），那就是兩敵太「敵械」。

這是一種十分嚴重的錯誤思想。

我們的作家是戰鬥的作家，是在思想戰線上戰鬥的作家，我們是用文藝形式來進對思想戰鬥的。作爲黨定作家的重要標幟之一，是要看他在思想鬥爭上的英勇而有原則性的戰鬥精神。一個作家的思想毋模糊，不堅定，隨隨便便，這就證明這個作家是庸俗的，而且不會創作出優良作品的。

有些作家說，工作忙，收集材料忙。當然的，這都是忙，但做思想工作的人，應該是「思想忙」，而不只是事務忙。如果作家和編思想工作的入變成「事務家」，那末，便不能實現思想的領導，便不能總結、概括，看出運動的方向，便不能提高人類、社會以及階級覺悟。

忽視思想和思想鬥爭，這是我們文藝戰線上最嚴重的缺點和現象。我們隊伍不能首先在思想上集中統一起來，我們就會搞「些『小鬥爭』」，『不關重要鬥爭』」，或者像魯迅所諷刺那些「吃鹹鹽」或「吃糖」的鬥爭，這樣就降低了思想水平，就會「鼠目寸光」，就會散失文藝戰線。

這是明顯的，馬列主義不重，那末，地主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倒退思想，就會抬頭，就會繼續進來，黨性；黨軍思想就是這樣繼續進來的，想要黨位。

在文藝戰線上，由於馬列主義不夠堅強，也就直接的動搖了無產階級在文藝上的領導地位。因為馬列主義思想，就是無產階級領導力量的表現。

過去，我們的文藝戰線（就解放區來說）還比較單純，而且在這個戰線上的規模也是比較圈子小；現在以及今後則將大大不同了，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堅持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是比較複雜得多了。

但必須堅持，因為如果沒有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領導，新文藝運動就會變了質，新的會變成舊的，而且會讓小資產階級甚而地主資產階級領導了去。

因為在歷史上證明了，小資產階級領導的文藝是沒前途的，是會脫離工農群衆的；而且文藝運動史也證明了小資產階級作家及其作品，如果不能提高到無產階級水平上，不是半途而廢，就是變成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附屬品。只有小資產階級作家不斷努力向無產階級水平提高，他們才能發展有前途的。但爲了率領與改造這些作家，我們就必須是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實現在文藝戰線上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

爲了使小資產階級作家接受無產階級領導；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但我們必須具有無產階級最大堅忍，耐心和說服性，善於與他們合作。

這就是我們在文藝戰線上，所要堅持的無產階級領導的實際意義。

只有在文藝戰線上實，現了馬列主義思想領導和無產階級領導地位，才能在文藝上有正確的群衆觀點。

文藝戰線脫離群衆，脫離了工農兵，是一種根本的原則的錯誤。今天這種危險的可能性是存在

的，特別到了城市以後，這種可能性隨着滋長，我們應該警惕。

這種脫離群衆的傾向，在文藝領導骨幹和機關中，是最容易產生的，應當警惕。所謂「運動妨害創作」，所謂「作家不能作群衆工作」，所謂「作家不能教課，教課就妨害創作」，所謂「作家只管寫作，不管思想鬥爭或不參加思想鬥爭」，所謂「作家只管創作，不管培養新幹部，給文藝青年通信，就誤了創作」……這些思想都帶有偏差的，也就是脫離群衆的表現。

這是「方面」。

其次，認爲作家可以脫離領導，可以講：「領導是妨害創作自由的」，「創作不能配合當前緊急任務，如果這樣搞下去，是會殺死創作的」，這就是創作可以不要領導，創作可以不緊緊的結合黨階級的迫切任務。這也就是脫離群衆的另一方面的表現。

其次，在藝術形式上，只是追求大創作，一個長篇小說可以寫幾年，辦文藝雜誌成爲「同仁刊物」，通訊、報導、小的玩意、通俗讀物，不願寫，認爲這些儘管寫，「不成器」，總想「一鳴驚人」，海算時間，但群衆在文藝上是飢渴得很，文學還是知識份子氣味，群衆不但看不懂，念給聽也聽不懂。

這叫做「提高」，其實是脫離群衆的「提高」。

至於「鳴驚人的個人打算當然也是脫離群衆的」。

爲什麼產生了這種脫離群衆的現象呢？

這就是忽視與忘記了文藝爲工農兵，不僅是在於你所採用的題材和主張是工農兵，而還在於你要用什麼形式傳達給工農兵；如果你寫的是工農兵，但工農兵看不到，聽不到，或者是看到了聽到了，

但都是不真，道統不能算是激進的馬列農兵服務的。

這種情況就是沒有認真的實現文藝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就是沒有堅強的馬列主義的思想原則，或輕重間的帶上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脫離群眾的傾向。

有了這樣一種錯誤的領導，就會把「階級」、小資產階級群，甚而部份人的思想見地……當成群眾的，則是「農兵群眾的」。

脫離群眾的傾向，正是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觀點。

正是非馬列主義觀點和非無產階級領導的結果。

三 怎樣進行與對待批評與自我批評？

在我們文藝戰線上今天存在的嚴重現象是：被批評者怕批評，經不起批評，一批評，就不再寫作；因為不寫了，就什麼也批評不到自己身上。其實，因為批評而不寫東西，才是個大錯誤；做這種錯誤大家不批評，好像認為是對的，沒有公開的擺提這些同志的名字，使他懂得「不寫」也是不對的。

我們的作家還沒有認識到怕批評還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還是爲了個人打算的，還沒有認識到「不寫了」好像是沒有錯誤，其實，錯誤不在文學上表現罷了，但必定會在其他方面犯的。只有在不斷的批評中，鍛鍊自己，終究會寫出更好的作品。好的作品是在不斷改正錯誤中創造出來的，如果一個作家不怕批評，而又勇敢於改正錯誤，有思想，有生活，又是不斷的寫，他將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

其次，在批評者方面，還不能恰當的批評，在批評態度上，嚴肅負責的態度還不够，全面的批評不够，數字幫助還不够，有時，只看到缺點，或誇大缺點，對成績和優點估計不够。

其次，在文藝戰線上存有一種不正確的風氣，即喜歡「鼓勵」，「誇獎」，不喜歡指出缺點，說不好的。

聽到鼓勵覺得光榮，聽到批評覺得不光榮，這是舊社會的看法；我們要有一種風氣，鼓勵固然是光榮，能聽到批評也是光榮，我們要有「聞過則喜」的氣魄。

有人說，文藝界批評太多了，鼓勵不夠。這話不完全對。如果鼓勵與批評不結合，因而鼓勵也會出了毛病。今天是需要鼓勵也同時需要批評。在某種意義上，在批評基礎上的鼓勵，這個鼓勵才會正確的，也是鼓舞作家的正確認識。

本來批評就是包括鼓勵的，那種只有批評而無鼓勵的批評，還是片面的批評。這種批評不是馬列主義的批評。

另外批評也應該與自我批評結合起來。只有批評而無自我批評，這個批評也是片面的，結果也常常不會甚好的。馬列主義的批評基礎，是建立在自我批評這一原則之上的，凡帶有自我批評性質的批評，總都是大體上會正確的，全面的，也具有說服性。相反的，是會壞的。

我們今天的狀況，是批評多，~~自我批評少~~「~~囉囉~~囉囉」一類的批評多，自我批評是較少的，嚴肅的自我批評也還不多，有也不太深刻的。

其次，我們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還不是領導與群眾相結合，還是非組織性的為多，這就是有領導有組織的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還不夠。安危同志對文委的批評是對的，我們過去是做得不夠的，我們努力改進工作，希望大家繼續批評。

因此，應該建立起來有組織的批評生活和民主生活，這是開展文藝批評的關鍵。

反對蕭軍思想保衛馬列主義

張如心

是個人問題還是社會問題？

蕭軍思想是什麼思想，它對革命事業有什麼害處？

蕭軍在文化報上散佈小資產階級的倒退思想和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對人民解放事業是有極大危害的。蕭軍的錯誤思想根源是小資產階級反動性的表現，是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是與爲人民服務的思想，是與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是與馬列主義的原則，是與黨的改造知識份子思想的政策根本相違背的。

因此批判蕭軍思想，揭穿它的實質，使之原形畢露，以便大家分清是非，認識真理，是一切維護人民利益維護科學真理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尤其是馬列主義者應有的任務。

蕭軍所犯的錯誤，不是個別問題的錯誤，而是帶着系統的反人民反馬列主義性質的錯誤。這是說，從他觀察社會歷史社會問題的觀點與方法，處理現階段中國政治鬥爭的許多重大問題的立場與態度，如對人民解放戰爭、對土地改革、對解放區的人民、對中共、對蘇聯、對知識份子青年學生諸問

題的看法和態度，以及處理個人與大眾集體的關係的想法與做法等等，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相當完整的思想體系，而這一套東西本質上都是與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利益，科學的馬列主義真理完全背道而馳的。

蕭軍的思想發展到最近這樣荒謬反動的程度，是不是偶然的現象呢？我們的答覆是：一點也不偶然。蕭軍思想的形成發展有它個人的及社會的階級的原因。

蕭軍是一位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在「九一八」事變後，曾經寫過一些反映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作品（「八月的鄉村」），有過狹隘的民族情感與民族思想。抗戰以後不久又到過延安。但是由於蕭軍一貫的沒有正確地理解勞動人民的偉大作用（這是他的思想底主要問題），以及他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這一極惡劣的思想意識始終嚴重地妨礙他認識真理結合勞動人民），因此雖在解放區生活了多年，然而並沒有真正接受中共的教育與勞動人民結合起來。相反的，隨着人民解放運動的繼續開展與深入，蕭軍的思想便一天天反動倒退，以至於發展到最近這樣腐朽墮落的程度。

蕭軍思想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來看，基本上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倒退思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有着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主要的指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小規模工商業者）。這些小資產階級，一般地是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的，他們在這種剝削壓迫之下日益走向破產、沒落的境地。因此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性，他們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動力之一。

但是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有區別。他們的思想基本上是革命的，要求民主要求進步的，然而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動搖性和妥協性，尤其是上層的小資產階級份子，他們與地主官僚資產階級還有某

種聯繫，因此他們對革命的態度與一般的中下層的小資產階級也有所不同。

小資產階級這種特殊的社會的地位就決定了它的思想有進步性同時也有落後性。進步性即革命方面是基本的，但是落後方面也是存在的，只有經過長期教育和改造才可以去掉。蕭軍思想不同於一般的小資產階級進步的民主的思想，它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倒退思想。

蕭軍思想一開始形成的時候就有其積極方面與消極方面兩種並存的因素。消極方面也包含對封建的因素（這可以從他初期的作品中看出來），後來這些因素沒有被克服，反而更加發展起來。特別是近年來蕭軍的思想更加日趨反動倒退，它不僅是小資產階級最腐臭最陰暗面的代表人物，而且是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的宣揚者。蕭軍在文化報上發表的文章連篇累牘地散佈了許多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及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凡是頭腦稍為清醒的讀者，如果把他的文章稍為用心的閱讀一番，就很容易從中嗅出一股很強烈的封建僵屍的臭味。尤其是令人刺目的是在文化報上公開發表的反對土地改革、反對人民解放戰爭、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蘇聯的反革命言論，這就更加清楚地說明了蕭軍的思想是已經反動墮落到何種地步了。

蕭軍思想這一特點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現階段崩潰沒落的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垂死掙扎與絕望叫囂的反映。蕭軍思想的反動與墮落正處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進攻。此時正是解放區的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衝擊着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堡壘，要把統治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勢力徹底剷除一掃而光的時候。在這種人民革命勢力日益發展的形勢之下，眼看着很快要走入墳墓的反動意識形

級並沒有自動放下武器投降人民，相反的，他們想盡一切辦法，用盡一切武器來反對人民，破壞人民解放的鬥爭，以圖挽救他們沒落的命運。而反動腐朽的黨軍思想便自然而然的和垂死的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結合起來，成爲一切黑暗反動勢力人民反革命的工具。

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與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相結合並成爲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反人民反革命的工具，這一件事情就清楚地告訴我們：在現時階級鬥爭很劇烈的條件下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所走的道路是什麼道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階級鬥爭的規律是：小資產階級不是受無產階級領導便是受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領導，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也不可能實現的。黨軍多年來曾經幻想過要走小資產階級的中間道路，並爲此曾經絞盡了他的腦汁。但是現實的階級鬥爭是無情的，它絕對不容許人們守中立的。一切幻想走中間道路的人，如不改絃更張而繼續頑固下去，就一定會一天天倒退、反動，最後必然會投向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懷抱，而成爲他們反人民反革命的工具。黨軍思想的墮落與反動再一次地證明：所謂中間道路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一切想走中間道路的人實際上是向反動統治的勢力妥協屈服，而其結果走的仍然是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

因此黨軍思想可以說是一面大鏡子，在這一面鏡子裡頭清楚地照出了現階段中國人民大翻身與解放的時代某些小資產階級階層中反動、腐朽、墮落思想的一面，同時也鮮明地反映了現階級鬥爭、沒落的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垂死掙扎與絕望的叫聲。這也就是說，黨軍思想當作一種意識形態來看，絕不是簡單的黨軍個人的問題，而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範疇，它的存在與發展有着深刻的社會的階級的根源。這種思想或者和它相類似的思想，不僅在東北存在着，而且在其他地區也一定會有的，

所不同的只不過是鏡子有大有小，以及代表人物的姓名有所差別而已。

這就是蕭軍思想的本質。

因此批判蕭軍思想，揭穿它反人民反馬列主義的實質，絕不是對蕭軍「個人的攻擊」（如像某些人所說的），而是爲着肅清以蕭軍爲代表的反動思想的影響，保衛與發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進一步的提高廣大的人民群眾，特別是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的覺悟程度而鬥爭的。這一鬥爭無疑是現階段中國人民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廓清他們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餘毒，實現全國人民大翻身大解放並準備把這一革命推向更高的階段上去的總的鬥爭的一部份。

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

——評蕭軍的社會觀與人性論

蕭軍思想的腐朽、墮落、反動，不僅有它上述個人的、階級的、社會的原因，而且還有它思想方法的根源，這就是他的反科學的唯心主義。

蕭軍在觀察社會現象、判斷社會歷史時所持的觀點、方法，是完全和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背道而馳的。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即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底基本觀點是：「客觀決定主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階級鬥爭的客觀現實決定人們的思想情感」。但是蕭軍却把這個問題

完全顛倒過來，主張「主觀決定客觀」、「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並提倡唯心主義的超階級的人性論。

現在我們首先來看看蕭軍關於主觀與客觀、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相互關係是怎樣處理的。

我手邊沒有蕭軍過去的文章，因此只能根據他近年來發表的東西加以分析，例如：在東北文藝副刊號上「目前東北文藝運動我見」一文中關於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因，他就有下列的見解：

「人類之所以能進步，從某一方面來說，就大部份是靠了科學的藝術的……各部門那些具有英雄氣概和行爲的前驅者所倡導和推動起來的。」（某些句子旁邊的圈是我加上的——如心註）

另外，在文化報增刊第一期「文化上的死財產與活財產以及……」一文中，我們看到蕭軍對於革命發生的原因有下列的說明：

「一般革命底發生與發展，他們的規律總不外是這樣：先有了人民對於生活、制度、事物、統治者、統治階級……在生理上精神上發生了不滿，這不滿形成了社會心理，這心理又凝成了一種意識，由這一意識抽出一種思想，組成一種朦朧的理想和願望……而後由一個人或若干人，把這不滿的生活、心理、意識、思想……以及那朦朧的理想、願望……用一種工具——言語、文字、藝術——表達出來，並加以解釋和說明，給以熱情的鼓勵與贊助……獲得了人類的共鳴共感，於是一種革命的行動的「力」就發生了！」（某些句子旁邊的圈是我加上的——如心）

這兩段話的精神實質是完全一致的。蕭軍在這裡告訴我們：社會的進步是靠若干的具有英雄氣概和行爲的前驅者們倡導和推動起來的。這些前驅者用他們的語言、文字、藝術，表達了社會的心理、思想、意識，獲得了人類的共鳴共感，於是乎革命行動的「力」就發生了。一句話說：人們主觀的心

理、思想、意識（科學藝術就是社會思想意識的一部份），決定客觀的社會發展與進步。

很顯然的，蕭軍這種見解是完全脫離客觀實際的唯心主義胡說！實際情況是：社會的改革與進步並不是決定於人們的社會心理、意識、思想或者是壟集中發展的產物；而是在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下形成的，是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的革命鬥爭的結果。

現在首先來談談關於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相互關係。

是社會物質生活決定社會意識

還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物質生活？

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這是久經實際生活考驗並被全世界一切先進人士所公認的惟一最科學的世界觀、社會觀）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所謂社會存在是什麼呢？這就是社會的物質生活。一切社會的基礎或主體都是社會的物質生活，它是獨立的不依靠人們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的意識則是這客觀現實的反映。

所謂社會的物質生活又是什麼呢？這是指人怎樣生產，用什麼工具生產，生產什麼（生產力），人在生產過程中發生怎樣的關係（生產關係），也就是所謂生產方式或經濟基礎。任何一種社會形態沒有經濟基礎都是不能存在的；因為人要生存就必須吃飯、穿衣、住房子，而這些問題沒有生產都是無法解決的。

根據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底分析，人類社會歷史上有下列五種社會制度：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上述的各個社會底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都是不一樣的。

的。而「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社會的生產方式怎樣，社會本身在基本上也就會怎樣，社會的形態和進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比方，在封建社會有一種生產方式，當時使用的生產工具主要是鐵犁和織布機等；生產形式是農業(這是主要的)、手工業，並有手工業工場企業的出現，生產關係主要是佔有生產資料(這是指土地、森林、生產工具、原料等等)的地主對農奴或農民的剝削關係。因此在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就有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一套的政治制度和佔統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意識(如中國的孔孟思想等等)，後者也包括封建地主階級的文藝，如文學美術音樂戲劇等。

資本主義社會下面又是一種生產方式，生產工具是機器，手工業也由機器化的大工廠所代替，用農民粗笨的生產工具耕種的地主貴族的財產，已被使用農業機器的資本主義大農場所代替。生產關係是佔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榨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的剝削關係。因此，在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也就有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一套政治制度及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意識——資本主義的意識(包括資產階級的科學、文藝在內)。同時因為有伴隨着資產階級而來的無產階級的存在，因此到了一定的時候，就出現了馬列主義——最徹底革命的無產階級理論。

這就是說，一定的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產生一定的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因為問題很清楚：資本主義的意識不可能產生在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因為當時沒有形成此種意識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馬克思主義也不可能產生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而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因為沒有資本主義的物質生活條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更何況馬克思主

義是不可能的。同樣的，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也不可能產生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
的毛澤東思想，雖然馬克思主義已經有六七十年的歷史，而且列寧又進一步的把它發展了，這是因爲
當時還不具备產生此種意識底物質生活條件的緣故。社會意識中的文藝、科學部份也是如此。例如爲
資產階級服務的文藝科學不可能產生在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因當時不具备出現這種意識形態的社會
物質生活條件（即沒有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條件）。反過來說，地主階級的文藝也不可能
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而只能是封建社會的產物。

當然，我們肯定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社會意識，這絕不是說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及發展沒
有影響，而只是說到社會的基礎或主體是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而不是社會的精神生活，後者是前者
的反映（與唯心主義根本不同）。至於社會意識的作用，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者（與庸俗唯物主義者
別）不僅不否認，恰巧相反，正是着重地肯定它在社會生活與社會歷史上的重大作用和意義。

談到社會思想意識的作用，應該區別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舊的思想、理論，它已經是腐朽、
墮落、反動、完全歪曲客觀的現實並爲社會上那些崩潰沒落的反動勢力服務的東西，它們的作用是阻
礙社會前進，如蕭軍思想就是一例。另一種是新的思想和理論，它是客觀現實的反映，並爲社會止的
先進勢力服務的東西，因此，它的作用就是促進社會前進；而且它們愈是確切地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
發展的需要，則它便能獲得愈加重大的意義。當然，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只有在社會物質生活具備
了一定的條件，並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時才會產生出來。可是它產生之後，便會成爲偉大的力
量，能够促進解決社會物質生活中業已成熟的任務，並推動社會前進。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革命
史上的偉大作用就是最好的實例。社會意識中的文藝部份也是如此。

以上是關於社會物質生活與社會意識的相互關係。

蕭軍的思想方法的荒謬絕倫，正像一切唯心主義者一樣，把社會的物質生活與社會意識的關係完全顛倒過來，片面地誇張思想意識的能動性，並把它人工地脹大，成爲脫離物質生活，甚至是支配物質生活的東西，這是根本歪曲客觀現實的。

什麼叫做革命？它是怎樣發生的？

至於革命是什麼？它是怎樣發生的？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告訴我們：革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發展的結果，是被壓迫階級爲着推翻舊的經濟政治制度並建立新的經濟政治制度的鬥爭。如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革命爲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比諸封建的生產方式是進步的，因此在一定的時期內，會推動了生產的發展，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矛盾的，資產階級不剝削無產階級就無法進行生產，同時資產階級爲了增加利潤便更有更加壓迫無產階級的榨取。私有制下的資本主義生產是無組織無計劃的，生產出來的商品多了賣不出去就會發生定期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此時資本家只好緊縮生產甚至破壞生產力，並把危機的負擔壓在無產階級人民本來身上，造成大批的工人失業，手工業者的破產……。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妨礙了生產力的繼續發展，更大的加深了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痛苦，使他們不能不起來進行鬥爭，以資本主義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的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這種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歸根結蒂是

要將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

又例如現代的中國社會之所以發生革命運動，是由於佔有生產資料的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無窮地榨取農民利益勾結帝國主義，並結合着政治、軍事等各種方法，極端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廣大人民，使他們陷於貧困破產，過着飢寒交迫與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並大大的妨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而不能不激起中國人民起來進行鬥爭。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對象，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改變官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一切被束縛的生產力。（毛澤東：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總之，所謂革命就是階級鬥爭，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反抗剝削壓迫階級求解放的鬥爭。自從人類社會生活的最初階段即原始共產社會崩潰以來，「整個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鬥爭是社會發展各階段上被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之間的鬥爭」（「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這些革命的階級鬥爭推動着社會前進。過去社會歷史上的一種舊的生產關係過渡到另一種新的生產關係，通常都是經過革命的階級鬥爭來完成的。因此「按照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歷史的真正原動力是革命的階級鬥爭」（列寧全集十一卷）。

因此，革命底產生與發展的原因，不應該從人們的思想、意識、理論本身中去找，而是要到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中去找，要到階級的存在及階級關係中去找；因為這是產生革命的社會物質基礎，而思想、意識、理論不過是它的反映。

黨章的社會觀是根本否認社會上有什麼階級與階級鬥爭的。例如文化報增刊第二期「道路導引」文中論及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特徵時有這樣的說法：「先哲們說過，人類和其它動物是有區別的，第

一是我們能够製造生產工具；其次是具有高度組織的能力；……其次他們又指出了人類應該如何互助，如何分工，如何組織起來，又應該如何彼此尊重對方的「生存權」，不應該像一般動物那樣下賤，爲了一塊骨頭彼此鬪咬得腸斷血流……而要提高自己，發展群性，不再歸回到一般動物那種可悲的無望的生活。」至若後來又爲什麼發生了人與人的鬥爭呢？那是因爲後來的封建君主及現世的獨裁主義者們「獸性復發」，「爲了發展擴大自己和自己親族的生存溫飽發展的權利」，「把從人類祖先那裡承繼來的知識和技術竟變成了他們爲惡的工具了」。蕭軍這種見解顯然是荒謬絕倫的，關於這一問題以後談到他的「其互相煎論」時還要提到的。

在蕭軍看來，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動力不是革命的階級鬥爭，而是人們的「才能與智慧」。因爲人們主觀的意識、思想既是決定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的，那末，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動力當然不是革命的階級鬥爭，而是人們的才能與智慧了。由此他認爲社會上每個人的才能與智慧是很不一樣的，其中有天才與庸才之分，前進與落後之分等等，因此社會的進步也就只有靠人類中極少數的天才傑出人物來領導和推動了。不僅如此，蕭軍還認爲人類中的天才與庸才、前進與落後是有矛盾的，而正因爲有這種矛盾，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才有可能。例如，文化報二期問答欄上面關於社會人類的矛盾會有下列的說明：

「人是矛盾最多的動物，除開生理上的矛盾而外，還有心理上的矛盾，以至思想與行動的矛盾，說與想的矛盾，過去與現在的矛盾，人性與獸性的矛盾，個人與集體的矛盾，科學與常識的矛盾，天才與庸才的矛盾，美與醜的矛盾，生與死的矛盾，自私與不自私的矛盾，前進與落後的矛盾，愛與憎的矛盾。」

這就是從古到現在「人類歷史」的矛盾（這些矛盾本質上都是社會意識、思想內在的矛盾及其表現），而社會歷史的發展與進步就是靠着這些矛盾推動起來的。這裡一個字都沒有提到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矛盾，而只是在人們的精神生活中兜圈子。

蕭軍這種「才能與智慧推動歷史前進論」、「英雄創造歷史論」是完全反科學的，是與人類社會歷史的真實情況根本相違反的。

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勞動人民創造歷史？

實際情況是：社會的物質生活既是社會的基礎或主體，因此很顯然的，社會歷史的主角（或正統）就是勞動人民，社會發展的歷史，主要的是生產發展的歷史，也就是勞動人民的歷史，因為勞動人民是社會生產過程的基本力量，一切社會生存及發展所必需的物質資料都是勞動人民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出來的。因此一部勞動人民的歷史也就是他們如何辛苦勞動地創造社會的財富及文化的歷史，世界上古今中外，不論那一種社會形態沒有勞動人民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當然也就更談不到發展了。

勞動人民又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基本力量，一部勞動人民的歷史，也就是他們如何遭受剝削和壓迫以及如何反抗這種剝削和壓迫因而推動社會前進的歷史。因為勞動人民雖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可是他們在舊社會的條件下都是受剝削受壓迫的，因此他們過着飢寒交迫與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這就是舊社會最大的不公平處。但是勞動人民是不甘於忍受這種非人的生活，他們起來反抗，他們要求改變這種極不合理的生產關係以及整個社會制度，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是有史以來最受剝削和壓迫的階級，因而也是最革命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為要徹底解放自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

度同時消滅一切形式的階級剝削，使整個社會永遠從剝削壓迫與階級鬥爭中解放出來，建設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勞動人民這種革命鬥爭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所謂革命的階級鬥爭推動社會前進，實質上也就是勞動人民推動社會前進，因為有史以來的被壓迫階級，主要是勞動人民，任何真正的革命的階級鬥爭，離開勞動人民都是不可想像的。

因此，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也就是說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進歷史」（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英雄、天才只有當他們能正確瞭解社會發展條件，瞭解應如何改進這些條件並與人民群眾密切的結合的時候，才能在社會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在中國毛澤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傑出的人物，是最天才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家、理論家、戰略家，他們創造了或發展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他們在革命史上，曾經起過或者現在還在起着偉大的作用。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够這樣做，除了他們個人的天才條件之外，最主要的還是由於他們認清了社會發展的條件，把握了社會發展的規律，並親自參加了當時以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為主體的革命的階級鬥爭，沒有這後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因為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裡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衆就沒有天才」（魯迅「未有天才之前」）。

這也就是說，不是馬、恩、列、斯創造了革命，創造了歷史，創造了勞動人民；而是勞動人民的革命歷史創造了他們。而一旦創造了之後，他們就會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百年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在中國的毛澤東之在世界與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作用就是明證。中國社會有一句俗話叫做「牡丹雖好，全靠綠葉支持」。這是說，沒有綠葉的支持，牡丹花是不

能存在，更談不上欣欣向榮了。這是人民群眾鐵錘與人民群眾底相互關係之恰切的說明。

因此，「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樣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爲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與辦法，然後告訴群眾（宣傳）並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與幸福」（毛澤東：「組織起來」）。「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做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蕭軍的反動、墮落也就是因爲他不理解勞動人民的偉大作用，不願意向人民群眾學習，反而把自己看作高踞於勞動人民頭上的「英雄」、「貴族」，甚至公然與勞動人民群眾作對，而其結果就被人民群眾所拋棄，變成了滑稽可笑一錢不值的倒臺人物。

關於蕭軍的人性論

我們現在再來談談蕭軍的人性論，因這是他底唯心主義觀點方法的一部份，同時也是他反人民反馬列主義的武器之一。

所謂人性論就是把人性抽象化絕對化，把它歪曲成爲超時空超階級的東西。例如上面我們所引證的蕭軍關於形容人類的心理矛盾許多概念，如什麼天才與庸才呀，前進與落後呀，人性與獸性呀，美與醜呀，愛與憎呀等等，這些東西依照蕭軍的說法都是抽象的絕對的，與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及階

級與階級鬥爭的客觀現實完全脫節的，因為究竟誰是天才庸才、誰是前進份子、落後份子、何者叫美、何者叫醜、何者可愛、何者可憎，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這些空洞的概念裡頭，都是得不到解答的。

蕭軍在一次講話中曾提出了衡量真理標準的三要素，這就是：美麗、結實、有用，這三個要素也是和上述空洞的概念一樣，完全是超歷史超階級的。

不過，這僅僅是表面的抽象的觀察而已。其實我們如果仔細地深究起來，那就可以看到：蕭軍的人性論實質上是一個幌子，他隱藏在這一幌子下面，散佈了許多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毒素。例如在文化報增刊第二期『君道草』一文中蕭軍把封建時代的君主分爲『好君』與『壞君』，並無恥地贊美所謂『好君』的『人性』，其原文如下：

「人類究竟是動物的一種……一方面走向人底境界，另一方面那下賤的動物性也還是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再爲了一種社會分工偶然的機會（？），得爲族長和君，這動物的下賤性就開始露出來了……古之所謂殘民以逞的暴君和現世的獨裁主義者們，就是這類下賤的極端獸性主義表現的高度典型一例……若說前面所舉的那些好『君』是能够遵從老百姓的意願（？），把人類和自己一同從動物境界引向人的境界（？），而那些壞『君』却要企圖把自己和人民又引回來，復歸於動物的境界（？）……因爲時代的不同，於是歷代那些好君與壞君底利民（？）和虐民的方式和方法也就不同。」

這種論調很顯然是十足反動的詭辯！因爲封建時代的君就是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地主階級底最高的政治首領，它是代表地主階級來統治人民的（主要是農民），這種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底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建築在當時剝削農民的封建經濟基礎上面，又是爲了鞏固這種剝削制度而設立的。

封建制度是「野蠻的吃人制度」（魯迅），而君主則是吃人的魔王，因此只有統治的手法不同，並無所謂「好君」與「壞君」之分（至於原始社會的族長與封建君主是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的），對於老百姓來說，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的不同，並無奴隸與非奴隸之分。

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蕭軍這篇「君道章」中所談的「君」，據他自己的聲明：「不但包括了早先的「皇帝」和諸侯，而且也包括了現世所謂「總統」「主席」「元首」之類」，而此文又是以「小民的身份」專為慶賀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蔣介石當偽總統而寫的。這就說明蕭軍這篇歌頌「好君」的文章主要的用意就是要給蔣介石表明：希望你當了大總統之後，好好地做個「好君」，我們這些小民們是會擁護你的；蕭軍的「人性」何等卑鄙醜陋在這裡完全暴露出來了。

又文化報增刊第六期「和人民一道戰鬥一道起來……」一文也公然地主張發揚封建時代所謂「正派文人」的傳統，並號召今天的知識份子向這些封建忠臣看齊：

「中國從歷史以來的知識份子，他們就留下了兩條清清楚楚的傳統，如果在朝：一派是甘心為奴，媚顏事主，殘民肥己，以取得個人的榮名和富貴；一派是正色立朝，砥礪名節，進無喜退無憂，撫民匡君，先天下而後己身。如果在野：一派則是寄食豪門，薄技固籠；或者是恃勢凌人，魚肉鄉里；一派則躬耕自給，讀書教子，敦睦親鄰；或者著書寄志以遺後者。儘管時代不同思想各異，而後者這種可貴的情操（？），則是我們知識份子應該承繼而發揚的吧。」

蕭軍在這裡「清清楚楚」地宣揚了封建社會剝削壓迫人民的反動情操，因為一派是「媚顏事主」；另一派是「撫民匡君」，兩者表現形式雖有所不同，然而其為君主奴才的本質則一也。

文化報第三十八期魯迅書簡註釋中關於過去左翼文藝戰線內部的階級分化階級鬥爭作了許多的歪曲，如將左聯中若干變節份子的投敵認爲是「說明了當時左聯之所以不團結」，並把這種現象的根源歸罪於「分裂高談，故作激烈以及空談」（意即說叛徒的投敵是被「激烈的空談」逼迫成的）。蕭軍這種說法完全是替叛徒作辯護！其實這種現象是階級鬥爭中必然的結果，正如偉大的文學家革命家魯迅所說的「行進時，時時有人退伍，也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加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文化報第十一期「一間樓主隨筆」，標題爲「論人性的墮落」，其中的第一段小標題爲「女學生開洋囂」，其第三、第四、第五則有這樣的話：「妓女們進步到可以推家招攬生意。上海婦女……幾乎是十之三四要靠副業生活，在街上遇到十個女人，如果你去搭訕，其中總有三個可以一見傾心，……吾無以名之，只好曰人性的墮落或世紀末的悲哀……」。由此可以看出蕭軍歌頌封建好君忠臣，慶賀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蔣介石；而對蔣管區的那些被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去操皮肉生涯的女人，看做「人性墮落」，極盡侮辱嘲笑之能事，此種觀點吾無以名之，只好曰荒謬之論。

像類似這樣的東西，在蕭軍的文章中幾乎連篇累牘，不勝枚舉，不過從上述的例子也已很清楚的看出蕭軍的人性論是何等荒謬絕倫的東西了。

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者對於人性的看法是：人性並不是先天帶來的東西，而是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因此沒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體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是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因爲階級社會是由在生產關係中佔着不同地位各種階級組成的，有剝削壓迫階級與被剝削被壓階級之分。前者與後者因階

級利害不同而尖銳的對立着並經常發生鬥爭。因此人在階級社會中是作爲一定的階級的人而存在的，他的心理、思想、意識、觀點、習慣、趣味、要求等等這一套人性是由他所處的階級地位來決定的，這就是說，人的本性或本質在階級社會中是帶階級性的，階級不同人性便各異。

比方，封建地主階級把獨佔土地、剝削農民、不勞而食看作是美是善；而農民則看作是醜是惡。無產階級把佔有工廠、機器、原料、剝削無產階級看作是美是善；而無產階級則看作是醜是惡。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把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看作是美是善；而帝國主義者和賣國賊則把它看作是醜是惡。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把他們的賣國、內戰、獨裁政策看作是美是善；而中國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則看作是醜是惡。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把共產主義當作「洪水猛獸」；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則把它當作「人類的救星」。

愛與憎也是如此。我們無產階級人民大眾不能愛封建君主和它的奴才，不能愛帝國主義、地主、官僚資產階級，不能愛社會上一切醜惡的現象，相反的我們憎恨它，要徹底消滅它。在階級社會裡一切的爱憎都是有階級性的，沒有無原無故的爱，也沒有無原無故的憎，整個人類的愛只有消滅了階級之後才有，現在還談不到。關於「結實」「有用」也是如此。

魯迅先生在駁斥資產階級文學家的人性論時，說的很對：

「梁先生首先以爲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因爲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並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文學不藉人，也無以表示「性」，一個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

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偷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作無產文學」（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人性也是發展的變化的東西。因為生產方式、階級關係是不斷變化的，因之人性也隨之而有所不同，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人性有別，各個社會的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人性均有它的特點。無產階級是有史以來最前進的最革命的階級，因此他的人性也就是有史以來最優美最良善的人性，然而無產階級的人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無產階級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到了一定的時候出現了馬列主義，這是無產階級階級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現。無產階級在馬列主義理論指導之下，一面改造社會改造人類，同時也不斷地改造自己提高自己。

人的階級性並不取消個性，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有他的特性，但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因此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性與個性是一致的。

以上是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者關於人性問題的基本觀點。

人性論也有各種各色的。歷史上有過一個時期（在封建社會崩潰的時期），曾經出現過革命的資產階級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他們把它當作一種武器去反對封建的反動勢力和反動思想。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面這種人性論是進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因為它反對的是阻礙社會前進的舊勢力與舊思想，因此在客觀上曾經或多或少地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例如歐洲十七、十八世紀的小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哲學家以及中國五四以前和五四時期一些人物的人性論就是屬於這一類型。但是現在蕭軍的人性論與上述的類型，本質上顯然不同。它不是用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勢力，而是用來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它是反動的反人民的，是爲那些已在崩潰死亡的反動勢力服務的東西。下面我們還要批判蕭軍對人民革命戰爭、土改、中共等問題的謬論，從這些謬論中，大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蕭軍的人性論是爲誰服務的。

是『荳蔻相煎論』，還是階級鬥爭論？

——評蕭軍的政治觀

是『獸性復發』還是社會發展的規律？

上面我們引證了蕭軍一段所謂『獸性復發』的論調，其論點是『人類應如何互助分工組織起來，又應該如何尊重對方的生存權，不應該像一般動物那樣下賤，爲了一塊骨頭，彼此撕咬得腸斷血流；而要發展群性，不再歸回到一般動物那種可悲的無望的生活』。可是後來呢？那些封建的君主和現在的獨裁主義者們，『爲了擴大發展自己和自己親族的生存溫飽發展的權利』，竟『獸性復發』發動

「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企圖把人民又倒引回來，歸復於一般的動物的境界」，「這是人類尊嚴的墮落」。

蕭軍這種論調很顯然的完全是胡說。

人類社會確曾有過這樣的階段，即人類生活最早的原始共產社會的階段，當時人們處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中與自然界鬥爭。人類在幾萬年的時期內，使用的生產工具只是些石塊和木棍，生產形式是採果、捕魚、狩獵。爲了維持生存，人們必須結成小小的公社，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因此當時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相互關係是彼此合作和互助的關係，根本沒有私有財產，沒有一部份人剝削別一部份人的現象，因此沒有什麼階級，這種生產關係在當時低度的生產力狀況下面是適合的必然的。可是後來生產力繼續發展，土地和工具變成了私有財產，因而出現了階級之後，人與人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就不再是不受剝削的人們彼此間的合作和互助的關係，而是帶着統治和被統治階級剝削性質了。

因此，自從人類分裂成爲階級之後，社會的歷史就不是如蕭軍所說的「是人類如何互相分工組織起來」，「如何尊重對方的生存權」，「如何發展群性」的歷史，而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在階級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上，階級剝削的形式與方法，雖各有不同，但是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現象則是階級社會一切發展階段上的共同特徵。

馬列主義最初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因而才把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社會學真正的提高到科學的高度。馬列主義指明：社會的物質生活是社會發展的基礎，而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推動力就是階級鬥爭。在馬克思主義未出現以前，資產階級的學者由於自己階級性的限制，沒有了解社會發展規律的能力。社會的歷史在他們看來或者是與自然界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或者是無數偶然現象的

堆積，在這些無數偶然現象中是找不出有任何規律性的聯系的。馬克思最初指明：社會的發展也和自然界的發展一樣，是有一定的規律的，可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是通過人們的意志和行動的參與來實現的，這是與自然界（包括動物界）的規律不同之點。

因此，人類社會的鬥爭，絕不是如蕭軍所說的是由於一些「暴君」以及獨裁主義者們的「獸性復發」，不願意在「人」的境界活下去了，想把人類「引回來於一般動物的境界中去」；而是剝削壓迫階級與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鬥爭。「暴君」及獨裁主義者們發動這一鬥爭底目的也不是簡單的爲了「自己和自己親族的生存、溫飽、發展、……的權利」，而是爲了維持和鞏固他所代表的一定的剝削階級（奴隸主、封建地主或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它使用的武器不是從什麼「人類祖先那裡承繼下來的知識和技能」；而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以及爲鞏固這一私有制而設立的整個國家政權機構。不錯，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是極端殘酷的，他們的代表人物（封建君主或現在的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派頭子）是窮兇極惡荒唐無恥的，然而這也不是什麼「動物的下賤性」，而是這些反動腐朽的剝削壓迫階級「人性」的特徵。

有些人（如地主資產階級的御用學者）責備馬列主義者說：「社會本來沒有什麼階級的，所謂階級都是馬列主義者發明的，馬列主義者故意把社會上的人們分裂成爲各種不同的階級等等」——這是一種極端愚蠢無知的說法。階級的存在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早就有了幾千年的歷史，用不着誰去發明，至於理論上承認階級存在以及階級鬥爭，也並不是從馬克思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自己就曾經這樣說過：「無論是發見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的功勞和發見各階級間之鬥爭的功勞都是不屬於我的。在我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家老早就敘述過階級鬥爭底歷史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經

濟學家，已經敘述過各階級之經濟解剖。我所做的新工作是在證明下列的各項：（一）階級底存在僅僅是與生產發展過程所固有的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着的；（二）階級鬥爭必然要引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進到根本消滅階級，進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致衛登麥爾的信）。

在馬克思以前，法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家、經濟學家就會承認社會上有階級存在與階級鬥爭，可是他們把這種現象看作永久不變的東西。馬列主義者則與之不同，它認為階級的存在與階級鬥爭是歷史的現象，是在一定的社會物質條件下才出現的，也就是有了生產手段的私有制以後才出現的。馬列主義者沒有把階級存在與階級鬥爭看作永久的東西，相反的，它指明了消滅階級與階級鬥爭的道路，這就是經過有史以來最進步的最革命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澈底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建設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許多地主資產階級御用的文人學者誣罵馬列主義者說：「馬列主義者『挑動』階級鬥爭，『擴大』階級鬥爭』，這完全是胡說！一切階級社會的階級鬥爭歷史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挑動與擴大階級鬥爭的是剝削壓迫階級，而不是被剝削被壓迫階級。剝削階級爲了維持和鞏固他們的剝削制度，建立了政權，組織了軍隊，設立了法庭、監獄，頒佈了政令法令等等這一套東西，來對付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誰要不服從他們的管制，誰就是『大逆不道』，就會受到他們殘酷的鎮壓，因此歷史上一切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反抗，都是剝削壓迫階級逼出來的，所謂『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正是一切階級社會底政治生活的一條普遍的規律，『水滸傳』一書就是很好的證明。

過去無數血的經驗告訴我們：剝削壓迫階級與被剝削被壓迫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能調和的，任何

反動的統治階級絕不會自動讓位給人民的，因此被剝削被壓迫階級要獲得自己的解放，絕不能採取妥協的辦法，而必須堅決地進行革命的階級鬥爭，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並把它貫徹到底。同時經驗又告訴我們：被壓迫階級必須摧毀統治階級的政權建立自己的政權，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因為「國家——這就是用來維護一個階級去統治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列寧「論國家」）。自人類分裂成爲階級之後，一切階級社會的國家政權，不論它採取什麼樣的形式，本質上都是保護剝削階級的剝削制度，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的。因此，馬克思教導無產階級必須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共產黨領導之下團結廣大的勞苦群眾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徹底肅清資本主義，建設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政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列寧）「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馬克思）。

以上是馬列主義底階級與階級鬥爭學說的要點，也就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底總規律的概括。這一學說經過了一百年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實際的考驗，證明它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在爲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中最可靠的指南針；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以及東南歐許多國家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都是在這一理論旗幟下面獲得的。

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政黨，它也是在馬列主義的階級與階級鬥爭學說旗幟下領導中國革命鬥爭的。

中國社會自原始共產社會崩潰以來，幾千年的歷史也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

「中華民族的發展（主要是漢族的發展），和世界別的大民族同樣，曾經經過了若干萬年平等而無階級的原始共產社會的生活，而從原始共產社會崩潰，社會生活轉入階級生活那個時代開始，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直到現在，已有了五千年之久。」（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在

這五千年的歷史中充滿了奴隸主與奴隸、地主與農民的階級鬥爭，而這些階級鬥爭也正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推動力。

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就一步步的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由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的發展以及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經營企業，因此也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現代中國社會的歷史就是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民族資產階級）同統治這一社會的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歷史。

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實質上也是階級鬥爭，因為在階級社會裡的一切民族都是由不同的階級組成的。民族壓迫是階級壓迫的產物，近代及現代的資本帝國主義向外侵略壓迫其他的民族，這種現象是資產階級佔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我們過去和現在反對侵略和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是指反對統治該國的資產階級，而不是被壓迫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後者是我們中國人民的同盟軍。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階級鬥爭發展的規律性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鬥爭的總方針是：「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做第一步。」「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現階段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它的基本方針就是用革命的方法毫不動搖的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徹底解放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的統一與獨立，並由此創造條件使中國有可能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

這就是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主體底革命的階級鬥爭綱領，這一綱領是根據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而製定的。中國的馬列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清楚地把握了這一總規律，並正在繼續地不屈不撓的組織和領導中國廣大的人民，用自已自覺的行動和鬥爭來實現這一總規律。

根據以上的分析就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我們與蕭軍的政治思想底根本分歧是：我們是從客觀底階級存在的事實出發，按照社會發展的規律辦事；而蕭軍則閉着眼睛否認階級存在與階級鬥爭，因而也就根本違背了社會發展的規律。

是『其豆相煎』還是革命戰爭？

蕭軍既不理解階級鬥爭，當然也就無法理解革命戰爭。因此當着中國人民進行反美反蔣的人民革命戰爭的時候，他竟寫起文章做起詩來，誣蔑偉大的人民革命戰爭為『其豆相煎』，叫喊『其豆相煎實不能無所悸動』，又說：『曹丕和曹植是魏兄弟；人民和蔣介石也不能是例外吧，因為在今天他們還不能找出證明來指出蔣介石不是中國人……』。這些在蕭軍看來都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一貫的在他腦子裡頭就沒有階級鬥爭這一條規律，有的是『人類應該互助團結，應該尊重對方的生存權』等

等這一套。就是後來人與人之間雖然有了鬥爭，然而也不是階級鬥爭，而只是些人物的「獸性爆發」，這些人物如果曉之以大義還是可以回頭變為「好君」的。而現在共產黨居然領導了中國人民開展革命戰爭，打倒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這真是「反常」，真是「豈有此理」（即完全違反了他的「規律」），因此「勝訊初傳，哭笑難成」，「歐往嚙來，能無憂懼」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蕭軍這種論調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整個社會觀與人性論底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讀者如果把他的彈今吹古的「君道章」和撫今追昔的「其豆悲」聯系起來看即可以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了。

蕭軍不了解戰爭就是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它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在人類社會的最初階段即原始共產社會的階段是沒有私有制度沒有階級剝削的，因此當時只有人類與自然界的戰爭，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人類集團內部的戰爭。後來人類分裂成為階級之後，戰爭的生活就降臨了，此時期創壓迫階級為了維持和鞏固他們的統治，用平常的鬥爭方法不能解決問題時就發動戰爭，被剝削被壓迫階級也常常用戰爭的方法來反抗統治階級的壓迫。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許多規模甚大的戰爭就是例證。百年來的中國也有許多戰爭，有資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與中華民族反侵略的戰爭；有軍閥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對人民或他們內部爭奪權利的戰爭，有人民反抗軍閥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壓迫的戰爭，這些戰爭都是階級戰爭，民族戰爭實質上也是階級戰爭，統治階級內部各派爭權奪利的戰爭也是帶着階級戰爭性質的。

馬列主義者對戰爭的立場態度是：沒有抽象的戰爭，只有具體的戰爭；因此必須區別各種不同的戰爭的性質。「歷史上的戰爭只有革命與反革命的兩類，我們是擁護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神聖

的戰爭僅僅屬於革命戰爭一方面，我們是擁護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與神聖的階級革命戰爭的。」（吳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七年日本的對華侵略戰爭；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幾次發動的對人民的戰爭就是反革命戰爭。這些戰爭都是為了人類中的一小撮剝削階級統治集團的利益而向大多數人民作對的反革命戰爭，是嚴重阻礙社會前進的東西，因此共產黨人不僅反對了他，而且領導了人民以革命戰爭來反對這些反革命戰爭。

以這次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國指揮下面所發動的反革命戰爭來說：這是一次中國內戰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戰爭，他們不僅動員了幾百萬大軍來進攻解放區，而且在他們統治區內到處屠殺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國民黨反動派發動這種戰爭的目的很明顯是要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前進，並把中國出賣給帝國主義，以維持和鞏固他們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不堅決地領導廣大的人民用革命戰爭來反對反革命戰爭，那末不僅中國人民多年來用自己血和肉換來的鬥爭果實會化為烏有，而且中華民族的前途也將被斷送。因此，幾年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戰爭，是拯救全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解放戰爭，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戰爭，這一戰爭毫無疑義是每一個愛國民主人士應該擁護和參加的。

但是，黨軍把人民革命戰爭看做「其豆相煎」，把國人皆曰可殺的，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賣國賊獨夫蔣介石與中國人民相提並論，比做同根而生的親兄弟，這種論調絕不是一時的疏忽或思想上的糊塗，而是根本立場發生了問題，就是說黨軍把自己屁股的座位完全搬到蔣介石那邊去了。

黨軍的「其豆相煎論」不僅否定了此次人民解放戰爭的正義性、進步性，而且實質上也否定了中國過去現在歷史上一切革命的階級戰爭。因為過去現在中國反動的統治階級及其代表人物都是中國

人，曾國藩、袁世凱、吳佩孚、汪精衛、溥儀不都是中國人嗎？同時按照蕭軍的邏輯：歷來中國底反帝的民族戰爭其對象不僅是帝國主義者，而且還應該包括帝國主義國家的被壓迫人民，因為這些都是「同根生」(?)的外國人，這不是荒謬之至嗎？

蕭軍在「古潭裡」叫喊着：「而這戰爭中雙方死得最多的還不是工農大眾嗎？他們原來不是兄弟麼？」這種叫喊顯然是想表示給人家看看；蕭軍與別人不同，他是講「人道主義」的，禮與「莫道悲」的詩中所謂「血戰連年四海昏，誰將隻手拯元元？」底精神實質是完全一致的。不錯，戰爭是要死人的，古今中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死人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問題是戰爭從何而來以及如何消滅戰爭。上面既經說過，戰爭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剝削階級的統治集團爲了鞏固擴大他們的利益，常常發動對內對外的戰爭，所以只要剝削階級還存在，戰爭的災難就仍然隨時威脅着人民，那末在階級社會裡有什麼辦法來消滅戰爭呢？辦法只有一條就是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只有人民的革命戰爭才能消滅反動的統治階級，實現真正的持久的人民的和平，其他一切都是空談、幻想。

「人類的生活是由三個大時代組成——人類和平生活時代，人類戰爭生活時代與再一個人類和平生活時代」(毛澤東：「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經過全中國全世界人民長期的努力，現在第二個時期不久就要結束了，永久和平與永久光明的新中國與新世界很快的就會到來了。現在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及各國反動派爲了他們極少數人的利益正在進行戰爭(如在中國、希臘、印度尼西亞等國)，和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們要把戰爭延長到無盡期，而我們則相反的要使戰爭迅速的結束。所以這一次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革命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和平，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戰爭繼續打下去，犧牲是難免的，但永久和平永久光明

的新中國新世界很快的就會到來，我們從事革命戰爭的信念便是建設在這個爭取永久和平與永久光明的新中國與新世界的上面。

因此，只有人民革命戰爭者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最徹底革命的無產階級人道主義者），而蔣軍的「美豆相煎」論則不僅沒有絲毫人道主義的氣味，而且是替國民黨反動派張目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醜辯。

是「強盜行爲」還是土地還家？

蔣軍的「美豆相煎」論不僅是他反對革命戰爭的理論根據，同時也是他反對土地改革論調的立脚點，因為蔣介石既是和中國人民同根而生的親兄弟，那末蔣介石所代表的地主階級當然更不會有例外。這就是說地主與農民都是中國人，與曹丕曹植同胞兄弟並無兩樣，既同是中國人就不應該有鬥爭，相反的應該「如何互助、分工」，「如何尊重對方的生存權」，現在共產黨居然敢領導農民「分地主之地」，「起地主之財」，「挖地主之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豈不是與革命戰爭一樣的「反常」一樣的「豈有此理」嗎？所以無怪乎蔣軍的文化報把偉大的土地改革痛罵爲「亘古所未有之強盜行爲」，將領導土地改革的共產黨極惡毒的詆毀爲比滿清專制皇朝及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壞。因爲「滿清雖異族，日本雖異族（如此說來中國的地主與農民即是同根兄弟——如心註）尙不爲此。」於是乎「每一思及未嘗不仰天泣血，憤不欲生，垂涕盈尺，肝火如焚……」嗚呼痛哉！

可是另外一方面，得到了土地改革的老百姓，却以空前未有的快樂心情來慶祝土地還家的偉大勝利，慶祝人民的大翻身大解放，熱烈的擁護共產黨擁護毛主席，下面便是無數翻了身的老百姓中的

個所說的心裡話：

「『破樹大橫有柴燒』這話真不錯！我們屯子門倒了老趙貴，家家戶戶全好過啦，光好地就是二百多天，這可真是三面地墾着的好地啊，多少年來咱們窮人種的是冒煙地、大沙坑，有幾家人家連冒煙地、大沙坑也沒有，肥肉全叫他獨吞啦；家家戶戶都得濟了牲口，不管是毛驢不管是牛，擲眼換工就都能對付種地啦，永世再不受欺負啦，人們的心裡好樂啊，成立農會，大家一定推我當會長，說是：『沒有老胡，咱們大家那能翻身啊！』我說：『雖然講民主，大伙這論說的可不錯，咱們全是虧了共產黨啊！』腦筋一天天開化，我也就知道共產黨啦，知道毛主席啦，知道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就沒有窮人翻身啦，沒有共產黨、毛主席我老胡就得永遠受欺負，永遠挨打受氣，永遠是個『瞎月工』啊……從前我老胡不想活啦，現在我老胡又活不夠啦，從前我老胡盼誰是個有地之人，現在我老胡才真是個有地之人啦！……」（東北日報「瞎月工伸冤記」）。

前面引證的文化報是痛罵土地改革為「亙古未有之強盜行爲」，而老百姓則相反的謬為「門倒了老趙貴（大地主——如心註）家家戶戶全好過啦！」文化報污蔑共產黨為比滿清及日本帝國主義者還要壞，而老百姓則歌頌共產黨「知道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就沒有窮人翻身啦！」文化報的心骨是「佛天泣血，憤不欲生，垂涕盈尺，肝火如焚」，而老百姓則「從前我老胡不想活啦，現在我老胡又活不夠啦！」。「憤不欲生」與「又活不夠啦」——這是對於土地改革的兩種完全相反的立場和態度。

「不想活啦」「活不下去啦」——這就是舊社會底農民生活的慘狀。「野蠻的吃人封禁制度」（參見）統治了中國幾千年，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後，封建地主階級及與帝國主義結合起來繼續作榨取农民的總搾榨權。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就是地主階級（還有官僚資產階級）與農民為公權爭

豬狼俱爲奸繼續剝削和統治人民（主要是農民）的歷史。偉大的文學家魯迅曾經在他的許多創作與論著中（如「故鄉」「明天」「祝福」「藥」「狂人日記」「離婚」等）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階級壓迫摧殘人民的罪惡，他極端痛恨那些吃人的壓迫者及剝削者，而對於被蹂躪被損害的人民大眾則寄以無限的同情。

地主階級是社會的寄生蟲，自己不從事勞動，專靠剝削掠奪而生活。他的土地、房屋財產都是壓搾農民一滴血、一滴汗甚至敲骨吸髓而來的。一個地主的發家就是成百成千農民的饑寒交迫、妻離子散、家敗人亡。這種反動腐朽的封建地主階級是人民的死敵，是嚴重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力量，中國人民要真正獲得解放；中國要成爲獨立自由統一富強的工業國就必須消滅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和壓迫，這就是共產黨所提出的土地改革政策的根據，因此農民分土地絕不是「強盜行爲」，而是土地還家，是把地主階級從壓搾農民的血汗得來的土地交回給農民，農民這種行動是正義的、革命的，是推動中國社會向前進的，因此，一切對農民深重苦痛抱有同情的人，一切希望中國社會發展的人，都應當堅決地擁護農民這種正義行動！

我們說肅清思想是反動、腐朽倒退的思想，其最本質的表現就是在這一問題的立場態度上面。因爲土地改革是現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改革，是人民革命戰爭的主要基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無產階級是領導革命的階級」，「農民是革命中最廣大的最堅決的同盟軍」，「因此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礎」（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是徹實的主張徹底消滅封建的剝削制度與解放農民的。在中國只有共產黨具備了堅決的土地改革綱領並進行真正認真的爲農民的利益而奮鬥，這就是廣大的農民擁護共產黨的原因，也是今天人民解放戰

爭之所以獲得偉大勝利的主要源泉。現在的人民解放戰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國民黨反動派爲什麼被稱爲反動派？其主要原因（不是全部）就是因爲他們堅決的反對農民的土地改革。他們動員了幾百萬軍隊來進攻解放區，究竟爲的是什麼呢？難道不正是爲了這個問題嗎？因此，在農民土地問題上，過去現在都有兩條清清楚楚的路線：一條是堅決反對農民反對土地改革，並且要把中國幾萬萬的農民出賣給美國做奴隸的路線；另一條是堅決的贊助農民實行土地改革，使之從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官僚資本的統治下面徹底解放出來的路線。前者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路線，後者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人民政府的路線。蕭軍在這一個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與國民黨反動派本質上是沒有任何區別，他最近辱罵土地改革，誹謗領導土地改革的共產黨所用的一套極其惡毒的名詞術語，都是從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武器庫中搬出來的，這就清清楚楚地說明了蕭軍是爲誰「辛苦」爲誰「忙」了。

蕭軍近年來對人民革命戰爭及土地改革的立場和態度毫無爭辯地告訴了一切的人：蕭軍底所謂否認階級鬥爭的一套理論實際上是一個假象，他自己早就在積極的自覺的進行階級鬥爭，不過這一鬥爭的火力不是對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而是對着人民，對着革命和革命政黨罷了。

是仇視人民反共反蘇，還是熱愛人民擁護蘇？

——新蕭軍對人民、共產黨、蘇聯的態度

『人民肥料論』與人民正統論

多年來蕭軍的思想就存在過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不理解勞動人民的偉大作用，它好像一根黑線貫串着他的整個思想體系，蕭軍這種觀點是一種反人民的反馬列主義的『正統觀念』。所謂『正統觀念』就是根本不承認勞動人民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是民族國家的主體。蕭軍這種思想在他的整個社會觀政治觀中表達得非常清楚，社會的進步是靠那些天才的英雄豪傑倡導和推動起來的，而勞動人民呢？那是一群不知不覺的『蠢豬』，他們在歷史上的作用不過是統治階級的馴服可欺的奴才而已。例如蕭軍在他極反動的『君道章』一文中，關於勞動人民有下列的一段描寫：

『像這樣的「君」老百姓又怎能不敬愛他、膾炙他，他們死後，老百姓甚至於還告訴自己底子孫孫孫世世代代懷念他們，尊之以神位，享之以祭祀呢？後來一遇到了渡頭的「君」時，他們就要痛哭流涕，想起先前的「君」來呢？這是應該的，就連如後來像魏邦和朱洪武那樣流淚的「君」只因爲他們一時曾宣佈過「除秦苛法」和把元朝的蒙古人從中國趕出去，密關上替老百姓做了一點好事……』

賤的生存和溫飽——老百姓也還不願爲了他們別的方面「缺德」，而抹煞這一點好處。由此可知從古及今，老百姓才是真正講公道良心的人，甚至這些「君」們底子孫對老百姓百般殘暴，老百姓也還是常常念着「先君之德」，不肯一下子就請他們滾蛋，除非到了實在不能忍受了的時候還是願意寬他們爲「君」的」。

蕭軍這種說法顯然是完全歪曲了中國的歷史實際並對勞動人民作了極大的侮辱，另外文化雜壇第三期「一間樓主語錄」中也有下列幾句關於人民的評語：

「從某一方面說，天才、聖人、英雄乃是人類歷史上的『瑰摩的花』，因爲他護照了天才、聖人、英雄以外的人僅是肥料」。（着重點是我加上的——如心註）

天才、聖人、英雄是花，人民僅是肥料，這就是蕭軍的「人民觀」。

蕭軍斷認爲勞動人民在歷史上的作用祇不過是馴服可欺的奴才或者價值微小的肥料，因此歷史上
的光榮傳統也只有在剝削階級底統治集團人物中去找了。於是乎歌頌封建「好君」，歌頌封建「正派文人」的傳統等等也就成爲「理所當然」了。對於蔣介石的態度也是如此，蔣介石雖然是一個獨裁去
義者，可是比起人民來說總還算是高明十倍，不然蕭軍又爲什麼要以「小民」的身份寫文章去屬實
呢？因此所謂「君道章」也者，是表彰封建的君主及現代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漢狗子之道，這
就是問題的本質。

蕭軍這種「人民肥料論」是繼承了幾千年來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底人民的「正統觀念」也是現
代中國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反革命理論的反映，雖然在蕭軍過去和現在所發表的文章中間僅僅稱讚幾地
方會經攻擊過蔣介石，咒罵過封建時代的暴君，然而活躍於他底靈魂深處的基本觀念則始終沒有改

變，這一觀念就是「人民肥料論」。

馬列主義者是人民正統論者，它承認勞動人民是社會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而無產階級則是更有史以來的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因而是領導革命的階級，它擔負着消滅資本主義建設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歷史任務。

偉大的文學家、革命家、政論家魯迅，也是人民正統論者。他一貫的憎惡和仇視舊社會的壓迫和剝削，他是最英勇最堅決號召人民大眾反抗封建統治的偉大鬥士，在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之後，他是階級鬥爭論者。他「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使他「以為惟有羈與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二心集」序）。他確切地相信勞動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對勞動人民的力量有深刻的認識，當着他地主資產階級的文人學者在不斷的侮蔑諷刺勞動人民的時候，魯迅嚴正地反擊了這種詭譎與諷刺說：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的、要緊的。」（「習慣與改革」）

「中國的學者們多以爲各種知識一定出於聖賢或者至少學者之口；連火和草藥的發明應用也和民衆無緣，全由古聖王一手包辦。」（「知了世界」）

「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輪中求環，屎裡覓道（也就是說不會寫「君道章」這一類屎裡覓道的臭東西——如心註），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遊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份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餓，「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飢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愚蠢的呢？被愚弄、弄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題未定」草）

勞動人民不是沒有落後性、散慢性的，但這些都是舊社會的統治階級造成的。他說：

「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就是說不是「馴服可欺的奴才」——如心註）；現在也還有請願之類。他們的儼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沙」）

因此蕭軍的「人民肥料論」是完全反人民反馬列主義反魯迅的。它本質上是仇視人民的。蕭軍因為帶着這種黑色的眼睛，因此進入解放區之後，對於從反動勢力的壓迫與剝削下解放出來的勞動人民一貫的是抱着輕蔑仇視的態度。蕭軍已經認為勞動人是天生的「愚昧」「無知」，所以解放區文藝工作的「任務」就是要暴露人民的「愚蠢」「下流」，而不是歌頌人民革命鬥爭與民主建設。一句話說就是要暴露所謂人民的「黑暗」，而不是歌頌人民的光明，這就是蕭軍在延安所提倡的文藝任務。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經嚴正地駁斥了蕭軍這種反人民的「文藝觀」，毛主席這樣說：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這種提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缺乏歷史唯物論的見解，從來的文藝並不單在於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於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但人民的缺點主要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統治他們的結果，我們革命的文藝家們只應該把牠做為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的罪惡去暴露，而不應該是什麼「暴露人民」。對於人民，只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壓革命的作家才有所謂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眾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蕭軍這種反人民的觀點幾年來一直沒有改變，相反的隨着階級鬥爭的劇烈化而更加加深了。這就

是說他對於勞動人民是越來越看不上眼，越來越仇視了。他的文化報是專門侮辱、誹謗、諷刺、解體的勞動人民及共產黨的報紙，如土擁改革問題論是發出嘲諷子。歷史上一貫「馴服可欺的奴才」現在居然挺起腰來伸起頭來了。不但挺腰伸頭而且掌權了。從前勞動人民是站在一切人之下，現在是站在一切人之上，「此真背天逆人，顛倒倫常之舉」（文化報「新年獻詞」），於是乎「憤不欲生，肝火如焚！」於是乎「亂七八種主義，吉訶德式與風車作戰主義、游手好閒二流子主義、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主義、損人利己主義、奴才主義……」等等種種惡毒的羽箭都向着人民投擊過來了。總之，蕭軍是要向翻了身的人民作對，要把這些「背天逆人，顛倒倫常之舉」改變過來，要人民再「翻一翻身！」

反人民必反共，反共者必為人民所反。

蕭軍既仇視勞動人民與勞動人民作對，那當然對中國共產黨也就不會有什麼好感了，不僅如此，而且用同樣敵視勞動人民的態度來對付中國共產黨。

蕭軍這種態度不是從最近才開始的，當他在延安的時候早就有了，不過是程度上有所差別而已。蕭軍在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所作的「大勇著精神」一文中，曾卑鄙地盜用了魯迅底「世界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應該發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的話，並主張要用這種「戰鬥精神」來對付解放區的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這種文章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文化報上又重觀了一次。

蕭軍這種「敢怒、敢罵、敢打」的標本行為，就是他對延安反王實味鬥爭的態度。王實味是托匪

份子，是潛伏在解放區做破壞活動的卑鄙人物，他曾經在一部份的知識份子及青年學生中教佈了許多反動的思想言論來污蔑解放區人民與中國共產黨，並在「民主自由」的幌子下惡毒的進行挑撥離間的革命活動。爲此曾引起了人民的公憤與申斥，並展開了對王實味的鬥爭。可是黨當時對王實味這種反人民反革命的行為不加以任何指斥，反而每每護罵這一鬥爭爲「狗打架」「潑尿盆」，這就清如明鏡地說明了黨的所謂「敢怒、敢罵、敢打」是反對難和擁護難的了。這位「敢怒、敢罵、敢打」的「英雄」到了東北之後，又罵領導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的中國共產黨「比滿清皇朝及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壞」，「是亘古所未有之強盜行爲」，罵大公無私、忠實樸素、埋頭苦幹、聯系群眾、言行一致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幹部爲「反革命主義，漢奸主義，包庇壞蛋主義，「牛皮」主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主義，「鄉愿」主義，言行脫節主義，享樂主義，唯利是圖主義，賣膏藥主義……等等」。總之，黨軍所用來罵共產黨和解放區的人民的一百四十多種「罪狀」中是把所有罵人的名詞術語全都用上了。

黨軍這種說法及做法與魯迅的戰鬥精神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是同魯迅的精神根本相違反的。所謂「敢怒、敢罵、敢打」的一段話是魯迅先生在一九二五年說的，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北洋軍閥的統治時代，也就是反動勢力極端猖獗人民活不下去的時代，魯迅這一段話的用意是要號召中國人民覺醒起來與黑暗的反動勢力進行戰鬥，所謂「可詛咒的地方」是指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地方，「可詛咒的時代」就是指這種反動統治的黑暗時代。魯迅敢於在這樣的時代向着反動的統治階級衝鋒陷陣，英勇頑強的進行戰鬥，這種精神是非常偉大的，這也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因此很明顯的，魯迅當時所提倡的「要怒、要罵、要打」的對象是指

舊社會的反動統治集團，而不是活不下去的被壓迫的人民，對於後者他是一貫的抱着極大的同情和熱愛的，魯迅自己也會坦然地承認過：「我的反抗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兩地書』）。

至於中國共產黨，那魯迅一貫的是極端敬愛和擁護的，尤其是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之後。這一點絲毫不是偶然，而正是他一貫的熱愛人民與徹底地反對舊社會反動勢力底戰鬥精神發展的必然結果，這裡值得特別提起的是魯迅在一九三六年答覆托洛茨基派的一封信。抗日戰爭的前夜中國的托洛茨基匪徒在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指使之下，對於中共會作了極惡毒的誹謗、侮辱、中傷；企圖藉此破壞中共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進行。此時魯迅以大勇者的精神嚴正地反擊了托匪這種卑鄙下賤的行爲，揭穿了他們的陰謀詭計。

魯迅在答覆托派的信中，一方面無情地指斥托匪的卑劣行徑說：「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斯大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爲出賣革命……。因爲你們高超的理論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爲你們捏了一把汗……。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爲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另一方面斬釘截鐵地表示了對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極端敬佩與贊揚的態度，並明確地申明他與中共是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努力共同戰鬥的，他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這裡指的就是中共——如心註），我得引爲同志是自以爲光榮的。」

魯迅這一封信是他的全部光輝著作中最偉大的最有戰鬥精神最有歷史意義的文獻之一；是他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赤膽忠心最集中的表現。

魯迅的革命的戰鬥精神就是如此。請問魯迅這種偉大的精神與蔣軍有何相同之點？魯迅是熱愛人

民詛咒反動的統治階級，號召人民大眾起來同它進行戰鬥；而蕭軍則歌頌封建君主、封建文人與慶親蔣介石當偽總統，而對於光明的解放區和人民，則極端仇視並用盡一切惡毒的詞句來詛咒侮辱毒害，魯迅嚴正地反擊了托匪的反革命行爲，明確的揭穿它的陰謀詭計，堅決地誠摯地擁護中國人民的救星——中國共產黨；而蕭軍則無恥地替托匪王寶珠的反革命行爲作辯護，並用盡一切惡毒的詞句來詛咒、中傷、誣毀中國共產黨。很顯然的這兩者不但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是完全相反的兩種立場兩種態度！

蕭軍在現階段中國人民大翻身大解放的時代，向中共提出了「敢怒、敢罵、敢打」，其社會的政治的意義是什麼呢？這就是說要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無產階級作對，與擁護中共的全體勞動人民作對，與中國一切被壓迫人民的救星，中國解放區的創造者，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中國共產黨作對，而與全體勞動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作對的社會的政治的意義又是什麼呢？這就是明目張膽地幫助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來反對中國革命。

這一連串的道理對於每一個稍有政治生活常識的人都是非常清楚的，中共與勞動人民一向是血肉相連不可分離的。中共就是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它是勞動人民利益最忠實的代表者與保衛者。沒有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就沒有中國共產黨，而沒有中國共產黨也沒有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勝利和解放。現代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上的奴隸革命與農民革命（包括百年前的太平天國革命在內）最大的不同點就是：我們現代的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的，過去歷史上的革命由於沒有這種先進階級、先進政黨的領導，因此結局總是陷於失敗；而現代的中國革命由於有了這種領導，因此就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並將取得最後的全部的勝利。現階段中

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主體的以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創立的解放區就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主體的以人民大眾的新中國。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也就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主體的以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

中國共產黨與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是血肉相聯不可分離的，二十八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革命的歷史，是無產階級團結領導中國人民大眾向壓迫中國民族的帝國主義、向壓迫人民大眾的國內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其走狗進行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歷史，是四次偉大革命戰爭——即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以及此次人民解放戰爭——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解放區底生長、發展、鞏固、壯大的歷史。

所以在中國一提到勞動人民，一提到人民大眾的革命，一提到解放區，就必然會聯想到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毛主席，因爲他們是這樣有機地密切聯系着，正好像人的神經與整個身體機構的關係一樣。所以中國的勞動人民和一切真正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革命份子一提到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他們都會一致的翹起大姆指頭說「中國共產黨是老百姓的恩人」，「中共是一切被壓迫人民的救星」，「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就沒有老百姓的翻身」，「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總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中國革命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早已不是什麼理論問題，而是活生生的客觀實際，是全國人民一致公認的「天經地義」了。

所以在中國，一切真誠的爲人民解放事業奮鬥的民主主義者、民主黨派都必須承認擁護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也早已不是什麼理論問題，而是全國人民有口皆碑無庸爭辯的公論了。

所以在中國擁護不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區別革命與反革命、真民主與假民主的試金石，誰要反對中國共產黨就是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這也不是什麼理論問題而是久經考驗百無一錯的準則了。所以在中國，誰要反共，誰就會被人民唾棄，就會遭到慘敗，這也不是什麼理論問題，而是早已被歷史證明了的規律了。

看看：蔣介石不是幾十年來中國最大的最頑固的反共「英雄」嗎？他不是宣誓過「不消滅共產黨就死不瞑目」嗎？現在蔣介石的威風到那裡去了？是蔣介石消滅了共產黨，還是擁護共產黨的人民消滅了蔣介石？這一問題不是很快就會揭曉嗎？

反共者必敗，其原因主要的不在於共而在於老百姓，因為老百姓需要共產黨却不喜歡反對共產黨，你要反共老百姓就會反對你，因此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

蕭軍反共就是不識時務，不識中國時代潮流的結果，因此就被人民唾棄，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反人民反共必反蘇，反蘇就是幫助敵人。

蕭軍不僅反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解放事業，而且也反對蘇聯。

蕭軍主編的文化報就是挑撥中蘇人民友好關係、散佈反蘇毒素的報紙。中國反動派及其走狗一貫的卑鄙的用來污蔑蘇聯的「各色帝國主義」的「理論」在這一報紙上被宣揚了，對蘇聯抱着敵視態度的「來而不往非禮也」的論調被提出了，所謂「有條件的對付蘇聯的態度」也被提出來了。蕭軍這些

反蘇的論調是他仇視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仇視中國共產黨底基本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過去和現在不論中國和外國，凡是頑固地仇視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仇視共產黨，堅決反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事業的人物、黨派、沒有一個不仇視蘇聯反對蘇聯的。這是一條規律！現代一切反動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其基本特徵就是仇視無產階級、仇視勞動人民、仇視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解放事業。

蘇聯是勞動人民在世界上第一次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下獲得解放並成爲主人翁的國家，是經過長期的無產階級專政而建成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革命成功的經驗證明：勞動人民的創造力是偉大的，而無產階級是勞動人民中最先進最富於創造力的階級。

蘇聯是世界人民解放鬥爭的堡壘，是把舊世界翻成新世界的燈塔，它的存在和壯大對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革命鬥爭以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底影響是非常巨大的。蘇聯十月革命開闢了世界人民解放鬥爭的新階段，從這時期起，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密切地結合起來，並與蘇聯結成一條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它的政治的軍事的威力極大的增強，對於全世界無產階級以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起着更有力的領導和推動作用。試想想看，如果沒有強大的蘇聯的影響和援助，世界人民解放事業能有今天這樣偉大的成果嗎？如果沒有強大的蘇聯、沒有以蘇聯爲首的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還能戰勝德、意、日法西斯及其走狗嗎？如果沒有強大的蘇聯，今天全世界反對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反動派的和平民主陣線能有今天這樣的規模嗎？

蘇聯幾十年來對我們中華民族、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援助是很大的。蘇聯是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宣佈對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國家，以後在中華民族、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各個時期如一九二五

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八年的抗日戰爭，都給了我們許多直接有力的援助，尤其是蘇聯出兵東北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者出東北，對中國和東北人民解放事業的貢獻更爲巨大。蘇聯這些援助是完全出於自願的，而且從來不附帶任何條件，蘇聯這種偉大友誼的革命精神是以列寧斯大林爲首的聯邦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實施。

正是因爲如此，所以中國人民一貫的對蘇聯有着高度的信仰，一切真正的革命者，民主主義者都把蘇聯看作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最可靠的和最好的朋友。不管過去和現在，世界和中國的反動派及其走狗如何造謠、誣蔑蘇聯，並挑撥中蘇人民的團結，可是由於中蘇合作是符合中蘇兩國人民的利益的，因此，中蘇人民的團結友誼也日益鞏固與發展。

中國著名的民主主義者、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先生是主張聯合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他在臨終的時候，還寫了一封給蘇聯的信，表示了他的偉大願望：「希望不久將來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取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携手並進，以取得勝利」。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戰爭迅速發展與日益接近全國的勝利，這種崇高的願望很快的就要實現了。

偉大的革命家、文學家魯迅是一貫的熱愛人民和忠實於人民解放事業，因此對蘇聯也就自然而然的非常崇敬和愛戴。魯迅對蘇聯社會制度的本質及其在世界人民解放運動中的作用有極深刻的認識，他認爲蘇聯是「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裡湧現而出，幾萬萬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是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蘇聯見聞集』序）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就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答文藝新聞社問』），因此，當着帝國主義者及中

國反動派極力的造謠、中傷、誹謗蘇聯，企圖破壞中蘇人民的友誼與團結的時候，魯迅義正辭嚴地反駁了他們，詛咒了他們，揭穿了他們欺騙人民的鬼蜮伎倆。例如在「我們不再受騙了」一文中他曾這樣說：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牠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癱疽是他們的寶貝，那麼，牠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牠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爲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言、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於只得準備動手打下去，一定要滅掉牠才睡得着。但我們幹什麼呢？我們還會再被騙嗎？」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着牠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牠們利害是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退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牠說着怎麼甜膩的話語，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

魯迅這種偉大的精神與氣魄，充分地說明了他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很顯然的蕭軍的「各色帝國主義論」「來而不往非禮也論」與魯迅的精神是完全相反的。

魯迅對蘇聯的看法和態度是與中國共產黨人完全一致的。毛主席關於蘇聯與中國革命的關係以及中國人民聯合蘇聯共同奮鬥的必要，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有下列極明顯的指示：「現在的國際環境從基本上說來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鬥爭的環境；是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社會主義向上生長的環境……這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與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尤其是蘇聯的援助是抗戰最後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拒絕蘇聯的援助革命就要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反蘇運動的教訓不是異常明顯的嗎？」「現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沒有聯俄政

策，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必然同帝國主義聯合……在今後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騙人的名詞」。

「現在世界上已分爲這樣兩個互相敵對的陣營！一方面是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世界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這就是世界帝國主義陣營；另一方面是蘇聯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中國、和東南亞各國與希臘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這就是世界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美國帝國主義成爲世界一切反動力量的堡壘，而蘇聯則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堡壘。這兩個陣營，包括了全世界的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和一切階級、階層與黨派，在這兩個陣營處在這樣相互緊張鬥爭的時候，人們不站在這一邊，就要站在那一邊，即是說，你不站在帝國主義陣營幫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去奴役世界或奴役自己民族，就要站在反帝國主義陣營去幫助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或爲自己民族的解放而鬥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而同時也幫助了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幫助了美國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幫助了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不站在這一邊，又不站在那一邊，而實行中立則是不可能的，在目前世界這種緊張形勢下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所早指出的：所謂「中立」只是一種騙人的鬼話，不管你主觀上是否有意去騙人。」（劉少奇：「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因此，蕭軍的反蘇論調，是幫助了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來反對蘇聯，反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是毫無疑義的了。

是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還是

全心全意爲勞動人民服務

——評蕭軍的個人主義

根據以上的分析，蕭軍思想是有系統的反人民反馬列主義的反動倒退思想。在世界觀社會觀上面蕭軍是主張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以及英雄創造歷史的主觀唯心主義，並提倡唯心主義超階級的人性論；在政治觀上面他是否認階級的存在與階級鬥爭，提倡階級調合與階級合作，反對革命戰爭與土地改革；在對人民對中共對蘇聯的立場和態度上，是仇視勞動人民、仇視無產階級、仇視中共、仇視蘇聯的思想。這也就是說蕭軍思想是與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社會觀、階級鬥爭論的政治觀完全相違反的。同時它與一般的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也有顯著的區別。

蕭軍思想這種系統性也就說明：它絕不是盲目的而是完全自覺的。蕭軍思想發展到這樣系統的自覺的程度其原因是什麼？一般的社會的階級的原因上面已經說過了，這裡再特別說明一下他的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

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是蕭軍思想的有機組成部份之一，也是它整個思想體系的根源。這一思想意

識和其他部份是互相連結，互相滲透，互相貫通的。

蕭軍思想的主要問題是不承認勞動人民的偉大作用，由此他對於個人與群眾關係問題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人類社會的歷史在他看來是若干的英雄、天才所創造的，至於勞動人民那僅僅是「肥料」而已。因此，英雄、天才高於一切的人物，而勞動人民不過是英雄、天才用以達到自己底目的的工具。因此不是英雄、天才為勞動人民服務，而是勞動人民為英雄、天才服務，不是個人服從人民大眾的集體，而是人民大眾的集體服從他個人。這是蕭軍的社會觀也是他的人生觀。

蕭軍的人生觀信條是：「男子漢、大丈夫、總得闖闖，儘死一輩子在莊稼地裡有什麼出息。」

（「八月的鄉村」）「要成爲一個非凡的轟天動地的高臨萬人的「英雄」，」「一切是「力量」，一切是「利用」，一切是「戰鬥」。」（「我的生涯」）「拜師不如訪友，訪友不如交手」「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文壇上的布爾巴精神」）「「人生即戰場」，誰戰勝誰？這是人生的全部的真理，不要相信別的」（「我的生涯」）。

要當一個高臨萬人的非凡的英雄，這就是蕭軍人生的目的！一切是「力量」，一切是「利用」，一切是「戰鬥」——這就是他實現這一人生目的底方法。

蕭軍的社會觀與政治觀是否認社會上有階級鬥爭的存在和必要的，但是爲了貫徹他這一個人英雄主義的目的，他是主張鬥爭的，所謂「人生即戰場」就是這個意思。這是說人類「應該互助分工」「組織起來」「發展群性」「尊重對方的生存權」，但是爲了個人出風頭，爭地位爭名譽，可以而且應該「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兩人散步的時候，可以等待你的同伴，但在賽跑的時候，却應該忘却恩情和友誼。雖然完了你可以把你的獎品毫不吝惜地送給被你所敗的人」（「文壇上的布爾巴

的精神」。

這種人生觀，是極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人生觀，是反動的剝削階級（地主官僚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蕭軍這種思想不是現在才有，它早就存在了，不過現在更加發展而已。蕭軍自己在「我的生涯」一文中也會敘述過他這一思想的產生過程。他說：「……就連祖父和祖母——這最愛我的人——他們也毫無例外啊！因此有一種「大蔑視」的思想和感情；一切是「力量」，一切是「利用」，一切是「戰鬥」這信念……從這時起就漸漸在我那小小的頭腦和薄薄思想土壤中，開始生着它們的根，長着它們的葉子……要報復，要不屈，要以生命做最後一顆子彈——必須戰勝一切啊！」。這是說很早就生着它的根，長着它的葉，現在它不用說已經是極端腐臭了。

蕭軍這裡所謂根深蒂固的「大蔑視思想」，其精神實質就是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在他這種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思想前面，一切勞動人民都是被蔑視的，同時一切也是爲了他、是他「利用」的「力量」。在他這種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思想前面，當然也沒有任何客觀真理的存在，在蕭軍的字典中所謂「真」就是指：凡是合乎他個人自私底目的的就是「真」，不然一切都是「偽」。上面引證蕭軍的話中有「誰戰勝誰，這就是人生的全部的真理」一句，這裡所謂「全部的真理」就是指他個人要戰勝一切凌駕一切，要成爲高臨萬人的非凡英雄。他爲了這一目的可以歪曲任何科學真理，可以同堅持科學真理最徹底革命的政黨作對，可以同革命的主體——勞動人民作對。正如他自己在文化報上所講的「……因爲我比你們經風雨要多些，輕易的不會動搖我什麼（即不會動搖他的個人主義——如心註），我也自信會戰勝一切（即他的個人主義會戰勝一切——如心註），我不會向我所不信服的任何東西低頭（即指不向科學真理低頭，不俯首甘爲孺子牛），世界只有一種東西——真理（就是他自己

的那「一套」——如心註），它能屈服我。萬事我全願意習於真（即萬事以他的「一套」為準繩——如心註）。因此，所謂「大蔑視的思想情感」就是大大的蔑視勞動人民，大大的蔑視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大大的蔑視科學的真理以及堅持真理全心全意為勞動人民謀利益的中國共產黨。蕭軍這種「大蔑視」的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以及他「一切是利用」「一切是戰鬥」的手法有下列的例子可以說明。

十幾年來的蕭軍，爲了貫徹他的反人民反無產階級思想和他的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的目的（這兩者是有機地結合着，是互相滲透互相貫通的），曾使用了許多極不正派的手段。例如蕭軍一貫利用的所謂「魯迅的學生」「左翼文藝作家」「中國共產黨的朋友」等等的招牌就是典型的例證。十幾年來蕭軍都是以革命的、進步的面貌出現的，其中尤其是魯迅的牌子乃是他「一切是利用」中的首要「戰鬥」武器之一。蕭軍一貫的自稱是「魯迅的學生」，不論到什麼地方都組織魯迅研究會，出版研究魯迅的刊物，講演魯迅的思想，他個人主持的刊物、出版社、書店都冠上魯迅的名字，可是蕭軍對於魯迅的思想和精神是從來也沒有真正地體會過的。本文批判蕭軍思想的各個部份時，對此曾經有過分析並特別把它與魯迅的思想和精神作了一個鮮明的對照，這一對照清清楚楚地說明了它與魯迅的思想和精神，不僅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是和它完全相反的東西。因此，所謂「魯迅的學生」，對於他不過是一個幌子，他躲在這一幌子下面；招搖撞騙，投機取巧，並散佈了許多反人民反無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左翼文藝作家」「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也是他多年來一貫的經常利用的招牌。上面我們分析了蕭軍的思想言論，根據這些分析，也很清楚地看出了蕭軍的思想言論絕不是真正的左翼作家（接左翼作家是藉過去國民黨反動統治地區從事革命的文藝作家，也就是革命的作家）不是中國共產

黨的朋友。大家看看：蕭軍侮蔑解放區人民爲「愚蠢」「下流」，將解放區的人民統治比擬爲「丑角當權」，是「秦始皇的統治」，並一貫的提倡文藝的任務就是要暴露解放區人民的所謂「黑暗」，這是革命嗎？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嗎？替托匪王實味的反革命行爲作辯護是革命嗎？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嗎？歌頌封建君主與封建文人，並以諍臣的面目動以利害，希望蔣介石當個「好君」是革命嗎？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嗎？詛咒土地改革爲「亘古以來所未有的強盜行爲」，大罵領導土改的中共「比滿清和日本人還要壞」，公開反對革命戰爭，詭譎革命戰爭爲「莢豆相煎」，這是革命嗎？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嗎？不，蕭軍不僅不是革命作家，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而是具有整套反人民反無產階級反共產黨的反動思想的作家。蕭軍對「言論自由」的態度也是如此。由於蕭軍主辦的文化報散佈了上述的許多反動的思想毒素，而引起了人民的公憤，生活報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曾用說理的態度，批評了他、揭露了他的反人民的實質。可是蕭軍一面對此不作任何反省，一面又反而威嚇道：「你們是大大一統思想呵！」「你們想造成無聲的哈爾濱和解放區呀」「不允許小資產階級存在」等等。蕭軍這種叫喊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蕭軍只許他自己和他的幾個同道者有反人民的反動的「言論自由」，而絕不許有人民對他的反動言論的批評自由，只允許他和他的幾個同道者宣揚反動思想，不允許人民宣揚革命的科學的真理。由此可見，「言論自由」這個東西，對於蕭軍是和其他一切好聽的牌子一樣是專門用來反對人民、散佈反動思想的幌子和武器，它與我們所倡導和實行的真正的廣大人民的言論自由與批評自由（這是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創舉）是完全相反的。在蕭軍的文章中特別是最近一個時期，也常常盜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一些詞句（完全歪曲了它的精神實質）來作爲他的反動思想的保護色。

又例如，蕭軍爲了抬高他自己的「文藝作家」的地位，曾極力誇張文藝家的作用。似乎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文藝家創造出來的，似乎文藝家能是天生的「聖人」「天才」，而其他一切都是「愚蠢」「無知」。上面批判蕭軍的社會觀時會引證了他一段話，即社會上的進步大部份都是靠若干科學文藝部門的具有英雄氣概的前驅者所倡導和推動起來的。類似的說法在他文章中還有很多，例如說：「世界上可以有不學習的任何人物，却不應該有不懂或不學習的作家或文藝工作者。人們尊敬、看重作家、文藝工作者，就因爲他們是第一個懂得學習、喜好學習、不斷學習的人。」（「東北文藝」創刊號）。爲了這一目的，他把高爾基和列寧、斯大林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下列極端錯誤的曲解：「如果說列寧、斯大林解放了、提高了俄國人民底物質生活，那麼高爾基就解放了、提高了俄國人民底靈魂的生活……。」（文化報增刊第四期，這是把精神與物質完全對立起來底二元論的說法。）另外一地方蕭軍這樣說：「凡是不懂得尊敬自己國家於人民有好處的傑出人物，以至他們的事業、勞蹟……的國民，這國家將是可悲的」（文化報五一期書簡註），這裡所謂「傑出人物」特別是指他。蕭軍爲了抬高自己，除上述的手法之外還採用了許多的露骨的卑鄙的方法，如自己吹噓自己，找幾個善於阿諛逢迎的人來替他捧捧場等等。蕭軍主辦的文化報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吹噓蕭軍的，其中有許多是他自己寫的，有的文章公開宣揚，有的則間接暗示。爲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文化報常常標新立奇，譁衆取寵。所有這些手法（這些手法中也包含有封建、流氓手法因素）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在群衆中造成他的特殊地位，要群衆崇拜他爲「英雄」「傑出人物」，服從他的反動思想領導。

從上述這許多事實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蕭軍的個人主義是極端露骨極端嚴重的。

但是蕭軍這一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的慾望，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隊伍裡是無法實現的。人

民大眾的革命事業總是他腦子裡所想的所做的一套發生矛盾，於是乎戰鬥之餘有時又感到「苦悶」「寂寞」「悲哀」「空虛」，但是蕭軍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不是改變他那一套反人民的反動的想法和做法，而還是要繼續「戰鬥」下去，墮落下去。蕭軍今後如不悬崖勒馬，痛改前非，那就只有被人民革命的大海所淹沒，除此以外，再不會有其他的出路。

蕭軍這種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是與魯迅的精神完全相反的。

魯迅關於個人與群眾關係的問題有名詩兩句，即：「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所謂「孺子」是指帝國主義軍閥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集團，也就是人民的敵人，對於這種敵人應該無情的鬥爭，絕不安協屈服；「孺子」是指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應該為無產階級人民大眾老老實實的勤誠懇懇的服務。魯迅這種人生觀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魯迅這種思想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他整個社會觀的必然產物。

魯迅經常教導革命的文藝工作者，要有為人民服務的群眾觀點。例如在左翼作家聯盟大會上他號召大家「接觸實際的社會鬥爭」，「明白革命的實際情況」來鍛鍊自己改造自己，不然「左翼」作家是很容易為「右翼」作家的，這裏所謂實際的社會鬥爭就是指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革命鬥爭。他嚴正地批評那些把自己看作高於一切的脫離群眾底文豪或詩人，這些人以為「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働者捧着牛油麵包來獻他」。魯迅勸吾「做偉大事業的人要把自己當作大眾中的一個人」（「門外文談」），希望中國青年能夠腳踏實地做些有益於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工作「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熱風：「隨感錄」）。爲了提高人民大眾的覺悟，

增強人民大眾的革命力量，他不疲倦地倡導大眾文化（新文字、大眾語、連環圖畫、木刻等）。

中國共產黨人是一貫的倡導和實行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思想的。毛主席曾經多次的反覆的教導：「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心全意爲中國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而不是從自己小集團或自己個人利益出發」（「論聯合政府」）。當着個人利益或部份的利益與整個革命集體的利益、黨的利益發生矛盾時，唯一正確解決的辦法乃是：個人利益服從革命集體的利益、部份的利益服從整體的利益，暫時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利益。總之，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者，在任何時候都要把革命的集體的利益放在前面，把個人利益放在服從的地位，這就是我們爲人民服務的最高原則。中國共產黨今天在中國人民中享有極大的威信，大家都一致地把它看作人民的唯一救星、中國革命的唯一旗幟，這不是偶然的，而正是由於中共幾十年來一貫的實行和貫徹毛主席所指示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偉大精神的結果。

當然我們提倡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反對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並不是否定人們個性的存在。恰好相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官僚資本主義所加於中國人民的「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殘酷地束縛着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與破壞着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放這些束縛與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由於社會生活的環境，與階級鬥爭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人們的個性也是複雜的多樣的。很多

人雖屬於同一階級，可是其具體的個性（能力、才幹、經驗、興趣等）則有許多的差別。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的利益要求充分地合理地發揚每個人的特長，使之更有效地為勞動人民服務。所以個性問題就是如何在貫徹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方針總任務之下，發揚人民大眾的自覺性、積極性與創造性，發揚他們為勞動人民服務的聰明與才智的問題。因此個性的發揚，必須服從於這一革命的總方針總任務，服從於為了貫徹這一總方針總任務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集體組織和紀律、制度（人民政府、共產黨、人民團體）。一切與此相違反的「個性」（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等）都是不合理的，都是有害於人民解放事業的，應該加以批評揭露和糾正。蕭軍的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就是這種不合理的「個性」高度發展的典型例證。

關於英雄問題也是如此。我們反對蕭軍的個人英雄主義，並不是一般的反對英雄主義。英雄主義有各種各色的，我們是贊揚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革命英雄主義，歌頌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英雄主義。這種英雄對人民解放事業具有無限的忠誠，它有最高的自尊心自愛心前進心，它是大公無私，忠實樸素，埋頭苦幹，聯繫群眾，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服務的。只有具備這種高尚的革命品質底人民的民族英雄，才是無產階級人民大眾所需要的，才是最偉大的。至於過去現在那些極端仇視人民反對人民壓在人民頭上稱王稱霸的統治階級的「英雄」們那是最卑鄙最無恥最渺小的，他們簡直是「塚中枯骨、不足掛齒」。

蕭軍的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的破產告訴了我們：任何一個人要成為很好的為勞動人民服務的革命者，民主主義者必須正確的解決個人與群眾的關係問題，也就是必須樹立赤膽忠心全心全意為勞動人民服務的人生觀。一切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都是有害於人民解放事業的。

蕭軍的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的破產清楚的指明了：要領會和掌握科學的真理，就必須有純潔的思想意識。因為一切革命的科學真理都是反映客觀的社會發展的規律，而勞動人民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基本力量，無產階級乃是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階級，因此一切革命的科學真理也即是代表着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的。擁護革命的科學真理也就是擁護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利益及其解放事業，為革命的科學真理而戰鬥也就是為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利益和解放事業的勝利而戰鬥。因此只有老老實實忠心耿耿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謀利益謀解放的人，才能有堅定的明確的階級立場，才能實事求是地認識和掌握科學的真理，因為他沒有任何個人的顧慮和私慾去蒙蔽和歪曲他對一切事物的觀察和對真理的理解。相反的一切抱着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意識的人都是無法認識和掌握科學的真理的，因為革命的科學的真理都是和他個人的慾望，個人的打算相矛盾相違反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唯一最徹底革命的科學的無產階級的理論和政策，是解放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大眾的偉大武器，可是沒有純潔的思想意識的人要學好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蕭軍思想的破產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

結論：只有馬列主義才能徹底解決中國問題

在揭穿了批判了蕭軍的反動思想之後，我們應該得出什麼結論呢？我想，結論是很清楚的，這就是：只有馬列主義才能徹底解決中國問題。只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救人民救知識份子！因此一切為

勞動人民服務的革命者、民主主義者都必須好好地學習馬列主義、領會馬列主義、實行馬列主義。

馬列主義是人類智慧的最高結晶

關於馬列主義的觀點和學說在上面批判黨軍思想的各個部份時，已作了若干的介紹，現在再來概括地說一說。

馬列主義是幾千年來人類智慧的最高結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先進的無產階級底理論和政策，它是解放無產階級以及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偉大武器。馬克思主義也就是科學的共產主義，是十九世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馬克思、恩格斯所共同創造的觀點與學說的體系，它後來又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列寧斯大林發展了，因此又叫做馬克思列寧主義或簡稱馬列主義。

馬列主義的思想體系是很完整的。馬列主義觀察世界的觀點和方法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它承認物質是一切變化的主體，精神乃是物質底最高產物（即是人的腦子的產物），世界上一切事物一切現象都是發展的變化的，互相聯系的，而這些事物的發展變化是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鬥爭來進行的，把這種觀點和方法具體地應用到人類社會的生活、社會的歷史上面去觀察，就得出「社會的物質生活決定社會的意識思想」、「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勞動人民創造歷史並推動歷史前進」的基本論點也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列主義的世界觀、社會觀，也就是馬列主義的觀察世界觀察社會的觀點和方法。

馬克思主義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規律，即：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開始是很長時期沒有階級的

原始共產社會，以後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幾種階級社會形態，最後必然進上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由於他內部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也即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發展的結果而必然要趨於崩潰、死亡，並讓位於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乃是它的初級階段）。可是資本主義並不是自動崩潰的，它是要經過革命的階級鬥爭來完成的，而無產階級便是擔負這一偉大歷史任務的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了生產力，創造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條件，同時也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在本階級的政黨——共產黨領導之下團結和組織廣大的勞苦群眾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肅清資本主義建設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為要解放自己必須首先解放其他被壓迫的人民，同時必須在全世界的範圍內聯合起來才能戰勝資本主義。列寧斯大林研究了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後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他們指出十九世紀末形成的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此時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與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聯結起來，形成一條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才能戰勝帝國主義。世界各國的民族國家的具體情況有它的特點，因此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的過程也不完全一樣，然而人類解放鬥爭的總前途乃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不可移易的，「我們所處的時代乃是條條道路都通向共產主義的時代」（莫洛托夫）。

毛澤東是廿世紀的中國無產階級最傑出最優秀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它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與社會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即在堅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根據

中國這一民族的特點，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鬥爭的極端豐富的經驗，經過科學的嚴密的分析而建設起來的，它是站在無產階級利益因而又是站在全體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方法，概括中國歷史社會及全部革命鬥爭經驗而創造出來的，用以解放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理論與政策。它是中國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確的理論與政策』（劉少奇）。

馬列主義是唯一最徹底最科學的革命學說，由於這一革命學說不是幾個人腦子裡頭空想出來的，而是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需要之正確反映，因此它產生了之後就逐漸被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所掌握而成爲動員組織他們去推翻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偉大武器。

有了馬列主義，世界與中國的面貌煥然一新

自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到現在有一百多年了，在這期間歷史的變化是非常鉅大的，其中尤其是以列寧斯大林爲首的蘇聯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一九一七年的蘇聯十月革命，更是轟動全世界的盛事。十月革命的勝利是蘇聯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勝利，也是馬列主義的偉大勝利。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清楚的告訴了全世界的人民：資本主義社會一定會滅亡，共產主義事業一定會勝利。

十月革命的結果，世界資本主義統治下六分之一的地區改變了顏色，在這個地區資本主義被消滅了，社會主義社會建立起來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對於世介各國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以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影響，是非常鉅大的，它開始了世界革命的新時代。十月革命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在蘇聯的影響和各國的共產黨（按照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

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之下，廣泛地開展起來了，並結成了一條世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

由於有了偉大的勝利的十月革命，有了經過長期社會主義建設而空前強大起來的蘇聯為首的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意目的法西斯蒂被打收了。以蘇聯為領導的反法西斯蒂戰爭的勝利太大的推動了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

經過了百年來的艱苦鬥爭，現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已經獲得了空前偉大的勝利。首先是擁有二萬萬人口的社會主義蘇聯在戰勝了德意日法西斯蒂之後正在繼續向無限的繁榮的前途邁進，並繼續為保衛世界和平民主與各民族獨立而奮鬥。我們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已創立了有二萬萬人口的解放區，它已完全擺脫了反動勢力的壓迫並正在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東南歐的各新民主國家如捷克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共有八千五百萬人口，從德意日法西斯蒂奴役之下解放出來之後，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走向社會主義。其中只有南斯拉夫由於鐵托集團的背叛，無產階級人民大眾正在進行反對其背叛者的鬥爭。從德日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的德國東部和北朝鮮有人口約近三千萬也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順利的進行民主建設。外蒙古人民共和國人口一百萬，這是十月革命之後不久即解放了的。此外還有越南、印尼、希臘、緬甸等國家也有了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當權的解放區，其他未解放的國家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也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繼續地同壓迫他們的國內外反動勢力作鬥爭，他們的覺悟程度都比以前大大的提高了，他們的鬥爭經驗比以前大大的充實了。以馬列主義為旗幟的各國共產黨的力量比以前大大的增大了，他們在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中有很高的威信；一百多年前以馬克思、恩格斯為首所創

立的「共產主義同盟」只有二百多個盟員，現在全世界已經有了二千萬以上的共產黨員，他們正在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全心全意地爲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而奮鬥。

總結起來說，現在全世界約二十萬萬的人口當中，約有五萬萬以上的人口已從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了，人民大眾在這些國家中業已獲得獨立、自由的主人翁的地位，這些業已解放了的人口其總數已超過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是說世界地圖的顏色大大的改變了。如果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世界六分之一的地區改變了顏色，那末第二次大戰勝利之後改變了顏色的地區又大大的增加了。這是說世界的面貌煥然一新了。這就是世界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的空前的偉大的勝利，也就是馬列主義的偉大勝利。

兩年來的世界人民解放鬥爭的經驗無庸爭辯地證明了馬列主義是唯一最徹底革命的科學理論，是解放全世界無產階級人民大眾以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偉大武器。如果沒有馬列主義、沒有以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那要獲得這些空前的偉大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偉大的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在中國無產階級鬥爭的基礎上產生了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統一的毛澤東思想，自從出現了毛澤東思想和以這一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之後，中國的歷史就起了空前未有的變化。二十八年來的現代中國史經歷了許多重大的事件：有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有孫中山先生主持下的國民黨改組與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有一九二四——二七年的大革命，有十年的土地革命與蘇維埃紅軍的創立和發展，有八年抗日民族革命戰爭與新民主主義解放區的蓬勃發展，有幾年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派的人民解放戰爭和解放區的發展與壯大。經過了中國人民幾十年來的鬥爭，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已經獲得了空前偉大的成

果，現在中國有了二萬萬人口的解放區，這裡沒有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這裡被推翻了，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政權建立起來了。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全國人民的解放很快就要實現了。

馬列主義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指南針

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壓迫的結果，但是沒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及其艱苦卓絕的奮鬥而要獲得這樣偉大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大家不妨把過去中國革命的歷史回顧一下：在中國第一個提出澈底的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的是誰？不是別的階級政黨而正是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工人運動不是在馬列主義的中共領導下才廣泛地開展起來嗎？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及提倡三大政策不是在中國工人運動的影響推動下和在中共直接幫助下實行的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起了很大的領導推動作用，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至於十年土地革命戰爭則完全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的，八年抗日戰爭也是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綱領和政策的領導下推動起來的，而中共直接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乃是抗日戰爭的主力及對日反攻的中堅力量。至於現時期的人民解放戰爭那當然更不用不着說了。

這就是說，中華民族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勝利也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沒有後者今天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因為有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因此才解決了及解決着百年來未曾解決的問題。自從中國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會以來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這一期間曾經有過不少的仁人志士，構思國家企圖改變舊社會的情況，但是除了中國馬列主義者共產黨人以外，沒有一個階級、政黨、人物能夠解決中國問題的。封建勢力統治了中國人民幾千年，帝國主義統治了中國一百多年，官僚資本主義結合着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又統治了中國人民幾十年，因此中國雖然掛了幾十年民國的牌子，實質上始終還是一個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及落後貧困的國家，民族危機一天天加深，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大衆逼着世界各民族中所少有的飢寒交迫與毫無政治權利的活。因此，要救中國救人民就必須按照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方針來辦；這就是要首先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這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走完了這一步然後再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前進。中國共產黨這一方針是徹底解救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使中國真正成爲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繁榮富強的工業國的方針。而要完成這一偉大的神聖的歷史任務就只有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來領導。中共過去二十九年的歷史證明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馬列主義者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唯一的光榮的勝利的領導者，它過去沒有辜負中國人民的希望，今後它將本着中國人民的意志繼續領導中國革命到最後勝利。

有些人把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對立起來，以爲新民主主義不是共產主義或者有了新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就可以不要了，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共產主義這一名稱有兩個意義，一個是指科學的共產主義也就是馬列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指一種新的最完美最合理的社會制度，是生產力高度發展，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現在的蘇聯正向着這一目標邁進。

新民主主義是指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中國革命中所提出來應該爭取和實現的社會制度或行動綱領，關於這一社會制度或綱領的內容及其根據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及「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

勢與我們的任務』等著作中已作了詳細的闡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馬列主義的也就是科學共產主義的政黨。它的目的是要解放中國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根據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具體環境，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綱領或行動綱領應分為兩部份，即現在的綱領與將來的綱領或叫做最低的綱領與最高的綱領。新民主主義是中共在現階段的革命中的鬥爭綱領或行動綱領也是最低綱領，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則是它將來的鬥爭或行動綱領。這也就是說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要分為兩步，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兩步的性質是不同的，但是又是有機的結合着的，前者為後者準備條件。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綱領雖然分為兩部份，然而指導這兩部份綱領的思想體系則是一個，即馬列主義或科學的共產主義。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和政策就是毛主席應用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社會觀去分析中國民族國家的具體環境，並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鬥爭的極端豐富的經驗，經過科學的縝密的分析而製定出來的，這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的綱領與政策是在堅固的完整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上形成的，是以無產階級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辯證唯物論、階級鬥爭的、條條道路都通向共產主義的觀點等）去處理現階段的中國革命諸問題的綱領與政策。例如中國社會是什麼性質，有那些階級，為了戰勝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那些階級是革命力量，那是主力和領導階級，如何團結及組織一切革命力量去戰勝敵人，如何建設軍隊，如何進行革命戰爭，建設根據地，如何解放農民，如何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經濟、文化等等，這許多問題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極其重要的問題。它在毛主席的許多著作中都有詳細的闡明與指示，而這一套理論、綱領、政策完全是馬列主義的，它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結晶。

因此，沒有馬列主義的思想體系的指導就不可能有現階段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與政策。關於這一問題毛主席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曾有明確的指出：『誰人不知，作爲社會制度或行動綱領，共產黨是有現在綱領與將來綱領，或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之兩部份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份，而爲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

談到現階段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性質問題時，毛主席也說過：『由於現時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因而現實的中國新文化也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即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但是這種領導是領導人民大眾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不是領導他們去作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所以現在新文化的本質還是新民主主義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在現在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列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與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革命到勝利。……因此，我們既應把對於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與社會制度的宣傳與對於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爲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的共產主義的方法與作爲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把二者混爲一談，無疑是很不適當的』。

有些人對於馬列主義還有一種看法，即以爲馬列主義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同一類型的思想或者兩者相差不多，這種看法是非常錯誤的。孫中山先生是中國著名的民主主義者，他在很早的時候就領導過反對滿清的辛亥革命，以後在他的晚年會與中國共產黨聯合結成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統一戰線，並提出過革命三民主義的進步綱領。因此，孫中山先生在中國革命史上無庸否認的是起過重要的革命的進步的作用。但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體

系。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最先進的無產階級的理論和政策，毛澤東是中國無產階級最偉大的革命政治家理論家，而孫中山先生基本上乃是中國自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他的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中國自由資產階級的兩重性——一定程度內的進步性革命性與動搖性不徹底性。由於兩者所代表的階級不同，因此兩者的立場觀點也就各異。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世界觀社會觀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孫中山乃是唯心主義的二元論的，孫中山是過份強調社會意識、思想的作用，否認階級存在與階級鬥爭（說中國沒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只有「大貧與小貧」之分），肯定「天才英雄創造歷史」（即「先知先覺者」創造歷史，勞動人民是「不知不覺」的）。毛澤東思想是主張中國革命要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的兩個階段，因此，於最低綱領之外，還有最高綱領，即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綱領。「孫中山先生則只有民主革命階段，沒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綱領也是有很重要的差別，前者是主張徹底的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解放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後者則是很不徹底的，例如沒有徹底解放農民的土改改革綱領等等，前者是要建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共和國，後者則與之不同。因此，很顯然，這兩者的思想體系是根本不同的，兩者在民主革命的階級上的綱領底徹底性也有很重要的差別。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國共合作之後是有變化的，以前是舊三民主義，此後是新三民主義即革命的三民主義，這說明孫中山先生是有遠見的，但是這一變化是在偉大的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中國共產

黨的幫助之下完成的。同時從舊三民主義到新三民主義的變化，不是思想體系的變化，而只是綱領與政策的變化。因此，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綱領與中國共產黨早已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和政策有某些類似的方面。

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對於孫中山先生在過去中國革命史上的貢獻早有恰當的評價。中國共產黨人對孫中山先生多年從事於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的革命精神，一貫的是表示欽佩的。但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思想體系與孫中山先生的思想體系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把這兩者混同起來，無疑義是非常錯誤的。

只有馬列主義才能引導知識份子前進

中國的知識份子除了一部份爲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集團服務而反對無產階級人民大眾以外，大多數是受上述的統治集團壓迫的，因此他們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產階級的革命性（特別是比較貧苦的知識份子與半知識份子）。過去中國革命史上知識份子曾經起過先鋒和橋樑的作用，如「五四」、「五卅」、「一二九」等這些學生的革命鬥爭就是最顯著的例證。

但是知識份子、學生並不是獨立的社會力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階級鬥爭發展的規律是：知識份子所走的道路歸根結蒂不是與反動的剝削階級結合爲他們服務，就是與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結合爲他們服務，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的道路可走。

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一貫的是團結改造他們，引導他們與勞動人民結合爲勞動人民服務，這種政策與國民黨反動派引導知識份子去仇視勞動人民與勞動人民作對，以優誦練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去作他們反動統治集團的奴僕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中國共產黨這一政策是從中國無產

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出發，同時也是完全適合於知識份子切身的利益的，知識份子只有在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有光明的前途，才能發揮它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中應有的作用。

但是從舊社會裡頭生長出來的知識份子在思想上作風上有不少的弱點和缺點。一般的未經過很好改造的知識份子多是輕視勞動瞧不起勞動人民，有脫離實際的主觀幻想，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自私自大等等的缺點。這些缺點主要是舊社會的統治階級造成的，同時也是與知識份子本身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有密切的關聯。因此「知識份子在其次與民衆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爲民衆利益服務並使其生活群眾化之時，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知識份子往往有一種主觀的個人主義自大的性，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群眾鬥爭中才能洗刷乾淨」（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所以中國共產黨團結改造知識份子的方針就是要以最徹底革命的科學的無產階級思想即馬列主義思想去改造知識份子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也就是要以唯物主義的觀點，革命的階級鬥爭的觀點，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觀點，革命的集體主義的觀點去教育改造他們，使他們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與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作用，由此引導他們去與勞動人民結合，爲勞動人民服務。團結改造知識份子的方針就是引導他們去參加群眾的革命鬥爭，使之獲得感性知識和實際鍛鍊，並逐漸養成實事求是、老實實、埋頭苦幹、聯系群眾的全心全意爲勞動人民服務的革命品格和作風。

知識份子的改造要經過嚴肅的思想革命，「要把自己的思想情感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要「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鍊」（毛澤東）。過去有很多知識份子就走在中國共產黨這種正確的方針指導之下改造過來的。例如八年抗日戰爭的初期，曾經有過好幾萬個知識份子經過無產階級的馬

列主義思想啓蒙，參加了生產運動和解放區各種雜業工作，在群眾鬥爭中鍛鍊了和改造了自己，其中大部份都成爲和勞動人民結合爲勞動人民服務的很好的幹部。

所以中國共產黨對待知識份子的方針是引導他們進步的方針，是提高他們到無產階級的政治的思想的水平。多年來的實際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這一方針是拯救他們並引導他們走上革命的光明大道底唯一指南針。

中國共產黨團結改造知識份子的方針是與蕭軍對待知識份子的方針完全相反的。蕭軍對待知識份子是以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腐朽反動思想、小資產階級的反動墮落思想去毒害他們。也就是以唯心主義、超階級的人性論、階級調和論去腐化他們。不是引導他們認識勞動人民的偉大作用，與勞動人民相結合，而是引導他們輕視甚至仇視勞動人民；不是引導他們去積極參加土地改革與革命戰爭，而是向他們宣傳反對土地改革反對革命戰爭的反動思想；不是引導他們擁護中國人民的救星——中國共產黨，擁護中國人民最可靠和最好的朋友——蘇聯，而是向他們宣傳反共反蘇的反動思想；不是引導他們全心全意爲勞動人民服務，而是向他們宣傳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與個人英雄主義；不是批判改造現有知識份子的落後性與散漫性，而是歌頌和發揚這些消極的東西。總之，是把知識份子引向落後、倒退、反動。蕭軍這一方針是戕害知識份子也就是斷送他們前途的方針。這種做法的後果不是幫助人民，不是幫助革命，而是幫助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

因此，反對和批判蕭軍思想，保衛與發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就是爲了提高廣大的人民群眾，以及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的覺悟程度而鬥爭，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只有努力學習和領會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才能深刻地認識蕭軍思想以及和他相類似的思想底反人民反科學的本質，因而也才能真正地

從這些反動思想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並自覺地積極地走向爲勞動人民服務的康莊大道。

過去幾十年的中國革命歷史證明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指南針，是解放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偉大武器，今後中國革命的歷史無疑義的將會繼續的證明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

因此，爲了中國革命徹底的勝利，我們要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沒有這一宣傳與學習，就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的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過階段的民主革命到徹底勝利。

讓我們高舉着偉大的光輝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勇敢地、不屈不撓地前進，前進，前進！最後的勝利一定是中國人民的。

批評蕭軍錯誤思想

丁玲

——東北文藝界座談會記錄摘要

我們對蕭軍的批評，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的。一九四二年魯迅逝世紀念日，我們在延安曾經開了個會，紀念魯迅先生，批評蕭軍思想，會開了九個鐘頭，我那天當主席。在文抗，曾經討論蕭軍思想，批評個人英雄主義，那天的會也是我當主席。今天我們又在這裡開這個大會，又是批評蕭軍，又是我當主席。這樣的會，今後是不還會開呢？我想很難免；還會開的。這是因為我們的隊伍往前走，有很多新生的力量加進來的，也不定有一些老朽的掉下去。我們不希望有人掉隊；不願意開這樣的會，但是這樣大的隊伍，掉隊的人總會有的；爲了使我們的隊伍不受這些落後份子的影響，我們就要開這樣的會。

如何使我們文藝工作者，特別是工作歷史較長的人不掉隊呢？如何使我們跟上時代不被時代的大浪潮打下去呢？這就必須要在思想上解決幾個問題。

文藝工作和別的工作不同的地方，就是容易使個人突出。寫了幾東西，有了一定的工作歷史，就會受到別人鼓勵。只要寫的東西還參多少少有點用處，就一定有人說：「好」。這鼓勵的意思，是

說你做的對，應該繼續走下去。但文藝工作替換容易把這種鼓勵變成起哄，看誰邊歪，黨軍就是因此了這個包袱的。這個包袱旁人是不是也有呢？我想也是有的。

另外，做文藝工作久了之後，容易有自己的一套。他所認為對的、不對的、喜歡的、不喜歡的……都有一套。他這一套是從經驗中，從工作中得來的。他把這一套表現在創作中，而創作又有了另一點成績的時候，這種東西就固定下來，他就不容易接受人家的批評了。

爲了克服這些缺點，我們應該認清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文藝工作在革命工作中究竟占何等地位的問題。

有人總是覺得文藝工作不被重視，文藝工作吃不開。這說法很多人都是有的。而黨軍則把這想法誇大起來又強調起來，在這一點上代表了許多人的想法，因此也就容易得到那些人的同情。

其實文藝工作並不是什麼特別高貴的並作。你聽了一部好作品，也不過和工廠裡出了一個斯塔哈諾夫運動的勞動英雄一樣，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不是領導黨軍兼「看不起文藝工作」就是我們常常不自覺地要求人家把文藝特別加以重視。因爲我們有了這樣的想法，所以就喜歡去和劇部門的同志比地位，比待遇，就像黨軍說的，「算是一級」呢？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是較有爲江農兵服務的意思的表現，我們不應該計較這些東西！

當然，也有個別地區不尊重文藝工作，或者雖然重視文藝工作，但不懂得我們進行工作必須具備什麼條件，致使我們在工作中碰到困難。但是這不等於我們黨不重視文藝工作，不懂文藝工作。爲了勝利地進行工作，我們要求一定的條件，那是可以的，應該的；但這只能是爲了工作，而不能是爲了別的，不能是爲了個人。

你寫了一部作品，就算是寫得好吧，試問在整個革命事業中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我看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作用。文藝工作能夠發揮作用，不是靠一部作品，兩部作品，而是靠整個文藝工作。任何一次也沒有權利要求別人特別高出一等。

我到蘇聯，法捷耶夫同志的確同我說過：「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是我寫文章時有意地省去了這句話，沒有寫。因為一說是「靈魂的工程師」，在我們中國總覺得是一種了不起的人物。其實「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也不過和其他部門的工程師一樣，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只不過他所擔當的工作是改造、提高人們的思想罷了。做了「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是却關心整個人類的事情，不關心前方後方的不關心後方生產……而只是關心自己，關心個人的名譽地位，那還叫什麼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看根本就不配！自己的靈魂都是骷髏的、醜惡的，那裡還談得上改造別人，教育別人！

據稱我們做一個名符其實的「靈魂的工程師」的，使得別人對我們文藝工作者不滿意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缺乏思想性，缺乏馬列主義的修養。我們的理論水平很低。例如蕭軍在「文化報」上發表反動的、落後的言論，我們許多同志也都看到了，互相談起來時也批評，但是寫文章的就沒有好多人。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寫文章就要有理論修養，而我們則理論水平很低，所以就避重就輕，把重擔子讓別人去擔，最後還是劉亮明同志寫了有系統的批評文章。這在我們說來，是可恥的！或者有人認為我們有分工，批評文章應該讓搞理論的人去寫。其實這是藉口，是我們懶惰，沒有責任感，沒有熱情！

在創作上也是如此。別人總認為我們的作品不好或不够好，而我們自己却的確忙得很。號召下鄉，我們就下鄉，到工廠就到工廠，上前方就前方，但回來寫出東西來，人家還是不滿意。還是因為

什麼呢？是因為我們的政治水平不高，不能批評當時的生活，批判工作中的缺點。我們的水平，頂多抵上當時的縣、區幹部的水平，所以等文章寫出來之後，當時的工作已經有的被批判，我們的作品也就落在現實後頭了。所謂趕上現實，是說不論寫過去也好，寫現在也好，所反映的問題必須能教育當前，要走在現實前面；而我們則因為政治水平不高，不認真學習，所以總是走在現實後面！

這是不是有辦法克服呢？有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在挫折的道路上堅持下去，堅持為工農兵的方向，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即使精通馬列主義不易做到，但我們無論如何也要通它幾通。這是唯一的出路。

其次，蕭軍犯了錯誤，這只是一個例子。我們的隊伍往前走下去，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當革命進入了新的環境之後，就必然要發生這樣的事，必會有掉隊的人。蕭軍的思想並不是到東北才壞的，在延安時也並不好；我們在延安也批評過他。但是儘管如此，他在延安卻沒犯過這樣大的錯誤。為什麼呢？因為在延安，環境比較單純，他在那裡沒有讀者，沒有群眾，沒有人支持他，因而他也要不出什麼花樣來。到東北後情形就不同了。東北是新解放區，舊社會的東西還很多，蕭軍就和這些舊東西結合了。他的那一套在東北有人叫好，於是他就覺得有了支持，有了力量，因此就發展了他那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犯了大錯誤。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十分警惕的。革命形勢越開展，局面越大，我們碰到的舊的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也就越多。過去我們從上海到陝甘寧邊區，曾經以「洋包子」的資格嚇唬過「土包子」，現在我們在鄉下待了很久，重新進入城市，也一定有人把我們當做「土包子」來欺侮的。新解放區有很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其中也許有的看我們的東西不順眼，說我們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如果我們不能堅持為工農兵的方向，我們就要受大欺侮！另外，敵人資產階級社會

的一套，吹吹拍拍，金錢美女，來腐蝕分化我們的隊伍。如果我們不嚴加警惕，就容易傳染上這些東西，被人家拉走！要保持我們隊伍的純潔，不要被這些東西拉走，我們就只有堅持爲工農兵的方向，加強組織性和紀律性，老老實實爲老百姓做事，用我們正確的，工農兵的東西抗拒一切非人民大眾的東西！

最後，我談談蕭軍是否有前途的問題。

蕭軍的個人英雄主義在群眾面前已經徹底垮台了，紙老虎已經拆穿，人們看到他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的、墮落的、反動的東西。那麼，今後他是否有前途呢？我說只要他有決心改正錯誤，向工農兵學習，跟着共產黨走，他就有出路。否則，就沒有前途。

我們希望蕭軍能够跟上來，我們願意幫助他改正錯誤，但如果他一定不來，那也就算了。

蕭軍的技倆

徐 蕭

關於「八一五」以後蕭軍在東北的行爲以及他所辦的「文化報」的內容，我因久居熱河的偏僻的農村中，雖會偶爾傳說，但未悉詳情；這次來蕭陽住了幾天，纔明白了一些底細。自「文化報」上的文章，我也看了幾篇。據我看來，蕭軍的言行，已經宣告他自己是一堆底細。自「文化報」上的文章，他看的時候，他是要投靠革命陣營，拉革命勢力做「朋友」，以便我自己的出路的。當革命將獲得勝利時，他就要做革命的「朋友」的招牌，在革命陣營中巧取某些果實，以建設他個人的利益與名聲。但當革命將要徹底勝利，反革命勢力將要最後滅亡的時候，他却「似悲似喜」以難以變了萬體交縱，哭笑難成」起來了。這是爲什麼呢？因爲如果反革命勢力一旦不存在了，在那時他就無法證明自己是不革命的。更「革命」，而如果革命不斷地深入，徹底，則就會逐漸明顯地暴露他之並非決心爲「革命」，而這樣地「向敵往贖來」，叫他怎麼不「詭無變懼」呢？所以，他自然要反共，反蘇，反人民，反對革命戰爭的勝利了。

對於這樣的三種人物，我是覺得必須予以嚴正的批評的，我也同意許多同志已作的對蕭軍的許多揭露與批評。我對於他的思想，也準備系統地分析一下，但因時間的限制，現在只要講幾句話。

我現在的話，直接地是由蕭軍在「文化報」第六十期上「移刊」魯迅先生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

統一戰線」一文倉皇而引發的。魯迅先生的這一篇文章，不論在『文化報』或其他任何報紙期刊上重新發表，我都贊成。因為此文關於文藝界統一戰線中應該反對派主義文反對投降主義的論，我認為完全正確，對現在與今後的文章戰線，仍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其中對於十二年前的我的錯誤的批評，也完全中肯，所謂『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風琴子弟。他也有不羈，有反叛，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給，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破爛家，招是生非，搬弄是非，只不在大處着眼』語，確是當時的幾所患而現在也還常在警戒的病症，所以我要讀此文，每每有益。我也希望別的文章工作者和一切革命工作者常去讀它，於中取教。我教訓。

然而『蕭軍在『移刊』前此文的前面所寫的一段『附記』，却使我很不舒服。這『附記』中說：『我們（指蕭軍自己和我）』在延安以及兩年前我回京北路經承德相見時，大家也曾談過種種，他是很懊悔自己那時受大利用對魯迅先生這種『奔撞』的行動的。而且他已遭到今天，是不辨地在為革命事業上作着，也為發揚魯迅先生的精神在作着。』這樣寫來，彷彿說魯迅先生也是蕭軍的『朋友』似的，好像還應該感謝他的表揚。但是，我是反對蕭軍的，而且拒絕他的表揚。我自然是不辨地在為革命事業工作着』，也自然想能夠發揚魯迅先生的精神』，然而我的革命事業與蕭軍的那種反蘇、反共、反人民、反對革命戰爭勝利的『革命事業』，有何絲毫共同之點呢？我想能够發揚的魯迅先生的精神，與蕭軍的那種反蘇、反共、反人民、反對革命戰爭勝利的『精神』，又有何絲毫共同之點呢？而且豈不是正相反對的麼？

至於我與蕭軍的『相遇』，的『談過問題』，確實是有過幾次的。我記得，一九四四年我回延安以後，有一回到河裡洗澡，偶然與蕭軍『相遇』，談起來了。那次的談話，在我這一面是：檢討過

去，不懂理論，對魯迅先生的思想，也並無系統的了解，所以犯了錯誤，在左聯的工作上，也常有因不了解意義而違反魯迅先生的指示之處；直至一九四〇年，經過對馬列主義和毛主席的著作的研究之後，才似乎初步掌握了魯迅先生的思想體系。當時我確曾對蕭軍表示過「懊悔」，但我所懊悔的僅是在軍海時，沒有好好的學習理論，也沒有好好的學習魯迅先生。當我的話講完以後，蕭軍頓表讚許，似乎批准了我的自我批評；但關於他自己，却一點檢討也沒有，他的態度，使我覺得只有他才是「魯迅」。因此，我就不能與他談下去了。

這次，蕭軍在論爭中，把魯迅先生的文章登出，其用意也是非常惡毒的。

蕭軍登出這篇文章的用意，就是使讀者發生一種錯覺，即這次論爭，蕭軍是與魯迅一樣對的，反對蕭軍就是反對魯迅；蕭軍所發表的「錯誤意見」就是魯迅的意見，這是多麼卑劣的手法啊！蕭軍除了這個用意之外，他還想挑撥文藝戰線中的關係，蕭軍在文化報上曾不止一次的挑撥過。

無論在延安或是在承德，當我與蕭軍談到我對魯迅先生的那一次「奔撞」（這是蕭軍用的術語）

時，我都沒有說過「受人利用」。我給魯迅先生的那封「奔撞」的信，完全是我自己一時的衝動，我從頭就把我這信的問題與當時文藝界的爭論問題分成清清楚楚的兩回事。在「奔撞」以後不久，我與朋友們檢討此事時，就說明寫信是自己的思想問題，我何至於在十年以後，倒對蕭軍這樣的人說什麼「受人利用」的話呢！

我之所以要說這些話，是為藝術家可以根據這些事實更進一步明白蕭軍這人的品質的一面，用拉扯捏造的伎倆來混淆是非！

蕭軍，「你改悔罷！」我希望你還能够改悔。

將文藝工作向前推進一步

東北文藝界展開對於黨軍反動思想的批評，是十分必要的；這是文藝戰線上的一種好景象。這種批評展開的結果將會推進我們的文藝工作，將會使我們文藝創作的政治水平與藝術水平更加提高一步。

黨軍反動思想，不僅只是黨軍個人問題，而應看成為是在革命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局面下，反動思想在文藝戰線中的反映，這種反映其實質則是嚴重的階級鬥爭，而這種階級鬥爭是迂迴曲折的，這種迂迴曲折性的反動思想是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思想在反動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的翻版；這種思想的翻版正是在新的革命勝利形勢下，階級鬥爭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這種形式表現在文藝戰線上就是黨軍的反動思想形態。

黨軍思想，在文藝戰線中某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出身的革命作家以及小資產階級作家，甚而某些自由資產階級作家中，有它的千絲萬縷的思想上的聯系，這種思想聯系就可能成為黨軍思想滋長的養料。

因此，就應與黨軍反動思想，更廣之地，更深入地展開鬥爭，這就應成為目前文藝戰線上的中心任務。

爲了更好的進行這一思想鬥爭，爲了更好的將文藝工作向前推進一步！

第一，就要加強文藝作家和文藝工作者的馬列主義和黨的政策的研究，努力提高作家和作品的政治水平和藝術水平。我們作家和文藝工作者是進行思想工作的人們，是用文藝上各種形式進行反對敵人、教育人民的思想鬥爭的人們。如果文藝缺乏高度嚴肅的思想原則，馬列主義和黨的政策指導，那麼，文藝形式再好，也是無用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乃是文藝作品的靈魂。如果一部作品的主题、題材、故事、人物……不能根據馬列主義的觀點、方法以及黨的政策，和當前革命運動的政治任務密切結合起來；那麼，這部作品就會片面，不典型，就會脫離當前鬥爭的主要方面或中心，當然也就會犯錯誤。過去有某些作品爲人們不滿或受到批評，其主要原因是在主題思想上犯有非馬列主義的錯誤，違反了黨的政策，或與當前革命工作的政治任務脫節。我們作家和文藝工作者增到工廠、農村、還首先不去注意領導上的方針、政策，以及工作總結，還不甚注意黨的關於工業農業的政策以及生產和農村工作的方針；這些不但要注意而且也要如作家搜集材料、故事、人物一樣的用心研究，並把兩者很巧妙的結合起來。當然，各級工農業部門、工會、黨的機關，也應給作家們以幫助，不能認爲文藝是「負擔」，或是「無用」，應認爲文藝是自己工作的助手，而且是甚有效果的助手。

我們的創作方法，乃是馬列主義思想方法在文藝上的表現，我們不能把創作方法上的現實主義與馬列主義相對立起來。我們在文藝創作方法上還存有非馬列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偏向，也就是形式主義和自然主義。這種方法也就是經驗主義思想方法在創作方法上的反映，這種方法就表現在作家對於生活不能密切的根據階級關係去分析，根據黨的政策去分析，只是樸素的羅列生活中的現象，而不分主次，不分輕重，而且有些則是由於作家一己的愛好加以取捨，追求生活中的現象，而不能用馬列主義

方法分析其本質，看不出生活中、階級鬥爭中的方向、前途，以及生活中的禍福……這樣，就不難抓到基本東西和發展中的新的東西；隨之，就喪失對於本質的認識，就喪失對於新鮮事物的敏感化創作上就必然的要落後，或老一套，也就不能與當前運動的迫切政治任務相結合。所謂藝術上的形象坐典型，決不是生活中現象的堆積，而它乃是經過作家的頭腦，用馬列主義觀點、方法加以分析，并與黨的政策和當前革命運動的政治任務密切結合，在藝術上加工了的形象和典型；只有這樣才能成爲藝術作品。

但我們不能很好的把這些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們目前創作方法上犯有形式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根源所在。

這種情況，在某些作家甚而某些老作家中，是較嚴重的，這就障礙了我們加強馬列主義的學習，這就障礙我們作品的提高；而且，可能使得非馬列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到文藝領導思想中來。因此，我們作家尤其是黨的作家，就要注意克服忽視馬列主義，忽視黨的政策，忽視當前政治形勢政治任務的這種現象。我們不要認爲研究理論、政策，是妨害業務，相反的，學習理論乃是提高業務的中心環節。我們不善於總結業務，不善於批判接受技術，不善於提高業務，停滯於老一套中，這是目前學習業務的主要障礙。

爲了克服這種障礙，其關鍵就在於學習理論。

我們只有加強馬列主義在文藝戰線上的領導作用，才能正確的以黨的作家爲核心團結一切非黨進步的革命的文藝作家，將文藝工作向前推進一步。

第二，就要我們作家和文藝工作者與廣大羣衆文藝運動結合起來。我們文藝工作至今還不能很

好的適應客觀要求，還不是很活躍的配合各種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文藝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文藝運動的脫節。這種脫節的現象，表現於文藝所反映的主題不能及時的恰當的與當前革命運動的政治任務相結合；表現於老作家的創作不能與發動廣大群眾進行創作的任務相結合；表現於職業的文藝工作不能與群眾的業餘文藝活動相結合；表現於大型的創作不能與群眾的民間的各種小型創作相結合，而且不能以後者為主；表現於今天居於領導地位的老作家不能與培養教育新作家的任務相結合；表現於文藝領導不能與自發的群眾文藝運動相結合，尤其是不能做到有組織的有計劃的進行文藝領導工作。

這種脫節，實際就是黨的文藝運動與群眾需要的不能結合。我們老作家是文藝作家的骨幹，但他們不能包辦文藝運動，也是包辦不了的。老作家的創作不僅是用來教育群眾，而另一方面是用做典型以組織與推動更廣泛的群眾創作。只靠我們老作家，再多一些也不夠用，再多創作也不能滿足群眾的要求。因為客觀形勢發展得太快了，群眾以及幹部的文藝要求也是太多了，而文藝所要反映的方面也是有增無減，並且有些方面即使是老作家也還不熟悉，在文藝戰線上的規模也已擴大，更需要老作家去領導，那麼，不去發動群眾文藝活動，請問什麼地方會產生大量的創作與幹部呢？不發動群眾文藝運動，請問如何能夠滿足千千萬萬人們的文藝要求呢？

在文藝戰線上表現了某些「冷淡」某些，「薄弱」，不能生動與活躍，而且有些地方，蕭軍之類的文藝思想與作品還能鑽了空子，其基本原因，就在於文藝沒形成為廣大群眾的運動。

爲了開展群眾性文藝運動，首先是領導上，尤其是各級黨委，宣傳部門，把這一工作重視起來，加以經常的領導、檢查、總結工作，加強文藝幹部的政治的思想的教育，創作上給以指導、幫助。定

期開會，交流經驗，並幫他們解決困難。職業的文藝作家以及散在各地的非職業作家，也應把發動群眾文藝運動和創作，當成經常的工作之一，教育與幫助群眾的文藝工作，成立業餘劇團或文藝小組。在節日進行文藝比賽，進行適當的批判與獎勵等等。

能够這樣做下去，由高級文藝領導部門有組織的集中起來，文藝運動的面貌是會有一番新的現象的。我們應該堅持這一爲工農兵的文藝方向，並與廣大的群眾文藝運動結合起來。

第三，就要把文藝批評與鼓勵創作正確的結合起來。文藝批評是提高與推動文藝工作向前發展的有力武器。而文藝創作的大量產生和質量的逐漸提高，乃是文藝運動向前發展的標幟。

文藝批評與鼓勵創作是一個問題，而絕不能是文藝批評是打擊創作而不是鼓勵創作的。文藝批評是爲了鼓勵創作，是爲了更好的創作。文藝批評的標準是應該在政治尺度上要有原則，就是不能允許有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產黨、反無產階級、反蘇聯的東西存在，而必須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共同政治基礎上的。但藝術標準是可以由最低到最高的，也允許各種各樣的；但我們是鼓勵爲工農兵大眾的藝術形式，而且也要在這個基礎上提高與創造新的藝術形式。

批評家的態度應該是實事求是的，對作家對作品對群眾是負責的。我們反對過高與過苛的批評，不從人民立場出發的批評。批評會有各種各樣的，有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的，有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的，也有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的，我們是要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因爲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的批評是最準確和合乎廣大群眾利益的批評。我們是允許批評自由，但是必須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場。一切批評標準就是以是否違反人民利益爲標準。

我們文藝戰線就是依靠文藝批評而發展起來的。我們同黨軍思想鬥爭，就是這一方面的表現。我

們獲得了勝利，提高了自己。但我們之中某些作家也還有不甚熱心的，他們常常關心於自己部門，而不太關心於整個文藝戰線上重大的思想鬥爭，表示冷淡，表示不夠負責，也有的還以感情友誼代替原則的庸俗作風，『息事寧人』的『和平』態度，或者只高興鼓勵，不高興批評，只說別人不說自己。這些也都是障礙文藝批評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之中某些同志也還有不看對象，不看成熟程度，就進行過火的批評，說服與耐心教育同志做得不夠，缺乏冷靜研討的友誼態度，不能全面的客觀的加以分析，找出產生錯誤的根源，指出克服辦法，這些也是障礙文藝批評發展的原因。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個作家是否成熟的標準之一，也是一部作品好壞的因素之一。有高度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乃是黨的與非黨的革命作家所必備的優良品質。

我們在文藝批評中，過去會有所收穫，但也有一些沒有掌握原則的批評起了副作用，這就是某些批評未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同方法，未能聯系一定的歷史條件與社會條件去分析作品，指出作品中的真正缺點以及克服那些缺點的辦法；這樣一種缺乏積極精神的批評有時會使得某些青年作者不知所從，甚至有人就因此擱筆不寫了。當然，作者本人不寫是不對的，但批評者不能掌握馬列主義的原則，不能說服被批評者同讀者，因此不能起到教育大家的作用，這樣的批評也就是失敗的批評，值得作為今後進行正確批評的經驗教訓。

作家要不怕批評，能够在充分批評之下更積極的創作，而批評家的任務，不僅只是批評就算完事，而更重要的是能耐心的熱心的幫助被批評者更多的創作。不創作的要鼓勵他去創作，少創作的要鼓勵他多創作；這一方面在過去還是做得不夠的。批評家應更珍貴作家的創作，就像珍貴自己的批評一樣，批評家的鋒芒不僅要指向作品的缺點，也要指向作品中的優點。

我們應該是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結合起來，把批評工作與創作工作結合起來。這就是說要建立起來正確的馬列主義的文藝批評，反對那些片面的，小資產階級的，不從愛護作家與鼓勵創作的批評作風。

我們文藝作家與文藝工作者，如果能經常不斷的加強馬列主義，密切與群眾的聯系，正確的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那末，文藝工作就能够向前推進一步。我們相信文藝界會有一個新的局面的到來。

(東北日報專論)

#10

721046

781

721046



732

